

西班牙 当代女性诗选

赵振江 ◎ 编译

ANTOLOGÍA DE LA POESÍA
DE ESPAÑA EN EL SIGLO XX

que teme cuando toca—
de su cristal no quiere
salir en esta noche...

Un aire que no es aire
mueve dudas y almas.
Se siente esta pregunta
de labios imprecisos:
¿Adónde va la angustia
que hoy invade la Tierra?

17

Debajo de esta noche ¿quién camina?
¿Quién llevará ese hielo o esa llama?...
Se ha empañado una luz ¿quien sabe
en donde!
Y el ángel de la fe de nada sirve.

Se inquieta el corazón —no tiene alas—
ni el dolor tiene espejos; solamente
un pedestal que quiere sostenerle,
con los ojos vendados como el niño
de ese volar sin rumbo.

Debajo de esta noche, yo lo escucho,
—la noche es el silencio que no quema—
un fantasma camina ¿quién lo mueve?
Siento en mi sangre girar el Universo.

作家出版社

西班牙当代女性诗选

赵振江 编译

PDG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 de España

本书承西班牙教育、文化、体育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局资助译出。

(京权) 图字: 01 - 2001 - 515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班牙当代女性诗选 / (西) 门德斯等著; 赵振江编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11

ISBN 7 - 5063 - 2239 - 0

I. 西… II. ①门… ②赵… III. 诗歌 - 作品集 - 西班牙 - 现代 VI. I5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524 号

西班牙当代女性诗选

编译者: 赵振江

责任编辑: 唐晓波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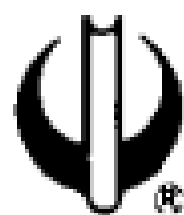
插页: 2

版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239 - 0/I · 2223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女性诗歌：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

（代 序）

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
“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冰 心

首先要声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女性诗歌是指女性创作的诗歌，而不在一般所谓女性文学的范畴之内，尽管直至不久前，后者还是一个热门话题。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自父系氏族社会至今，男性几乎始终占据着统治或主导地位，即便在“男女平等”的今天，男性在许多方面依然发挥着比女性更大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几千年的传统与积习，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彻底改变的。

在 20 世纪以前的西班牙，和我国一样，女作家也是寥若晨星。在我国，就诗歌而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大概也只有宋代词人李清照（1084 - 1155?）算得上名家，其余的虽也有作品传世，但都为数甚少，比如与她同时代的魏夫人，非但作品多已失传，甚至连个真名实姓也没留下。在西班牙，同样只有神秘主

义诗人圣·黛雷莎 (Santa Teresa, 1515 – 1580) 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今年夏天, 我在西班牙拜访了诗人和翻译家克拉拉·哈内斯 (Clara Janés), 她送了我一本题为《卡斯蒂利亚语早期女诗人》的书。这是她自己整理出版的 (1986 年出版, 2000 年再版), 里面收录了 41 位女诗人的作品。她们都生活在 16、17 世纪, 其中不少是修女, 但除了上面提到的黛雷莎之外, 几乎都在被遗忘之列。在拉丁美洲 300 年的殖民统治时期, 也只有被人称作“第十位缪斯”的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 (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 1651 – 1695) 曾在短暂的一生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辉。

到了 20 世纪, 人类社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 大批的女诗人涌现出来。1945 年, 智利女诗人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Gabriela Mistral, 1889 – 1957) 成了拉丁美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与她同期的女诗人还有胡安娜·德·伊瓦尔沃罗 (Juana de Ibarbouro, 1895 – 1979)、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尼 (Delmira Agustini, 1886 – 1914)、阿尔丰西娜·斯托尔尼 (Alfonsina Storni, 1892 – 1938)。在她们的影响下, 后来拉布拉塔河地区又出现了几位女诗人。在阿根廷比较重要的有马加丽塔·阿贝里亚·卡普里勒 (Margarita Abella Caprile, 1901 – 1960)、希尔维纳·奥坎波 (Silvina Ocampo, 1906 – 1993) 和玛利亚·德·维亚利诺 (María de Villarino, 1905); 在乌拉圭, 有萨拉·德·伊巴涅斯 (Sara de Ibáñez, 1910 – 1971)、克拉拉·席尔瓦 (Clara Silva, 1905 – 1978)、伊德娅·比拉里尼奥 (Idea Vilariño, 1920 –)、埃斯黛尔·德·卡塞雷斯 (Esther de Cáceres, 1903 – 1971)、伊达·比塔雷 (Ida Vitale, 1926 –) 等。在西班牙, 女性诗歌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她们的作品色彩缤纷, 风格多样, 是从前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下面我们就做一个概括的介绍和粗浅的分析。

在 20 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出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诗歌群体，即闻名遐迩的“二七年一代”。当时虽然也有女诗人，但她们显然无法与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 1898 – 1936）、豪尔赫·纪廉（Jorge Guillén, 1893 – 1984）、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 1898 – 1984）拉法埃尔·阿尔贝蒂（Rafael Alberti, 1902 – 1999）等人相提并论。因此，在本世纪的上半叶，西班牙的女诗人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直到 1999 年，才有一部《二七年代女性诗选》问世，其中收录了贡恰·门德斯（Concha Méndez, 1898 – 1986）、罗莎·恰塞尔（Rosa Chacel, 1898 – 1994）、艾尔内斯蒂娜·德·昌布尔辛（Ernestina de Champourcín, 1905 – 1999）、何塞菲娜·德·拉托雷（Josefina de la Torre, 1907 – ）卡门·孔德（Carmen Conde, 1907 – 1996）等 5 位女诗人的作品。此前，当人们谈论“二七年一代”的诗人时，很少提及她们。女诗人成名一向比男诗人难得多。有的虽然也成名较早，但往往与其丈夫有关。贡恰·门德斯就是一例，她的丈夫是“二七年一代”的诗人阿尔托拉吉雷，而且他还是个出版家。这种“近水楼台”的条件，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我在格拉纳达大学讲学的时候，结识了艾莱娜·碧瓦尔蒂（Elena Vivaldi, 1907 – 1998）。从年龄和辈分上讲，她也应当属于“二七年一代”，但上述选集却没有收入她的作品。那时，她已年近九旬，是西班牙南部文化名城格拉纳达当然的诗坛领袖。当地的诗歌界，无论男女老幼，都很尊敬她，实在难能可贵。她年轻时和加西亚·洛尔卡的妹妹伊莎贝尔非常要好，也常常与这位诗坛骄子见面。但由于年龄相差近十岁，洛尔卡认为她不过是个“小女孩儿”，不屑于与她谈诗，而她又生性腼腆，不好意思与其接近。否则，艾莱娜的成名或许要早得多。当然，就其诗歌成就而言，“二七年一代”的女诗人是无法与男诗人相提并论的，但人们对她们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二七年一代”的诗人多出生在世纪之交，内战前后是他们创作的颠峰时期。在这个时期，西班牙诗坛与我国诗坛有个相似的特点，即先锋派诗歌的发展进程被一场突发的战争所打断，从而使社会诗歌繁荣起来，这是历史使然，非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在我国，直至 70 年代的朦胧诗才又使原来被中断的发展进程得到了延续；在西班牙，也是 60 年代末出现的“新锐派”（novisismo）诗人才冲出了社会诗歌的“樊篱”，开创了多姿多彩的新局面。当然，社会诗歌并非不好，就本人而言，我更偏爱社会诗歌，但诗歌毕竟要随着时代前进，一种题材如果成了束缚诗歌发展的“桎梏”就不好了。

本书共选译了 34 位女诗人的作品。它虽不能反映西班牙本世纪女性诗歌的全貌，倒也可见一斑，“窥一斑可知全豹”也。许多诗人未被收入，有的是因为未得到授权，有的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作品。其中年长一些的诗人，我与她们几乎都有书信往来，有些还曾面谈过，她们都慷慨地将自己的诗作赠给我并授权我翻译出版。遗憾的是其中 3 位已在近两年内作古，只得以此书告慰她们的在天之灵了。这 3 位诗人是昌尔布辛、碧瓦尔蒂和富埃尔特斯。昌尔布辛给我的授权书那震颤的笔迹曾在我的心头引起震颤；碧瓦尔蒂慈祥的面容不时浮现在眼前；富埃尔特斯那苍劲有力的声音至今仍在耳边萦回。富埃尔特斯（Gloria Fuertes）在西班牙是很有名的，因为她在电台做过儿童节目主持人，像我国已故的孙敬修老人一样，给孩子们猜谜语、讲故事，而且这些谜语和故事都是她自己用诗句写成的。在其余的诗人中，有几位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要说这些朋友，先要说说本书的策划者，一位在立陶宛出生、持加拿大护照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她的名字叫碧鲁特·希普利瑶斯卡伊黛（Biruté Cipliauskaitė），也是一位诗人，一位年愈古稀、白发苍苍而又精神矍铄的长者，尤其令人羡慕的是

她通晓八门外语，但令她非常不平衡的是，当她于1999年来北京大学讲学的时候，却只能靠翻译才能在街上与人交流。她是专攻西班牙诗歌尤其是西班牙女性诗歌的学者。1997年，当我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讲学时，她去那里参加学术会议，我们碰巧住在同一座花园别墅式的“外宾”招待所。在她回美国的前一天，我们在花园里闲谈。无意中谈起1995年在我国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顺便又谈到了女性诗歌。我告诉她，为了迎接世妇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欧美女性诗选》，西班牙语部分是我选译的。当我说到寻找材料如何困难时，她很热情地说：“西班牙有很好的女诗人，我一定要帮你选一本好的女性诗选。”遗憾的是第二天她就匆匆离去了，我都没来得及与她告别。没过多久，我就开始收到女诗人寄来的诗集。其中一位叫安娜·玛利亚·法贡多（Ana María Fagundo），她是西班牙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西班牙文学教授。她领导着一本诗歌杂志（ALALUZ），在1987-1988年的合刊上登载了她自己编选的西班牙女性诗选。她将这本杂志和几乎自己所有的诗作都寄给了我，并替我向女诗人们征集版权。收到她的诗集后，我翻译了其中的一首，写在宣纸上寄给她。原来她有一位邻居，是中国的女留学生。她便叫这位朋友将我的译稿翻译成英文，这样她就知道了译文与原文的近似程度。然后又叫这位朋友朗诵中文，她自己朗诵西文，并将录音磁带寄给了我。她还把拙译镶上镜框，挂在她的博士证书旁边。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鞭策。老实说，没有这两位诗人教授的热情帮助，本书的出版是根本不可能的。

维多利娅·阿登西亚（María Victoria Atencia）是一位颇有名气并受人尊敬的诗人。她一直生活在南方的港口城市加的斯。她曾荣获国家诗歌评论奖，去年安达露西亚行政区又授予她贡戈拉文学奖，这都是重要的奖项。去年夏天，我去西班牙时曾拜访过她。她和拉法埃尔（她的丈夫）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她专门准备

了当地有名的甜点心，分别后我才想起来，当时只顾说话，连一块儿都没吃，辜负了她的一片心意。拉法埃尔原本也写诗，但后来发现自己“不是妻子的对手”（这或许是他的自谦），就不写了。他对出版有很浓厚的兴趣，而且能自己造纸并印刷。这也是加的斯的传统，当年“二七一代”诗人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里印刷出版的。上个月，当她看到发表了自己诗作的《外国文艺》时，立刻叫女婿给我发来电子邮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反差太大了，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如此美妙的符号，她怎能不激动呢。诗人萨尔多亚（Concha Zardoya）、拉卡萨（Cristina Lacasa）、乌塞达（Julia Uceda）、梅里诺（Margarita Meirino）无不如此，前两位还将各自的一首诗献给了译者。

克里斯蒂娜·拉卡萨居住在莱里达市，那里是加泰卢尼亚的一个省的首府，但她不是加泰卢尼亚人，而是近邻阿拉贡人。对她的拜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她的人品。当我翻阅她的相册时，看到里面有许多她年轻时获奖和主持仪式的照片。端庄秀丽，楚楚动人，显然是一位才貌出众的女性。但由于父亲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她为了赡养母亲并抚养弟妹，自己便放弃了成家的念头。等弟妹们长大成人，她已经错过了结婚的年龄，至今过着独身生活，一条爱犬陪伴着她。为了不使爱犬伤心，她从不出远门，因为曾有另一条爱犬因为她去美国讲学而绝食致死。我们平时将不通人性的人骂作“畜生”，实在是失公允，其实畜生比他们强多了。

说到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位朋友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她就是格拉纳达的女诗人罗莎乌拉·阿尔瓦雷斯（Rosaura Alvarez）。在女诗人中，我和她见面最多，因为我当年与她住在同一个街区，相距不足一公里。我是通过碧鲁特认识她的。她像许多西班牙诗人一样，原本是学美术的。她的石板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对诗歌更加热爱。在很长的时间里，她每次去看我，

总是来去匆匆。记得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携妻带女去格拉纳达的圣尼古拉斯广场看黄昏的那一天，她突然对我说：“赵，现在我可以请你到我家去做客了，因为我母亲去世了。”原来她多年来一直要护理长期瘫痪在床的八旬老母，父亲虽然身体健康，但已年过九旬，同样需要她的照顾。因此，她每次去看我的时候，都要将母亲放在地毯上，以免从病榻上摔下来，所以每次都不能超过半小时。人们说诗歌可以净化灵魂，我对此深信不疑，尽管任何结论都不是绝对的。

今年夏天，当我到达巴塞罗那的时候，女诗人萨拉·普约尔（Sara Pujol）驱车带着她的同名女弟子去看我。她是塔拉戈纳大学的教授。由于谈得未能尽兴，一位朋友劝我和她们一起去塔拉戈纳看看，那是罗马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登陆地点，市内古罗马遗迹甚多。我决定接受这位朋友的建议，她们当然很高兴。她们不仅全程陪我参观，而且说：“我图书馆里的书，只要是你需要的可以随便挑。”读书人知道书的宝贵，初次见面，竟如此慷慨，令我自愧不如。因为我事先提起过我尚未找到安赫拉·菲盖拉（Angela Figuera）的作品，她便一定要将她的全集和另一本卡门·孔德（Carmen Conde）编选的《西班牙女性诗歌》送给我。她和两位女弟子还在出版一本杂志，尽管每年只出一期，但全部费用完全靠她们自筹。至于编辑加工，自然只能是义务劳动。她们都是教师（她的弟子是中学教师），并非高薪阶层，这种敬业与奉献精神，着实令人感动与敬佩。

我之所以未说其诗，先说其人，是因为诗如其人者也。本书里所收录的“女性诗歌”，只是指女诗人创作的诗歌，其实和男诗人创作的诗歌并无本质的区别。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或许与女性观察社会、观察生活的独特视角有关。

“二七年一代”以及随后的女诗人，经过战争的洗礼，她们关注社会，向往自由，捍卫正义，谴责战争。她们的作品情绪饱

满，气势恢弘，至今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安赫拉·菲盖拉在《艰难的岁月》中满怀激情地写道：

.....

我曾怎样迸发光明和笑容。
怎样沐浴着细雨和风
以及男性的烈火，也曾
怀孕并呼喊使婴儿诞生。

.....

今天已不能这样。我必须走出家门。
我作为温顺的泥土的女性要昂首挺胸。
面对向我呐喊的事物我要呐喊
用抽搐的双唇和充满敌意、
挑衅的喉咙。

.....

要怒吼，斗争，与事实
可怕的节奏同步进行。
要以坚定足够的勇气
咬紧牙，燃烧，颤抖，
睁大自己的眼睛。

.....

这样的诗句，即使在 50 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会让人心动。

再看葛罗里娅·富埃尔特斯的《基本生态学》：

土地并非先人的遗产
而是子孙后代给我们的贷款。
治愈土地——今天她的确在生病，
但首先要治人，
首先要治穷。

保护生态，不错
但首先要保护孩子

.....

如果一棵树因为缺水而死去
那是我们的过错
但如果一个孩子因为没有面包而死去
那可是我们的罪恶。

.....

这哪里是一首诗，分明是为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撰写的“人权宣言”！尤其是这首诗的前两句，多么朴实，又多么深刻，至理名言！

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环境保护的关心，尤其是对花草树木的吟咏，是许多女诗人偏爱的题材。克里斯蒂娜·拉卡萨就有许多这样的作品。她在献给猝然离世的挚友的《雪绒花》中这样写道：

她闪烁着洁白，就像
目睹使她出生
并将她庇护的温床。
以轻柔、细致的爱抚
回报热情触摸她的手掌。

尽管她很美却从不炫耀；
多姿多彩的花儿，在雪中
将自己的生命支撑。

凝聚的光芒是她脉搏的跳动；
从那里现出一道彩虹，
那是从白色中涌出的彩色喷泉，
你在那里有自己的王位，
高贵的雪绒花啊，纯真的星星。

爱情是诗歌永恒的主题，女诗人对她尤为关注，而且她们的感情更为细腻，韵味更加醇厚，吟咏更加动人。就风格而言，则有的坦诚，有的含蓄，有的浓烈，有的婉约，但无论如何，都带着女性的特征。安赫拉·菲格拉在《泥土》这首小诗中，只用短短的四句话就将恋人之间坚如磐石的爱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我的肌肤是泥做的，
这又有什么关系？
当爱人吻我时
闻到的是夜来香和蜜。

同样是抒发对爱的感受，罗萨乌拉·阿尔瓦雷斯的《请你留

下》就要文雅得多，也含蓄得多：

在这沉默的时刻，
请你留在这里，当一切
都在祝福酒神的运气。

留下来，将美味的命运
和美好的呻吟寻觅。

留下来，化作
我库存葡萄的佳酿，
升华，流淌，
温柔地痴迷，将一切遗忘，
同时又将一切完成，
沉浸在灵魂最神圣的品尝。

从20世纪的60年代以后，西班牙诗坛又渐渐从一元走向多元，出现了色彩纷呈、风格多样、推陈出新的局面。许多女诗人的作品更加耐人寻味，给读者留下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同时也给译者在翻译时增加了难度。萨拉·普约尔（Sara Pujol）的作品便是如此。她的诗作富于哲理、感情充沛，颇有一泻千里之势。但要想真正理解每一首诗的内含，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如《只有一个名字》：

我需要一个傍晚，为了理解生命的流动。
为了发现生命的走向，
我观察云的飘浮和鸟儿混乱的飞行。
我观察棕榈树，太阳，天空，玩耍的孩子们

明天会成为棕榈树或天空或一个梦的窗帘
不愿逃走的天竺葵。会在那梦中梦见永远不可能的事情。
我观察一切，但这并不够。或者已是多余，因为它导致
伤痛。

我依然在观察，整个夜晚和整个白天，观察海洋
时间的永恒，为了了解每个事物的内容，
为了懂得一切如何发生以及如何为它们命名。
你，如果知道，请帮助我。因为我要为一切命名。
我要用一个新的名字，创造我的云，我的月，我的城，
我的山，我的海，我的暴风雨，我的地平线，
我的太阳，我的天竺葵，我的爱，我的梦，我的生命之
梦。

我在休息。我慢慢地，平静地观察自己，在平静的水中，
在水上的火中，在火上的空气中。

我发现自己赤裸着，轻轻地耕耘着感情，
赤裸的感情，没有名字，轻轻地抛锚在我心中。

我只需要一个与一切相似的名称。

用它来呼唤一切，亲爱的，只有你知道这个名称。

我在翻译这首诗的时候，只能着重于情感的宣泄和意象的表达，至于逐字逐句的诠释，是很难做到的。

今年夏天，我在西班牙买到了1998年春天再版的最近20年的女性诗选《她们有发言权》。该书于1997年秋天出版，600余页，收录了40位女诗人的作品。她们中有的人已赫赫有名，有的则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因而水平也是良莠混杂、参差不齐。由于时间和篇幅所限，加上很难与她们本人联系，本书只收录了其中少数几位诗人的作品，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只有等将来再纠正补充了。至于翻译方面的谬误与疏漏，就更是在所难免，恳

请读者与同行们赐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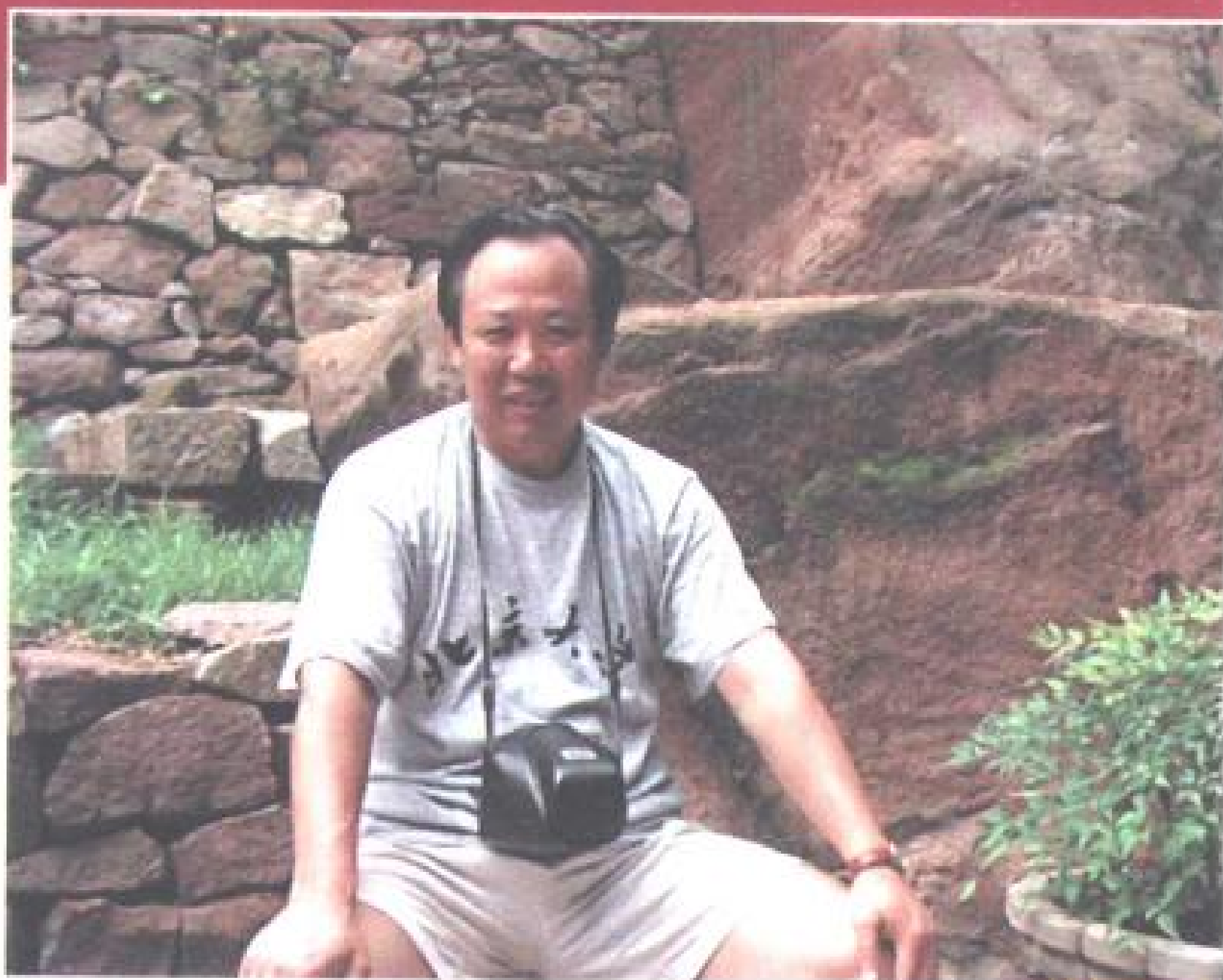
在此，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本书的绝大部分是我译的，但我的研究生卜珊、罗晓芳、刘俊、吕文娜也译了少量的作品，一般是他们在文学翻译课上的练习，我虽也做了一些修改，但主要是他们自己完成的。因他们所译不多，故只在具体的诗作后面，而没有在封面上署他们的名字。

最后，我要由衷地感谢西班牙文化部和作家出版社，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赵振江

2001年2月12日

于北京大学



赵振江，北京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长。译作曾多次获国家出版总署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1995年，智利——中国文化协会授予他“鲁文·达里奥”最高骑士勋章；1998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授予他伊莎贝尔女王骑士勋章；1999年，阿根廷共和国总统授予他五月骑士勋章，以表彰他对中外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主要译作有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加西亚·洛尔卡诗选》、《柔情》（米斯特拉尔著，合译）、《漫歌》（聂鲁达著，合译）、《帕斯作品选》（诗歌部分）、《悲哀的咏叹调》（希梅内斯著，合译）、《生命于希望之歌》（鲁文·达里奥著，合译）等十余部诗集以及《世界末日之战》（合译）、《火石与宝石》、《金鸡》等小说。此外，他修订和校注了西文版《红楼梦》并翻译了书中的全部诗词，该书的前八十回已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出版社分两卷出版。

目 录

女性诗歌：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代序） 赵振江（1）

贡恰·门德斯

门 楣.....	(1)
请止住航船.....	(2)
她想有一双翅膀.....	(3)
和你在一起.....	(3)
游泳者.....	(4)
冬天的夜曲.....	(5)
孩子与影子（选二）	(6)
诗歌、影子与梦想（选二）	(7)
生命或河流（选五）	(13)
在生命与梦之间（选三）	(14)

罗莎·恰塞尔

在井边（选二）	(17)
致塞尔布拉关于真理的道德书简	(19)
忆 旧	(24)
那喀西索	(25)

纪 念 (选三)	(27)

安赫拉·菲盖拉

泥 土	(31)
四季之吻	(32)
夜 晚	(34)
爱 欲	(34)
艰难的岁月	(35)
诗 人	(38)
徒劳的呐喊	(40)
团 结	(42)
象 征	(43)

艾尔内斯蒂娜·德·昌布尔辛

你会来的.....	(44)
抒情笔记 (选三)	(46)
爱	(46)
吻	(49)
黑 夜 (选一)	(49)
每个瞬间的爱 (选一)	(50)
忆安东尼奥·马查多.....	(51)
最后的对话	(52)

卡门·孔德

井 栏	(56)
持续的梦 (散文诗节选)	(58)
致战争中死去的孩子们 (散文诗节选)	(62)
忆母亲	(63)

我宣布	(65)
何塞菲娜·德·拉托雷	
诗与图 (选二)	(66)
岛屿的诗篇 (选二)	(67)
不完美的三月 (选六)	(69)
时间的尺寸 (选五)	(74)
马丁·艾莱娜·碧瓦尔蒂	
充 分	(79)
语言的发明	(81)
黎 明	(82)
四个角落	(83)
黄 色	(84)
梦	(86)
雨	(88)
没有哭泣的孤单	(89)
我的语言	(90)
银 杏	(91)
贡恰·拉戈斯	
迷 宫	(94)
不知疲倦者	(96)
迁 徙	(99)
露 天	(101)
行路者的祈求	(102)
在黎明的后面	(105)
母亲的眼睛	(107)

真理的田野（选三）	（109）
流水永远	（111）
伊甸园的另一边	（112）
我必须请求歇息	（115）
疲 惫	（115）

贡恰·萨尔多娅

心与影	（118）
果 实	（119）
在时间的深井中	（120）
你的生命之门	（121）
我的记忆走下群峰	（123）
痛苦的真理	（125）
在黑暗中	（126）
倘若欢乐从痛苦里诞生	（127）
用我们的双手	（128）
绿色，已经没有人喜欢你！	（130）
我依然相信语言	（132）

葛罗里娅·富埃尔特斯

祈 祷	（135）
诗 学	（137）
基本生态学	（137）
过去的一切	（138）
九 月	（139）
自 题（选五）	（140）
致部长先生	（142）
当个诗人可真是不容易	（143）

伤口上多么混沌·····	(144)
当人们叫你的名字·····	(145)
我的诗人·····	(146)

玛利娅·艾尔维拉·拉卡西

光 明·····	(148)
呐 喊·····	(149)
你一定要主持正义·····	(150)
舍 弃·····	(151)
语 言·····	(152)
致诗神·····	(153)
在城市的东部·····	(153)
贫民窟·····	(155)

胡里娅·乌塞达

奇怪的女性·····	(157)
根·····	(159)
最后的日子·····	(159)
回 归·····	(160)
关于爱与死的十四行诗·····	(161)
秘 密·····	(162)
陷 阱·····	(163)
敞开的房间·····	(164)
安提戈涅·····	(166)
转瞬即逝的蝴蝶·····	(167)

阿卡西娅·乌塞塔

为了人·····	(170)

荒 芜	(173)
遗 言	(175)
唯一的回答	(177)
爱字三咏	(179)
写给年满十四岁的儿子的信	(182)

克里斯蒂娜·拉卡萨

观 池	(186)
夜时辰	(187)
你走了	(189)
重 负	(190)
没有人会向他伸出手吗	(191)
每一棵树都是乐手	(193)
天堂树	(194)
雪绒花	(195)
枣椰树	(196)
柳 树	(197)
谜的阴影	(198)

蒂奥尼西娅·加西亚

在公园里	(200)
永恒的丁香	(201)
逃向黎明	(202)
罐 泉	(203)
在那些夜晚	(204)
如果可能	(204)
开始的景象	(205)
西西里的茶碗	(206)

一个男人的身影	(207)
卖画的姑娘	(208)
洗衣女	(208)
快 照	(209)
掌灯之人	(210)
风 景	(211)

玛利亚·维克多里娅·阿登西亚

港 湾	(212)
姑 娘	(213)
爱	(214)
在逝去的人们中间	(215)
愤怒的日子	(216)
坚硬的面包	(217)
旅 行	(217)
曙 光	(218)
夜 晚	(219)
在时间的彼岸	(219)

碧拉尔·帕斯·帕萨玛尔

从我喘息的地方	(220)
致友人	(222)
迁 徙	(223)
学 习	(224)
诗 歌	(225)
创世纪	(226)
早 祷	(227)
沉陷的阿特兰迪达	(228)

泪	(229)
失落的夜晚	(230)

安娜·玛利亚·法贡多

我的诗	(232)
第一次亲吻	(233)
诗 歌	(234)
贫 穷	(235)
告 别	(237)
春 天	(238)
希 望	(239)
承 认	(240)
爱 情	(242)
考 古	(243)

罗萨乌拉·阿尔瓦雷斯

供 献	(245)
梦	(246)
请你留下	(247)
花 园	(248)
你看，为时已晚	(248)
情 简	(249)
芬 芳	(250)
你出现的街道	(250)
忧 伤	(251)
对镜子的刺激	(252)

恩卡尔纳西翁·乌埃尔塔

拉萨罗的键盘（选十）	(253)
甘地，你的双眸靠近我	(262)
黑色只是乐章	(262)
我希望	(263)
我等你	(264)
总有一个角落是冻结的	(265)
我的凉鞋造访一片荒原	(265)

克拉拉·哈内斯

篮 筐	(267)
正 午	(269)
寂 静	(270)
乞 丐	(271)
春 天	(272)
尘世的短暂	(273)
徒劳的努力	(274)
这 里	(274)
在极限的爱情中	(275)
寂静的桌子	(276)
无限的立柱	(277)
眼 睛	(278)
荒漠的玫瑰	(279)
翡 翠	(279)
升 腾	(280)
向着黎明（选一）	(280)
火的玫瑰	(281)

米拉格罗斯·萨尔瓦多

初始时	(282)
倘若你问我	(283)
心——叛逆者	(284)
命 运	(284)
像蜘蛛一样	(285)
我不仅是一个姓名	(285)
难道语言是孤独	(286)
有时我的诗	(287)
有时我为你写	(287)
向秋天学习	(288)

胡安娜·卡斯特罗

没有笑容的女孩儿	(290)
二月书简	(292)
弗洛雷斯（外一首）	(294)
伊纳娜	(296)
高贵的背叛（选八）	(297)

莱奥诺尔·巴龙

南 方	(302)
艾丽莎，我的生命	(303)
你几个世纪的沉默	(304)
杀死一只夜莺	(306)
致奥德修斯的信	(307)
短暂的美	(310)
情人俄菲利娅	(311)
朋 友	(312)

镜子面前的女人	(313)

罗莎·罗莫哈罗

写 生	(316)
静 物	(317)
副 词 (之五)	(317)
歌	(318)
快 照	(318)
女 王	(319)
错 误	(320)
被征服者的眼睛	(321)

安娜·罗塞蒂

受刑的花园	(322)
床脚下	(323)
背阴点 (选八)	(324)

强塔尔·麦亚尔德

倘若我公开地爱你	(330)
每人都能献出可爱的东西	(331)
自信的女性，我曾在你的手背上走过	(331)
我早知道你脆弱而又赤裸	(332)
一天早晨，我认同一位唐代画家美丽	(332)
兀 鹫	(333)

玛加丽塔·梅里诺

看星星	(334)
我的家	(335)

白 纸	(338)
内 心	(339)
与天使抗争的魔鬼 (选四)	(340)

安赫莱斯·莫拉

最温柔的姑娘	(345)
卡萨布兰卡	(346)
风的愤怒	(347)
孤鸟的品德	(348)
简直是个故事	(349)
固定的消费	(350)
是哭，是笑	(350)
满 足	(352)
闺房私窥	(353)

贡恰·加西亚

奇 哀	(354)
记忆中美好的秘密	(354)
抽 象	(355)
不能分开	(356)
努力写下眼见的一切	(357)
黑色的翅膀	(358)

玛利亚·桑

雨 云	(360)
港 湾	(361)
藤	(362)
离 去	(362)

结 束	(363)
人道艰难	(364)
第六寓所	(365)
关于存在本身	(365)
塑 像	(366)
记 忆	(367)

萨拉·普约尔

光的时间，水的时间	(368)
夜晚称我为平静的空气平静的梦	(369)
语言的起源，大地的萌芽	(370)
激情，自由中受伤的时间	(371)
只一个名字	(372)
海之唇	(373)
岩石的孤独	(373)
云，空气的爱情	(374)
界 限	(375)
空气的生命	(376)

阿乌罗拉·露克

内 心	(377)
解 密	(378)
身体的神话	(379)
城 市	(379)
最后的巨人	(380)
玛卡尔岛	(380)

尹玛古拉达·门希巴尔

噩 梦	(382)
巫 术 (二首)	(383)
中国故事	(383)
无 题	(384)

贡恰·门德斯

贡恰·门德斯（Concha Méndez，1898－1986），生于马德里，她的诗歌创作深受“二七年一代”尤其是阿尔贝蒂和加西亚·洛尔卡的影响。1932年，经洛尔卡介绍，她结识了诗人阿尔托拉吉雷，并与他结为伉俪。从此，便双双致力于诗歌的创作与出版发行。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们坚定地站在共和国一边。共和国失败后，他们流亡国外，于1944年在墨西哥定居。她的诗作主要有：《躁动》（1926）、《喷泉》（1928）、《海洋与陆地的歌》（1930）、《生命对生命》（1932）、《孩子与影子》（1936）、《交织的雨水》（1939）、《诗篇、阴影与梦幻》（1944）、《圣诞歌谣》（1944）、《诗选》（1967）、《生命或河流》（1979）、《生与梦之间》（1981）和1995年出版的《诗集》（1926－1986）等。

门 楣

我的精神
渴望遥远的视野。
我的笔
渴望诗歌的宣泄。
我的灵魂

具有寒带
与热带
明媚的和谐。

汹涌的大海
在我的岸边喧哗。
我的身体
开始发生变化。
小小的岛屿
开遍了玫瑰的鲜花……
然后便看到了
陌生海洋的灯塔……

请止住航船

快抛锚啊，
海员，
请止住
航船！
一颗星星
落在了海面，
我要将她
救上甲板！

她想有一双翅膀

她想有一双翅膀
在广阔的空间飞翔
享受美好的自由
像鸟儿一样！

从大地上起飞
耕耘所有的海洋
掠过热带地区
飞翔在两极的上方！

她在春天里筑巢
然后再拆光。
年复一年地过去，
以忘却了它的模样！……

和你在一起

无论在辽阔的原野
还是在梦中的黎明，
或是在茂密的森林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要我去哪里都行！

无论是海还是风，
哪怕是最高的山顶
在绝对的孤独中；
即使是最遥远的沙漠
那里寸草不生。
你要我去哪里都行！

(译自《躁动》)

游 泳 者

船桨：
我的双臂。

龙骨：
我的身躯。

船舵：
我的思绪。
(倘若我是美人鱼，
歌声
便是我的诗句。)

冬天的夜曲

大雾迷漫的夜晚。
城市沉浸在昏暗。

(夜雾中
人们睡得更酣。)

梦游症在漫延
——人与万物
宛若朦胧的蝴蝶
映射在雾的帐幔。

一条条林荫道
沉没在北方的海底；
——光明的深渊
融铸在茫茫的昏暗。

玫瑰色的云雾
笼罩辽阔的天空。

寒冷的黎明
在哭泣，泪水已经结冰。

(译自《喷泉》)

孩子与影子（选二）

（1936）

1

孩子，你掠过我的身影
去了什么样的天空
将痛苦的记忆
留给了我的心灵？
你的眼睛还没见过光明。
我在梦中见过你
沐浴着多少个曙光。
见过你，却和没见过一样。
你的血来自我的血，
你处在我的世界的中央，
你用自己的消逝
充满了我突变的时光。
然后，你去了
我不可能得到
你那小手的抚摩，
也无法看到你天使般
微笑的脸庞。
你的离去将多么大的空白
留在了我的心上！
我的血液中从此再也没有声响！

现在，那战胜者的声音
更加义不容辞地
将我召唤，孩子啊，
此时此刻，在那遥远的地方。

2

我分出自己的血，为了造就你的血，
我分出自己的灵魂，为了造就你的灵魂。
那是九个月的时间和名副其实的烦闷
夜晚不能入睡，白天无法安心。

在该见到你的时刻却失去了你，不知你
是什么颜色的面庞，头发和眼睛。
我的心是悄悄等候你的摇篮
因为它知道是你，它给了你生命
并为你不停地跳动一生。

诗歌、影子与梦想（选二）

（1944）

致罗萨里娅·德·卡斯特罗

1

我要去你的加利西亚
倾听河口的声响。

我要冒雨去看望
那房屋，你死去的地方……
在你的煤油灯下
我怀念在那寒冷的晚上，
你的胸中激烈地跳动——
那是你的也是我的心房！

我在花园里怀念你
坐在你的石桌旁。
你的树和孤独
都在常春藤里隐藏。

我知道你在哪里走动，
家里已空空荡荡。
它不晓得我依然会去陪伴你
尽管你已消失在远方……

罗萨里娅，在你的花园里，
我们要共度悲伤！

2

使你我感动的，是同样的悲伤……
同样的针刺……
同样的爱的力量……

你被流放，在你的家乡，
我在更大的荒原，

我们的生命是同一种歌唱
——半是抱怨半是呐喊。

你，在自己的北方，孑然一身，
总是在那里，总是你自己……
在密集的雨水里
将梦想隐蔽。

你的梦想在延续
声音嘹亮，一个又一个
世纪。你精细的思念
宛若一座金山。

我的生活则不同；
在不同的地方游动。
我见过多少不同的国界……
我的生活是无休止的旅程……
然而我又和你相同：总把家乡
带在自己的伤口中。

曼萨纳莱斯啊，谁看到了你！
一条故事的小河，
今天，战争使你变得更小了，
一切都化作了污泥和血泊……

圣伊西德罗与圣胡安
庙会热闹的时光。
你流水般的欢乐

如今却已在远方！……

你效忠的马德里
如今已变样。
一个悲哀的太阳
向你喷出火光。

曼萨纳莱斯啊，我的河流，
多长时间未见到你！
我一刻也不愿停息。
我时刻匆忙，
然后便沉浸在漫长的梦乡
在阴影中安息，像岩石一样。

我愿生存，再生，只要尚存一息
便不停地创造自己
留下一座生命的碣碑
不会和血液一起绝迹。

我已经不能歌唱，因为我快乐的声音
已在生命的棱角上磨光，
我同样不能欢笑，
因为笑声已被痛苦锁入笼牢。
我也不能有信仰；我的信仰
已经飞往永不磨灭的高高的天堂。

一切，只剩下使自身消亡。
最好化作永不停息的闪电之光；

或者化作水滴升到天上
然后在暴风雨中回归海洋。

或者化作空气在天空流动
化作飓风或凉爽的和风。
一切，只剩下使自身消亡，
终归会消亡的，像你我的生命一样！

我感到痛苦，宛似
一颗裸露在田野上的心脏，
上面是震撼它的暴风雨
使它充满闪电和恐慌。

我感到痛苦，宛似
有一根不停地刺我的针芒，
刺穿我的血管，眼睛和喉咙，
让它们在我的哭泣中窒息而亡。

我所有的梦想，如今在哪里？
我所有的梦想将栖息在何方？
我用灵魂将她们造就，我曾见过它们
甚至有躯体，并闪烁着光芒。

它们去了何处，向着哪个月亮，
像传递我的感情的信使一样？
难道你们永远抛弃了我？
或者有一天还会回到我的身旁？

冰与阴影的幽灵
没有灵魂却充满活力
随时随地包围着我
无论我走到哪里。

包围并跟踪着我
却永远不能使我惊慌，
因为它施加给我的冰冷
我会用烈火进行反抗。

我在与她们决斗
不分胜负决不罢休！

那双将你带走的臂膀
不会让你逃脱
再回到我的身旁！

辽阔的大海使我们分离
狂风暴雨难以抗拒
你会沉没在那里
你只有回到我的门口，
才能使你的生命得以延续。

那控制你的双臂
为了使你我分离
反倒拯救了我自己！

1944 年于墨西哥

生命或河流（选五）

（1979）

爱

沿着时间的小径，
我的爱已在远方。
只剩下记忆
宛似雪茫茫。

记 忆

记忆化作了阴影
但请与我同行，
因为抹掉了记忆
就是失去了生命。

翅 膀

我的心要求翅膀，
我的脑要求天空，
它们在呐喊……呐喊，
我不知如何使他们安静。

远方的小巷

小巷如此狭窄
系着一个个阳台，

由于它窄得出奇
简直容不下空气。

可是在一个春天里
我们曾挽着手臂
沿着这条小巷走去。

青 春

你没有失踪；
我在漫长的一生
一直将你带在心中！

青春啊，你始终
与我同行！

在生命与梦之间（选三）

（1981）

时 间

绿色，蓝色，黑色
栗色的眼睛，
我曾注视你们
并铭记终生。
多少岁月流逝
你们是吉是凶？

和那些眼睛一样，
那些手又如何？
当她们与我的手接触
曾经将我抚摩。

还有那些话语
是什么风将它们传播？

在黑夜

是伸手不见掌
还是有明媚的月光
当他倒在麦田
像紫色的虞美人一样？

是否有温柔的和风
抚摩他的面庞
当他无依无靠地
躺在那里，而且已经负伤？

田野也会恐慌
像他本人一样，
看到所发生的一切
令人痛断肠。

在那苦涩的时刻
是谁先到他身旁，
第一个伸出救援的手，

第一个送去慰问的目光？

我们将走过多少世纪

我们总是在一起
将走过多少世纪，
我们共同跋涉，
路就是诗歌。
诗歌使我们的心的相连，
但不知不觉
那已是遥远
而又光辉的一天。

赵振江 译

罗莎·恰塞尔

罗莎·恰塞尔（Rosa Chacel，1898 - 1994），生于巴亚多利德，生前曾与《西方》杂志关系密切。她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受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影响较深。诗歌创作主要有《在井边》（1936）、《遭禁止的诗句》（1978）和《诗选：1931 - 1991》（1992）等。

在井边（选二）

（1936）

3、致马利亚·黛莱莎·莱昂

倘若燕隼在你的秀发上筑巢，
蓝色的尼罗河在你的喉咙中隐藏，
倘若你看见朴实的新的植物
傍着你的胸脯和眼睛生长，

请不要用标记封住
西方在前额上忍受的夕阳：
北风令它颤抖，乌云使它惊慌。
倘若你看见茉莉在它们后面流淌。

我清除你的藏身之地
痴迷的蘑菇顽固地长在那里，
当穿过它们令人愉悦的小路

夜晚的蝴蝶会追逐着你，
你脚下会裂开火热的深渊，
你被俘的爱抚在那里哭泣。

8、致巴勃罗·聂鲁达

我看见你的龙，眉宇间钉着饥饿，
盲目地在将泪水流淌，
舔着影子，当你去往远方
而且你的火的灰尘已经变僵。

在红色中遇险，用复杂的
“三仙女”河进行巨大的浇灌，
用古老的记忆清洗头发
并微笑，然后再挣扎。

倘若善良在诅咒与毒蝎中
为你将稚嫩的花朵孵出，
受折磨的快乐便是你的路途。

当神圣的勇气升到你的前额，
抓住准则，抓住它教育的光芒
并将它置于你命运的中央。

致塞尔布拉关于真理的道德书简

关于真理

这些文字，预示着距离，
用它们的刀子书写着“再见”！
塞尔布拉啊，它们将向你展示
刚刚诞生的道德真理的摇篮。

有一个义务是评价我们的勇气，
它是对世上我们敢于抗拒的人们的贡赋；
我将这颗珍珠作为贡品献给你，
它是如此光辉，难以描述却又毫无用途，
倘若你能在它的照耀下观察正义，
便会看到那徒劳地织网的蜘蛛。

我清楚这不是什么愉悦的贡赋，
而是坚硬，苦涩的道理，生动的领悟，
是巨大的黑莓令人困惑的花朵。
倘若它影响诗歌，那是甜蜜的诈骗，
是对你感官的诱饵，可爱的纽带，
是草丛中的一杯牛奶，
它会用温暖的芳香将你召唤
并使你蛇一般的隐居产生不安。
女性的馈赠，苹果树友好的秘密，

并非完美无缺：那是沁人肺腑的佳酿，
是母亲的胸怀在世人的面前
将洁白的哭泣流淌。
倘若你饮这天仙子的汁液，浓烈的火，
刺眼的光会闪烁在你的血液上。

那些清白的岁月已经遥远……
世界的进程
满载着幽灵、忠实者、温柔的妖精，
闪电的绽放先于雷鸣
声波中罪恶的歌声。
灵魂知道自己
与三个特殊的敌人同行
而且很容易逃避黑色的路径，
魔鬼清晰的行踪。
但今天孤独的流浪的光明
越过从未践踏过的门槛，
今天，半迷途的自由，
嗅着微风却没有发现北方
然而她继续前进，毫不畏惧困惑
会伤及自己清澈的胸膛，
可她想到我们热爱的人们时为什么会发抖？
难道有什么威胁或险情埋伏在她的身旁？……
厄运不会咬住他们的后跟：
他只是孤独地生活在自己前额的火星中，
只存在于自己的手的动作上，
存在于自己冷酷的话语或目光……

沿着大地上的浪潮
匆忙的金制阶梯
在愤怒的脊背上转向。
请看它们的遗体，它们正在逝去的火花
跌落在黑色的山坡上。

然而当平静尚未闪光，
时间尚未使自己的呼吸恢复正常，
一个隐蔽的节奏或规范的意志
已经设计了新阶梯的图样。
当光明尚未清除血迹！
当痛苦尚未变成玫瑰的枯黄！……

啊，竟敢骑在娇嫩形体的肩头，
啊，竟敢将你们的重量
置于她们羽毛娇嫩的翅膀
倘若你们不会照料那使时间的叶子
一片片落下的玫瑰……还是小心为上！

我要求你看自己手里
时间轻微的贮藏，
人们将它交给你，为了狭小的空间
却怀着无限的希望
和一个无法企及的记忆的流淌。
——记忆和希望，活生生的结，
直向的别针，以心灵的渴望
维持自己贪吃的幽灵；
一旦自由，便操作自己的损失，

只是一道彩虹，一种远方
充满活力的呼吸，一种记忆的飞翔。

天赋就是这样；与石头的床
和数字的城堡无关；
只是血液，灼热的营养
在永恒的“神圣动物”上跳荡。
在上帝的火焰上，天使们
和小天使们自焚，宛似灯蛾一样，
但上帝的羔羊依然在我们身旁。
他被耐心地加工成香料的肉体，
依然赋予我们有活力的
促进肌体成长的面包，
还有他们泪水的优雅与善良。
想一想这就是天赋，宛似一种联系，
我们的生活只是对旺盛
欲望的回答；宛似一种奖赏
颁发给那漫长的地下通道
它沿着血管的隧道延长……

西风将世纪穿在自己的箭上，
从它高贵的源头
一个呼吁的声音，一个细微的召唤
在各个领域游荡，但没有消亡。
他们，已经去了的人们，召唤我们
像召唤他们的上帝，因此我们才来到这里。
但如果你不召唤自己等候的人们，
如果信仰不再你的头脑里口授一个名字，

就请你打断语言无谓的流淌
它正在不声不响地流向一个杯子，
充满骄傲与虚构的伪装。

你曾敢于穿越那些空间
法律在那里磨利自己的锋芒，
你在坟墓与剑上书写，
在官方玻璃的打字机上，
别忘记时光的呼吸，
谎言经过时也会将他唾弃，
他在你的眼前腐败，
在你的唇边咽气并飞翔。
想一想你曾抛弃自己岩石的居所
它在你向着没有觉悟的天空的前额，
在茛苕的两旁，向着太阳，
为了穿越大地上的厅堂
那里的国王依然留在岛屿上，
而只有一个铃铛是纯粹的光荣，
真理在它的运气、激情和死亡上。

请只在你胸膛的中央
寻找那地点或准备好的巢房
为了沐浴着生活的梦想，
将儿子或情人温柔的鬓角摇晃，
你将在早晨醒来的胸膛里
听到的神圣秘密
写在了这个地方或深渊上。

计划和记忆都不可能，只有现实
是固定我们自身存在的形象！
总是忠实的形象，无形的忠实：
我们持之以恒的颜色，风度或音响。

你带着梦游人无袖斗篷的翅膀，
我将光滑的点缀着三色堇
与血液的蓝色与红色的锦缎穿在身上，
我们将在闪着火花的血管里看见
不耐烦的嘘声在激荡
它在渴望的阴影中，用崇高风格的线条
描绘出“地狱”在何方。

忆 旧

房间，孤独的四十立方米，
衣架上的大衣，吊在那里，
帽子放在桌上，宛似一个头颅，
鞋子，
一前一后，宛似行走的足迹。
一个黑色的挂钩在白色中栖息。

那 喀 西 索

爱情啊，你住在哪里，在水
或我的灵魂的深深的怀抱里？
在你遥远的绿色的深渊，
请尽快并准确回答我的召唤。

这寒冷的残酷无情的晶体
使我们共同的前额分离。

你和我的头发上的黑莓
妄想把不同的疆界连在一起。

在你和我的脖颈，一座
在两根立柱间保持距离的寺庙
在墙壁中保持着永恒的寂静；
我们相互的秘密，我们交流的心声。

我在寂静中爱着你，你在寂静中将自己封闭，
不可理解的寂静的领域，
我们却相约在那里。

面对着血腥的坚硬的墙壁，
我等待了几个世纪，只有无可奈何地惋惜！

面对多少鸟儿的飞翔和微风
我们双唇之间的永恒！

既然无法使我向你靠拢一步，
善于奔跑的年轻的白色的麋鹿，
践踏草原的双足，又有什么用途？

还有我结实的双臂，
既然永远不能拥抱你？

晶莹透彻颤抖的水
永远不能被囚禁在我们的拥抱里！

总之，如果生命在昏暗居室的门槛
结束，它还有什么意义？
你无声无息地居住在玻璃罩里，
凭勇气我根本无法进去。

啊，没有憧憬的梦，平静的死亡，
永恒的失眠，为我的渴望准备的床！

你无限、空虚、黑色的明镜
是我双眼最终唯一的安宁！

（译自《遭禁止的诗句》）

纪 念（选三）

（1989）

警 报

在风标与指针之间，
在房瓦和烟囱上，
沿着马路和人行道，
沿着昏暗的小巷，
警报在夜间拉响，
那是赤裸裸的叫嚷。
它在随风咆哮，
眼睛在冒火，发缕在飘扬。

它在街头出现，
逃往无法形容的陵园，
以叫喊呼唤昏睡的心灵，
它无法听见；
用坚持不懈的抱怨
使沉睡默默无言。
床榻绽放着花朵，
羊毛或鸭绒的温暖，
情人相交的双臂
只好松开，好不情愿。
孩子们沉重的身体，

离开摇篮，
不停地颤抖，
缩在妈妈的胸间。
楼梯似乎在延长，
承载着赤裸的脚板，
通向深深的地下室，
以它没完没了的螺旋。

警报的怨声，
黑夜的神灵，
不管是远是近，
也无论是暗是明，
好像是它的口
使空中泛滥呼声，
似巨人同心灵对话
谈论空前的险情；
在月光下面
大天使进行战争。

它们黑色或红色的翅膀，
用有害的忽闪
飞快地划破云天，
纯粹的尾烟清晰可见。
隆隆作响的呼吸
带着愤怒的呐喊。
互掷火的投枪
交织着点燃；
追随着它们的路线

大地上气象万千。

夜晚的禽鸟，
眼睛瞪得滚圆，
注视这钢铁僵硬的翅膀
史无前例的激战。

成群的蝙蝠
居住在古老的建筑上，
不敢在坟墓间
展开自己的翅膀。

黑色的猫，黑色的犬，
尾巴和脊背毛骨悚然。
在不眠的鸽子房内，
爱恋的鸟儿在呼唤，
为了在自己的巢中
恢复热情的打扮。

在身躯上燃起了火焰，
燃烧着向下钻，
黑色的鸟群
逃向它们“自己的”地面。
“胜利”的事件，
纯洁了苍凉的景观，
比星星更崇高，
更清晰可见。
冷静凯旋的翅膀，

稍停后穿过空间，
对飞行进行休整
在自己的平原。
警报器吞噬了呐喊，
却警惕地坚守岗位，
倾听着天线
在高空传送的语言。
知道有它在巡视，
城市才睡得安然。

傍晚

白昼已经成了记忆，
这一天的名字叫爱情。
我为何失去你？你为何匆匆而去？……
这一天的名字叫悲痛。
尽管是如此的缓慢，
你的本质很优美……缠绵！……

夜

金子般的美丽，一千倍的美丽，
清澈，晶莹，无名怒气，满面笑容……
美丽，一千倍的美丽，黑暗，阴沉，
温柔，慈母的爱，恋人的亲。
总是那么美丽动人！

赵振江 译

安赫拉·菲盖拉

安赫拉·菲盖拉（Angela Figuera，1902 - 1984），生于毕尔巴鄂，父亲是该市工业工程学校的教师，母亲体弱多病，作为长女（她有八个弟弟妹妹），她过早地承受了家庭负担。父亲于1930年去世，叔父帮助她在巴亚多利德大学完成了学业。后长期从事教师和翻译工作。诗作有《泥土的女人》（1948）、《纯洁的索利娅》（1949）、《严峻的岁月》（1953）、《生命的前夕》（1953）、《残酷的美》（1958）、《我触摸大地》（1962）、《写给聪明孩子的愚蠢故事》（1973）、《为了全年的歌》（1984）等。

泥 土

我的肌肤是泥做的，
这又有什么关系？
当爱人吻我时
闻到的是夜来香和蜜。

四季之吻

春

亲爱的，你在看什么，看什么？好像
有花儿在你眼中开放，开放……

他沉默不语……靠近我，看着我，
我不知他是在微笑，还是在叹息……

反正在我平静温柔的手心
留下了他紫罗兰般的亲吻。

夏

午后的太阳
在燃烧，燃烧，燃烧……

爱人注视着我，却说由于阳光
他几乎看不清我的面庞……

我下意识地笑了，笑得像发疯
他吻了我的嘴，吻了我的笑声。

他的双眸充满着爱欲，
亲吻，宛似午后的太阳，

燃烧，燃烧在我的血液里。

秋

甜蜜的葡萄啊多么甜蜜！……

明亮的眼睛啊何等清晰！……

你注视着我，注视着我；

我吃着葡萄，一粒接着一粒……

突然，你弯下身躯

将我放进口里。

双唇浸满果汁和笑容，

长长的吻，多么令人痴迷。

冬

紫色冻僵的脸庞

显露在门窗

沐浴着泪水的玻璃上。

你从外面归来

在冰冷的风雨中受伤。

你双手被冻僵

在我的双手中躲藏。

一个吻化解了

你唇上的冰霜。

夜 晚

在清晰的夜晚我们多么安详。
我的脸庞紧贴着你的脸庞；
同一个月亮在我们身上荡漾。

肌肤紧贴着肌肤，我感到
一种旋律在身上跳荡，
是你的还是我的心房？……

我不知何时入了梦乡。

爱 欲

你，像石头一样平静。你，像石头一样冰冷。
我，我的火焰，隐藏在如此轻柔的纱帐中！
纱帐很容易破碎，只要你的双唇一碰……

然而并非如此……难道我温柔地注视过你；
难道我的嘴角上流露过笑容……

前前后后，你占有过我上百次。上千次……

可你像当时一样，从不知道，那高潮
完美的烈焰是否达到了顶峰。

(译自《泥土的女人》)

艰难的岁月

不。我已不能像往常那样
在忍冬藤、娇弱的苔藓
和洁白的茉莉丛中隐藏，
这白色的花儿使我独自
隐居的高尚理想洋溢着芳香。

我无法用注视着玫瑰色
地平线的快乐的眼晴
沿着憧憬的没有暗礁的
通畅的渠道滑行。

你们清楚，我曾是何等温柔。
我曾怎样歌唱自己的泥土和石竹。

我曾怎样迸发光明和笑容。
怎样沐浴着细雨和风
以及男性的烈火，并曾
怀孕并呼喊使婴儿诞生。

我总是像一个小路旁的女童
陶醉在漫不经心的快乐中。

今天已不能这样。我必须走出家门。
我这温顺的泥土的女性要昂首挺胸。
面对向我呐喊的事物我要呐喊
用抽搐的双唇和挑衅的喉咙。

艰苦、辛酸的岁月巍然屹立
宛似峥嵘的山峰。必须
以纯粹的努力攀登，要让它
粗犷的周围，围绕起
鲜红、生动、淌血的青藤。

不要怕艰难险阻、无所畏惧地
度过每一分钟，驰骋
在现时锐利的锋棱。

双臂中的婴儿已不是盾牌。
乳汁丰盈的胸怀也不再神圣，
笑容的勋章已不能将我们保护，
族徽的纹络也不再起作用。
蜂蜜还在，但光有蜂蜜是不够的。
同样还要有双眸睿智的明镜，
还要有在美的周围
勾勒了若干世纪的可爱的圆形。

我们今天的生活，

狡猾、惨烈，充满
成百上千马力的发动机的轰鸣，
在它们铁蹄的下面，玻璃
和小草的存在已不可能。

逃避与呻吟徒劳无用。

要斗争，怒吼，与事实
可怕的节奏同步进行。
要以足够坚定的勇气
咬紧牙，燃烧，颤抖，
睁大自己的眼睛。

让我们最敏感、最温顺的神经
抖动，让我们将它锻冶
在坚不可摧的刀锋。

要加固整个的防波堤坝
抵御这海洋上的水龙卷和飓风。

对于男子冷漠的兽性，
要表现出女性的威风，
他们忘记了玫瑰、情歌
和那些在难于接近的指尖的亲吻，
忘记了经过润色的尊敬。
纯净、忠诚、完整、贞洁的性
要强行将带着虚伪气味的
陈旧的桂冠扫平。

我们已不能将羽毛和绸缎
和温暖的胸怀变成儿子
弱小肌体的摇篮：要用
坚强的手将他支撑，
在不平静的地面上将他扶持，
决心为他准备未来的前程。

艰难的岁月在向我挑战。
我要重新振作勇往直前。

我不会放弃被遗忘的亲吻。
我不会失去废墟中的爱情。
我不能软弱地丧失意志。
我不会扼杀自己的梦与笑声。

诗 人

作为诗人，不止一天地使我痛苦。
因为双唇和喉咙会发出歌声。

生活是多么容易，如果只是沉默不语，
简单地活着，将审查与纷乱逃避。

然而作为诗人，无论是在骚乱里
还是在岸边隐匿，都无法平心静气。

因为没有眼睑的眼睛，没有夜晚
无限的窥视将他点燃并磨利。
因为所有的神秘，俯冲的海鸥，
会向他裸露双鬓的峭壁冲击
而口上，沉重的话语一不可及的美
折磨着它们，将他围拢并缠系。

因为他活得清晰。因为他死得分明。
而他生与死颤抖的喊声
是云天吞噬的不屈的雄鹰。

海洋，飓风，树林，星球
居住在将他的头颅环绕的狭小的范畴。
波浪，飞禽，根，脉搏，和声，
沿着他的神经网络盘旋颤动。

磨利他手指的环境是何等的贪婪！
震撼他脚底的道路是何等的贪婪！
无法更改的命运成长在他的胸间。

无论内外，在精确的切线，
仅仅在那真实的切点，
诗人维持着自己艰难的平衡，
孤独而又坦荡，梦游或者失眠。

(译自《艰难的岁月》)

徒劳的呐喊

一个女人有什么用？如果她
只生活在呐喊中？

多少非凡的男性都被洪峰吞没，
多少像骄傲的堤坝一样高昂的前额
都被冲得七零八落，当洪水
渐渐流过，一个女人能做什么？

用这双泥土的双脚，攀登
沙丘，巡视那犯罪者的土地，
面对一切无法解决的问题
滑倒，我还有什么能力？

贫穷，不信神，只有这歌声，
这将嘴唇磨平磨肿的执着，
我能有什么作用？

断绝了与人们的联系，
迷失在上帝的寂静，
仅仅孕育在自己的死亡中，
置身于漫长、艰难、衰弱的等待，
用硝石与哭泣的灰浆，顽固地
构筑自己的诗篇，我能有什么用？

请让我回到那宽松，回到那平静
在那里才能一边在路上跋涉
一边像放牧羊群一样放牧憧憬。
让我重新变成林中的夜莺。

让我重新变成天鹅的飞翔
在湖面上沐浴着蓝色的月光。
让我回到那有节制的跋涉，
回到具有舵与礼貌的诗句
那甜蜜而又渴望的楷模，
那里歌唱的是金黄的发髻
如何成为鸟儿与玫瑰的同谋者，
因为归根结底，它总是动听
而又美丽，但却什么也不承诺。

但是，朋友们，这毫无用处，
因为他们切断了我们返回基地的退路。

桥梁已经跨掉，
路途已经模糊，
隧道已经堵死。我们真不知道
是前进还是逃避，
撤下身后燃烧着的土地。

我不禁要问，独自跋涉在
浑浊、残酷的河水中，
一个在死人中间呐喊的女人

又能有什么用？

团 结

倘若我们大家觉得是弟兄。
(难道一个人的血与他人有什么不同?)
倘若我们敞开自己的心灵。
(难道我们的心灵有什么不同?)
如果说我们都很平庸。
(难道事物的重量与高度不是相辅相成?)
倘若爱使我们臂膀挽着臂膀，
疲惫贴着疲惫，
泪水伴着泪水。
倘若我们化作一个群体。
群体与群体相依。

人与人团结。
胜过金和剑。
超越火与雪。
倘若我们以二十亿颗
为我们跳动的红心
组成一个没有裂痕的整体。
倘若我们扎根于自己的土地，
睁开眼睛，平心静气，
用拳头和脊背强有力地
推动，只是用力地向上推动，

从污泥上耸立起的建筑将是何等美丽。

(译自《徒劳的呐喊》)

象 征

一只金手来了，将钻石炫耀，
一只铁手来了，将缰绳紧握，
一只雾的手来了，云雀在那里唱歌；
我统统将它们放过。

一只红色的手来了，拿着一把宝剑，
一只苍白的手来了，捧着一颗水晶，
一只洁白的手来了，献上一朵百合；
我统统将它们放过。

一只肮脏的手来了，扶着一张犁，
我用双手握住它，让我们一起耕地。

(译自《我触摸大地》)

艾尔内斯蒂娜·德·昌布尔辛

艾尔内斯蒂娜·德·昌布尔辛 (Ernestina de Champourcin, 1905 - 1999), 生于维多利亚, 属于“二七年一代”。除诗歌之外, 她也从事文学批评和翻译。1936年, 她与诗人兼文学批评家胡安·何塞·多门其纳结婚, 1939年他们一起流亡到墨西哥并曾长期在那里定居。她的诗作有:《在沉静中……》(1926)、《此时》(1928)、《风中之声》(1928 - 1931)、《无用的赞歌》(1936)、《在黑暗里》(1952)、《你赋予我的名字》(1960)、《感官的监狱》(1964)、《封闭的书简》(1968)、《“是”与“在”的诗篇》(1972)、《第一次流亡》(1978)、《透明的墙壁》(1984)、《诗选》(1988)等。

你会来的……

我知道你会来的。那将是一个黎明
在沐浴着曙光的金黄;
仙女们在芬芳的微风中呼吸,
花园宛似一朵巨大的花儿一样。
我知道你会来的; 我将苍白地等着你,
宛如一尊雕像在清晨的平静里;
我将软弱无力的双手伸向你,

它们就像神秘的彩色玻璃窗的遗迹。

我知道你只是路过此地，
藐视我的爱，用双脚将它糟践；
你会亲吻我的两条发辫，沿着命运向前，
却把痛苦埋葬在我的心田。

然而我不愿你拖延自己的脚步；
快来呀，亲爱的，我知道自己会受熬煎。
然而，这有什么？看你一眼就足够了，或许……
还能跟你说句话，然后便……命丧黄泉。

我知道你会比梦还快地离去，
俘获并带走我女性的灵魂，
记忆将使我欢笑的面孔密布阴云，
但有一天你将会回来，在日暮黄昏。

那时，你会跪下来，迫切地乞求
我在这黎明时献给你的燃烧的心灵；
但我会说：没有了；在追随你的那个晚上
它已经消失，就在这芬芳的树林中。

（译自《在寂静中……》）

抒情笔记（选三）

2

清晨的雾，
谁能在目光上占有你，
透过它的薄纱将万物观赏
却永远抓不到，也感觉不到
它们的爪撕咬欲望！
清晰的雾，我愿感到
你牢牢地附着在心灵上！

8

这从万物中
产生的深刻的生命
——新鲜唾液的味道
来自于未知中——，
以奇异的启迪
将我揭示得一览无余。
将未开拓的胸膛
温柔秘密的花朵，
保存在古老的皱褶里。
颤抖的美妙
在意识
精致的阁楼中隐蔽。

它冷漠而又短命
宛似雾的鸟
扭曲在火焰中，
沉默而又猛烈
却来自封闭
在万物中的心灵。
那心灵细微、无形，
却透过它的声音
使我们的心灵颤动。

10

黑夜蓝色的阴影
向着静止的虚无
将我们沉入皱褶里：
你的双臂
将我们引向死一般
无限的空虚
那里已没有思虑。
——你白雪的灵魂
在它毫无生气的范围内
俘虏了我的灵魂！
我们愿化作一块
大地的黑夜，
化作一颗颗明星的种子，
世界的喃喃细语
已不再使它颤栗。
天空细小的阴影，
在你僵硬的皱褶中

溶解了我们的生命！

(译自《此时》)

爱

我将用风的爪子打磨自己的美丽。
溶入无形的平面的天空，
化作空气的微粒，无形的我将属于你。

亲爱的，愿你拥有我，却没有我的躯体，
让愉悦的痴迷感到你的拥抱
只把纯洁永恒的玫瑰缠系。

你永远不会拥有我，如果你不将自己的情欲
敞开在我被难以言表之事封存的裸体，
也找不到我的双唇，当你的爱
将根扎在某个具体的东西里……

让你无用的双手去抚摩星星！
当你吻我身体的颠峰时，不要惊慌。
我将属于你，在化作太阳之火的肌肤上！

(译自《风中之声》)

吻

你的双唇亲着我的双眼！
多么温柔的星星
缓缓地打磨我垂下的眼帘……
万物均不复存在。我只感到你的口
和我用光的肌体造就的灵魂的抖颤。

亲吻我时你要残忍。撕破我的眸子
从它的阴影中取出我的梦想。
我用它给你最后的目光。

请燃烧我的眼睛！让你双唇的重量
掠走我视野中你不曾见过的一切。
我愿忘掉一切，并在你的抚摩
萦绕的云雾中使自己毁灭。

黑 夜（选一）

3

你无形的双手，在我贫瘠的躯体上撒播
没有岸边的温柔而又无法缓解的寂寞。
你自身的回声缓缓地逃脱

并用它阳光的矛将我的血管撕破。

我很平静，赤裸着身体。世界的四周
又在窥视你那一天俘获的前额。
什么也到不了我身边。多么痛苦的空虚
在我的肌肤上留下了你亲吻的痕迹！

——离开大海的岛屿啊，波浪奇怪而又贪婪，
它冷漠地冲压我顺从的河岸，
我向记忆尖锐的种子
将不必开花却又不可磨灭的垄沟奉献。

我是一个枯竭的陶罐，在你深深
厌烦的苦涩的水滴上封闭了嘴唇。
我的黏土将吸收那有毒的汁液
将一个晴朗的天空还给你的双鬓。

(以上译自《无用的赞歌》)

每个瞬间的爱（选一）

2

感受着爱。直至那一天
习惯里不存在的爱到来，
迷失于无限的希望和寂静；

在充分的幸福里，
爱总是新的，无始无终。

活着，不要依靠明天，
只要一梦到，它便会很快地漏完，
要生活在那正向我们靠近的另一天；
那没有任何阴影残留的永恒的明天；
凝结在绝对中的原封未动的预言。

现在体验爱情，为了今后将它享受。
每一刻的爱都沉浸在隐蔽的欢畅
因为知道在她的美丽中留下痕迹的花朵
很快（也是永远）便会洋溢着芳香。

（译自《封闭的书简》）

忆安东尼奥·马查多^①

一种海滩的味道
在街上萦绕
没有人睡的人们
从前额上
将失眠的气息抖掉。

① 安东尼奥·马查多（1875 - 1939），西班牙“九八年一代”的杰出诗人。

小小的电力火车
带来一束
新创作的诗篇
和一块风景
宛如温柔的礼物。

话语有何用？
为了和它们生活在一起
有时会忘记
死神在将我们寻觅。

(译自《第一次流亡》)

最后的对话^①

致曼努埃尔·杜朗

夜里的一切
无休无止而又庄严。
我出出进进
没有中断交谈。
有时一声
短暂闪光的欢笑
打破了等待中

① 这是诗人悼念丈夫的作品。

寂静的贪婪。

我们大家在等候什么？
诗歌这个词
将病人的房间
照亮了一点。
在青春的勇气
和觉悟的挣扎的交流中
你们俩说了什么事情？

当白昼归来
一切都留给了黑夜
对话的一半
已经灭绝。

只有一句话
单调地反复，将
两个平行的失眠衡量，
它们都已受伤。

后来只剩下了我自己
但我却永远不会知晓！
我并未等候它
孤独却已来到。
现在已无法
重新变成两个。
那梦想的交换，
那结合的沉默，

那无时无刻的诉说
都在强加自己的法则。

我们永远说不完
昔日的事情。
如此鲜活的风景
在我们中间穿行，
简直是一个
朴实的卡斯蒂利亚
在龙舌兰
和嫩绿的玉米田中诞生。^①

恰布尔特贝克城堡^②
卡洛塔在那里哭泣，^③
奎尔纳瓦卡和它激愤的壁画
会有什么可妒忌？^④
星期五的市场
和那装满
丰盛的篮筐。

我们永远说不完
昔日的事情。
对话比我们更强大

① 龙舌兰和玉米是墨西哥典型的植物。

② 恰布尔特贝克是位于墨西哥城中心山坡上的一座古城堡，目前已开辟为著名的国家公园，古城堡已成为人类学博物馆。我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大熊猫就在那里。

③ 卡洛塔是当年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诺的皇后。

④ 奎尔纳瓦卡是墨西哥莫雷洛斯州首府，那里保存着迭戈·里维拉的大壁画。

对它只有服从。
你的诉说留下的空白
谁也无法填充。
人们不会理解
当我生活在
遥远话语
温暖的巢中。

1959. 10. 27, 于墨西哥

赵振江 译

卡门·孔德

卡门·孔德 (Carmen Conde, 1907 - 1996), 生于卡塔赫纳, 属于“二七年一代”, 是战后较有影响的女诗人, 曾参与多种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除了诗歌 (主要是散文诗) 之外, 也创作小说、杂文和文学评论。诗歌作品主要有《井栏》(1929)、《语言的激情》(1944)、《对恩赐的渴望》(1945)、《没有伊甸园的女人》(1947)、《被照亮的土地》、《女儿的独白》(1959)、《在逃亡者的世界》(1960)、《在永恒的此岸》(1970)、《恋人的歌》(1971)、《与生命的约会》(1976) 等。

井 栏 (1929)

我问你将我带往哪里
没有原因,
也没有目的。
你想走走? 那好吧, 我跟着你。

钟声从纯洁的傍晚脱落下来……
窗和月亮广阔的飞翔! 人们在怎样进入深深的夏夜啊, 一切
都被放在西风的锻炉里烤焦!

夜很静，紧紧抓住塔楼上的风标。街道孤独，寂寥……一匹
黑马在经过，奔跑！
我不知道，街道原来是用水晶铺造。

两个对两个。绿绳队对红绳队！
水多么清凉，充满寂静，那么晶莹透彻，没有人不喝！
我和那个苗条的女孩儿——果园的雨露，平分了我们的面包
和樱桃。

我将是风，是水，是火！
什么样的春天、烈焰、河流，会比你更好地围绕着我？

我的心灵使它的百合挺立并阻止了乘大船而来的风。一朵霞
光漂荡在天空。

杏树清新的双鬓，倚在我的双鬓上，宛若两只鸟儿在歌唱。

你为何将双手收回，而且做得那么好，仿佛在将我的前额抚
摩？
为了让你再爱我一次，我要送你一条岛屿的项链，一个由地
平线构成的神经系统。

为了你，我每天清晨都会在你的双唇上将自己打开！

我将是水，在你的河中流动。
我每天都将是打开你天窗的黎明。

这寂静的杯，这寒冷，还有这分离的激动，来自何方？

你可让我将你的目光截获？
当我的双唇在山后燃烧，你可会将我抚摩？

我愿醒来时在你的肩膀上，当星星在池塘的窗口点亮！

赤脚，赤脚，星星。
在高高水面，我要赤脚而行。
在深深的天空，我要赤脚而行。
赤脚，赤脚，星星。

不，那是我
而不是风！

我比你坚强，因为我倚在你身上。

更高的天空，更高！
我想从傍晚和你的眼睛之间通过。

星星在滑行，小小的火的多面体。
我的心在雨中，宛似一棵红色的棕榈！

持续的梦（散文诗节选）

（1938）

命 运

此人落在你身上，像雨露落在曼陀罗花上一样。

与此人的接触，对于你的身体犹如光芒对白银一样。
对你心灵的占有，对于此人犹如土地对根一样。
你能做什么呢？倘若你不属于他，就像橘汁不属于橘子，血液不属于动脉，陶醉不属于痴迷一样。

上 升

“起来”，黎明时有人对我说。我挺立起来，像最年轻的草儿一样。我的腰间是多么好的太阳！

“再挺得高些”，你对我说。我很高，很高；高得连星星都变得温柔了，以免伤害我的臂膀。

亲爱的，发发慈悲，现在我连大海的脊背都看不见了，难道你要收回你的太阳，让我独自一人带着失眠的粗粗的枝干高高在上吗？

大 陆

你是我永远不会离开的家园。你的树木在生长，你的鸟类在鸣唱，你的风使你为我而活动，而我，眼看的是鲜花，耳听的是音乐，在你这里生活，宛似曙光之在天空：朝霞敏捷的闪烁，阳光与微风的笑容。

倘若有一天我离开，倘若我的形象与你的树林、河流、你热情声音的支柱断绝联系，那只是为了在上帝那里与你在一起……

哪个？

他的铁砧在寂静中作响，你，我的生命之城啊，你在其中永远会听到我的心在锻造你的名字。

碎 语

鸟是我的，风是我的。翅膀是为了使我的思绪飞

翔。你的思绪也是我的，大地这样讲；你的身躯是为了我说话。大地属于我，身躯这样说。

因为根湿润的表皮缠绕着她，的确是这样。

自 传

我的命运，像一个果实：从芬芳的绿叶，到苦涩的外壳，到细嫩的果肉，富有刺激性的酸酸的种子。

长期以来，一派热烈的景象：头上，各种各样的风光；而明天，将是种子的汁液与高尚的根的伟大合成。与此同时，是血液的伟大与光荣，岁月的建筑与解构。

我的果实轮回，我的命运交错。每次的失败，同时又使我的头脑幻化出新的憧憬。

当人们死去时

(1938 - 1939)

1

当人们在死去的时候，我，歌唱“送葬人”绝望的省份的人，我要告诉你们，狠心的乌木船使我忍不住抽泣，痛不欲生；樱唇被叹息烤焦，因为黑暗的诅咒已经刺入了天空。

对于死去的人们，我要跟随他们，到根与泥水之间去寻找他们，因为他们在地下和我有着共同的憧憬。

今天，这个被呐喊的火炬燃烧着的恐怖的日子，凡是没感到被挣扎折磨的人，统统住口！因为这个女人在告诉你们，死神就在不看、不听、不晓得乃至不死之中！

9

的确，只要大地上还有战争的黄色怒火，我就不会生儿育女。

只要爱情土地上的芳香还不安宁，你也不会使自己的腹部运作。

我会身着黑色的丧服，在死者中间，他们的母亲对儿女的死无可奈何。

10

在大地上，我每天少一个兄弟，他又加入了那些安息在草根中间的人们的行列，前额下已经没有眼睛。每晚的梦都使我更加痛苦，因为即使是新婚燕尔，在人们潮水般死去的时候，我又如何能享受它呢？我无法入睡，眼前的战争多么恐怖，黑夜多么疯狂啊！

我就像一棵树，人们在砍去它的枝条和叶子：我的脚在地上，两鬓在空中，可是没有手臂供任何人使用！即使有，给谁用呢？人们都在死去！

28

时间和我，肋靠着肋，口挨着口，身贴着身，今晚是寒冬伊始的新婚之夜。

战争。血液将我的一条条血管压得紧紧的。战争。我不愿迈出的步履已经上升到我的身躯。战争。我握紧双手以适应紧张、僵硬、黝黑的双腿。战争。带来污泥、血泊、天使与鸽子的羽毛、地中海的披风和异样天空的赞美诗的战斗！

亲爱的时间，让我们，手挽着手，来引导战争的轨迹。

战争结束了

黑暗的码头上，轮船在吼叫，成千上万挣扎着的潮水般的人们，战败了，想逃生。

勇敢者们登上了前来拯救他们的船只。然而多少人在为失败而哭泣，又饥又渴地走着！没有钱，也没有朋

友向他们伸出安慰的手……

宛似突然发生的巨大的雪崩，战争结束了。

和平倾落下来。

致战争中死去的孩子们（散文诗节选）

1

大炮啊，不要剥夺他们的生命；机枪啊，不要将他们击倒；从深远的天空落下的好似巨大云团的礼物一样的重型炸弹啊，不要将孩子们小小的身躯毁掉！

对这些玫瑰色的奶皮般的肩膀，对这些可爱的血液，对这些嘴唇的皮肤，难道那铅弹就不感到怜悯？难道没有一个飞行员有向着螺旋桨招手的孩子吗？

没有。敌人不会像父亲，哪怕他们自己也是孤儿。所以，孩子们在硝烟中被砍倒，在长满苔藓的花园里有裹着被撕烂了的丝绸的膝盖；在被炸断的树木中间一片狼藉，充满惨叫的悲哀，那些叫声昨天还宛若风筝，今天已是可怜的张开的牙床，不再喜欢青嫩的玉米和亲爱的妈妈的乳头……

2

可怕的绿色的海螺，恐怖的雷鸣般的轰响，骇人的粘糊糊的又长又蓝的手指……孩子们，快跑啊！到那些没有炸药、没有被砸破的头颅的路上去，到平静的有生命的水源那里去！

孩子们，快跑啊，到寻找机枪扳机的人们那里去！
将大人们甩在后面，不要听女人们的话，除了风的声音，
除了明智的有生命力的动物的声音，别的什么声音也不要听；
那宇宙永存的声音，倾泻在你们的脊背上，但它永远是死亡！

这里，是死亡；是黑暗；是战争……快跑啊，孩子们，
带着明天一起快跑！

12

停止吧，大炮！

停止吧，飞机！停在你们冷漠的天空！

所有的人和武器，难道你们听不见世界上的孤儿们
那无休止的哭声？

忆 母 亲

是的，你是母亲的骨骼，

然而你的声音已不是她的声音。

她的记忆包围着你……

她年轻的体态，她的欢喜，

那给我以生命的活力！

她的话是我的路标。

那高昂而颤抖的声音

在你的声音里死去。

而你的头发……你的眼睛在哪里？

那照亮我的光芒又在何方？

它们像没有夏令的果实已经枯黄。
我已经看不见你的眼睛，
它们也不再为我指引方向，
这可是我曾经吮吸
现在已无法呼唤的乳房？

这已然昏睡的肌体
可是那缔造我的身躯？
母亲啊，你已没有重量！
我在坚硬的双腿中将你摇晃。
让你倚在我的怀里，宛如女儿一样。
用良心将你赋予我的母爱报偿。

你多么痛苦！你以外的衰老
像分娩一样撕裂着我。
我的血的身影在你的身旁……
你们使我得到孕育的爱
还在我的血管里回响。

你的身躯是我所接触到的最大的温暖，
你的帮助曾一直充满我的心间。
生活中，良知、忠贞和健康属于你。
可现在你像孩子一样来到我面前：
既不微笑也没有任何心愿！

（译自《对恩赐的渴望》）

我 宣 布

我宣布他已经死了，而且他的坟墓
在我体内，我是他裹尸的衣裳。
此事不曾对任何人讲，因为他中途休息
属于疯狂的渴望。

最轻柔、最鲜嫩的葡萄叶子
围绕在墓穴的两旁
温暖的葡萄藤攀着墙壁
葡萄叶从寂静中发出叫嚷。

(译自《人类的写作》)

赵振江 译

何塞菲娜·德·拉托雷

何塞菲娜·德·拉托雷（Josefina de la Torre, 1907 - ），生于大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在“二七年一代”的女诗人中，她最先发表诗作，但她的作品并不多。她的经历与贡恰·门德斯有些相似：都曾流亡过，都曾有美好的爱情，也都曾为失去爱情而痛苦。总之，她们都曾长时间生活在孤独的境域中。她的诗作主要有：《诗句与画图》（1927）、《岛屿的诗篇》（1930）、《不完美的三月》（1947）、《时间的尺寸》，（1989）等。

诗与图（选二）

（1927）

1

下午六点
海面
令人眼花神秘，
有鱼儿跃起
落下时
留下了涟漪。
于是，远方，

被波纹绣出的大海
宛似露出笑容：
笑容不断展开
又渐渐收拢；
当它漫延到海岸
为蓝色透明的裙子
镶上了花边。

6

清澈的池塘
是一面山杨树的明镜
上面有碧云的地毯
和树木的投影。
啊 倘若我能
赤脚进入镜中
化作水面的风
将山杨晃动！

岛屿的诗篇（选二）

（1930）

我不想看岸边，
也不想看海洋，
我将是独自一人
双手空荡荡。
朋友，你用自己的手帕

唤醒了我的遗忘
带走了洁白的花朵
从我两鬓的边上。
我不愿穿蓝色的套装，
也不要镶花边的围裙，
只撇下我孤身一人
双脚在水中沉浸。
朋友，伴随你的记忆
风儿使海面皱起：
波纹漫延，
宛似朝圣者的思絮。

* * *

真好啊，你的双臂在海面上！
黝黑，自信，坚强，
宛似两只咸咸的船桨！
太阳和海水在闪耀
居高临下
撒下清晨的光芒。
或者，伸展在海面上，
水中蓝色的鱼儿
折叠着泛起泡沫的波浪。
你不是来自陆地，而是来自海洋，
咸咸的双臂，闪着沙的颜色
宛似两只船桨！

不完美的三月（选六）

（1947）

1

六

不知道是否告诉我
一个真理，你那双眼睛。
快乐的摇晃，
钟表的摆动。
两鬓中
是与否的怀疑从来未停。
啊，确定的滋味
我不愿品尝出究竟！

八

亲爱的，倘若我能
欺骗自己，
我会紧贴着大地，
总是在地面上，
宛若花儿与阳光，
而不是活生生地
沉浸在胸膛……
亲爱的，欺骗我吧，
像微笑的孩子那样！
让我相信这是真的，

相信这朦胧、
巨大、广阔的幻想，
只是心中的朋友
必将拥抱我的臂膀……

2

—

你的双脚
带着陌生海滩
洁白的沙。
因此
当你到达
我感到了你的践踏。
你的声音
带着
等待的节拍。
因此
可以衡量它
当你和我说话。
你张开的双手
带着
大海白色的浪花。
因此
对保存你欢迎的痕迹
我毫无办法。
你在用整个身心
将我寻觅
可我却认不出你。

洁白的沙，等待的节拍，白色的浪花！
绿色海岸不安的梦想
泛起一层层疑问的波浪……！

七

我们憧憬着一个神话的世界。
共同播种一片田野，
共同建筑城堡：双双取胜
因为我们听到了相同的回声。
如今我们的儿子都成了男子汉，
姑娘们都带着希望的笑容。
我们爱情的果实，茁壮的大树，
我们能在它们的树荫下避风。
作为大海的女儿，
我一直在将大海观赏，
因为古老的海洋，每个夏天
都在她的角落里将我盼望。
在他家的四壁中
——那里有我居住的形象，
我们共同度过了自己的时光。
那时我们俩多么年轻，多么健壮！
新的年纪，神秘而又令人难以置信，
当时觉得平常，而如今虽已渺茫，
却无法遏制自己对她的梦想。

3

七

在我不生育的岁月里
多么想念你！

紧锁梦想的眉头
将你小小身躯
那可怜的无奈轧挤，
还有你那最初的微笑，
最初的话语。
儿子啊，我想
你是我生活的依据，
我的伴侣，
我为之奋斗的机密，
回报我的孤独
与不安的厚礼。
当看到别的母亲
面对着小小的前额
沉默不语，
我理解了自己空空的双手
那笨拙的无靠无依，
这些至今依然
在伤害我的泪水
便刺痛了我的心脾。
我想：“让她们走！”
并对那些岁月感到恐惧，
因为没找到你，
没看到你的目光，
没听到你的话语……
然而今天，为了这份
属于我的平静，我要请你原谅。
你，曾是我的梦想，
对这人间愉悦的了解比谁都强。

这愉悦已经出现在我的面庞。
儿子、材料、身躯、血液，
今天我不再将你渴望。
为了你而斗争，钳住生命，
为了你的快乐而发出爱的呼喊，
看到你枝叶繁荣，
便在你身上获得新生，
突然，
那大树将你的梦遮笼……！
不！
最好是这样。如今你的不眠
已不再打扰我的安宁。
在这个时刻，
一切都变成我手中的花朵。
傍晚显得晶莹透亮。
空中有相互穿插的十字架，
从天上
降下枯萎玫瑰的芳香……

4

四

我身上寒冷的鱼
沿着潮湿
滑动在
苦闷的阴影里。
鱼被苦闷磨得很锋利。
它在河里怎样地滑行啊，
河水结成了冰，因为没有抽噎的哭泣！

我丧失的躯体
已没有手臂
能从忘却的终点将它触及！
在平静的水中入睡的雌性鲤鱼
永远在呼吸。

时间的尺寸（选五）

我当年的朋友

我当年的朋友，
那些阅读我的诗句
并倾听我的音乐的人们：
路易斯，豪尔赫，拉菲尔，
曼努埃尔，古斯塔沃……
和其他已经故去的人们；
恩里克，佩德罗，胡安，
埃米里奥，费德里科……
产生这两半之间的空洞是何原因？
我的成长
沐浴着你们语言的温暖。
你们曾帮助
使我的巢变得温馨。
你们使我变得重要，
你们的榜样
使我竖立了雄心，

并曾有过像
海鸥一样一往无前的飞翔。
海鸥，是的，
因为海洋是我的镜子
我的童年，我的九月……都反映在这面镜子上。
为我缔造了名誉的人们，
今天，当我的生命之泉倾泻了一半，
我将你们呼唤。

学 习

学习
烧焦的木材，
树的黄叶，
土地的干渴，
老年人的皱纹。

学习
打破的寂静，
孤独的阴影，
张开的手，
没有亲吻的口。

学习
不育的妇女，
空空的房屋，
无用的车夫。

是的，心灵
要学习
而不要再受苦。

你在你寂静的高高的阳台

你在你寂静的高高的阳台，
我在我受到伤害没有方向的小船上：
两个人在相同的道路上迷失，
你等待着我的呼唤，我也满怀希望。

你是无用的前景的奴隶，
我也被锁在过去的枷锁上。
你的眸子上连船的影子也没有，
我的双臂既没有舵也没有罗盘指引方向。

你站在高高的桅杆上，
徒劳地等待着我的到达。
我或许在一个白色的拂晓
到来时踏着白色的浪花。

然而你高高的阳台
忘记了将信号发给我的小船，
我在迷雾中未能找到你
——像一只盲目的鸟，一年又一年。

我是幸福的

我是幸福的。
我对自己的镜子这样说；
尽管时间已经流过
——流过时将我的皮肤与头发抚摩。
我是幸福的。

有这样的景象，
这样的阳光，
其他女人的孩子
将我亲吻并将我观赏。
我是幸福的。
眼前有洁白的稿纸
并能将寂静倾泻在纸上。
我是幸福的。
但倘若我让你们相信
这痕迹，
这阴影，
这阳光，
这景象，
那些我从未生育过的孩子，
那洁白的纸张，
那等候我
抛弃的裹尸衣，
这些就是我今天呼唤的幸福，
那是弥天大谎。

你

灵魂伴侣的伴侣……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你
在我的树木
是干柴的时刻，
闯入了我的生活。

你
将自己的影子
倾泻在我贫瘠的土地。
你
使我的院落
充满话语，
欢笑
和希望。
你
使我受伤的枝条
变成树木，
使我双臂交叉的床
变成巢房。
你，
宛似天使在我的地狱，
这生命虽然属于我自己，
我将她献给你。

赵振江 译

马丁·艾莱娜·碧瓦尔蒂

马丁·艾莱娜·碧瓦尔蒂 (Martín Elena Vivaldi, 1907 – 1998), 她的一生基本是在西班牙南方的文化名城格拉纳达度过的。从 1942 年起开始在博物馆和图书馆工作。直到 1958 年她才获得硕士学位。虽然年轻时就开始诗歌创作, 但直到 1945 年, 她才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碧瓦尔蒂生前在格拉纳达诗人中有很高的威望, 一般中青年诗人都把她看作自己的导师。她的诗作主要有: 《月亮的阶梯》(1945)、《四月不完整的日记》(1947)、《不眠的心灵》(1953)、《圆满的孤独》(1958)、《脱节的拱门》(1963)、《希望的原料》(1968)、《在这段时间内》(1972)、《最初的诗篇》(1977)、《夜曲》(1981)、《岸边的时间》(1985)、《伪装爱情的教训》(1986) 等。

充 分

——这爱的鲜红的血
蔑视我的双唇……

——J. R. J.

今天的血是爱情
雨水将我的肌体

无花的土地搅动。
我听到茁壮的种子萌生
在灵魂与空气柔软的田垌。

一双手伸向我，
在健壮的手指间
拿着慷慨爱情的洁白的玫瑰。
我用走向大海的脚步
在蒺藜中描绘着迷人的路。

面对这自由而又狂热地
迸发的爱情，我该怎么办？
我感到它的根肆无忌惮
在从底部上升，冲破，打开
囚禁它的处女冰冷的栅栏。

这激情，这无限的冲动，
这兴奋地向我举起的枝条，
这秋天的花朵——洁白的茉莉，
我将它放在哪里？
风让我将它置于何地？

我要将这美妙的疯狂
挂在树梢上；
我要让它的精华
在松枝上流淌；
今晚我让它升到星星上，
像一道血光

将无限的天空照亮。

(译自《不眠的心灵》)

语言的发明

这样的词汇已经诞生：
距离，不能，
失望，痛苦，
挣扎，孤苦零丁，
冷淡，激情，你的姓名。

这样的词汇生于
生活的田垌，
它们神圣的胚胎
溶化在我的肌体中。
它们同时出现在我面前
并献身于我。
各自有自己
自由而又固定的内容。
不能：与对手
没有准确充分的接触。
孤苦零丁：没有一粒宇宙的原子
伴随他的身影。
痛苦：悲哀的血在颤抖。
距离：一只手

无情地推动。
你的姓名……和一种
嘈杂中的寂静。

创造产生；
现在的世界是新的世界，
所有刚刚诞生的词汇
都在跳舞
围绕着一个圆形。
我充满苦闷，看着它们，
在这圆中。

(译自《不眠的心灵》)

黎 明

这是最后的时刻，
当灵魂在一天的黑暗中隐藏，
死神未能在那里开出田垌，
但生命却将所有的门关上。
只剩下语言自己
在一个岸旁，
没有浪花温柔的手
也没有点着的灯盏——最后的星光。
船儿没有带着白色的回答返航，
风儿没有枝头不安的声响；

没有月亮用蔚蓝的水塘奏出的夜的乐章。
没有人，站立并畅饮，
用微笑散发出希望。

这是最后的夜晚
当已经没有感觉，
当触觉已不在将街头寻觅
它在那里熄灭了自己荒凉的怒气。
这是最后的时刻，
当人们已经不言不语，
当声音已经沉寂
而疲惫的诗人，不再倾听它的信息。

四个角落

我们玩“四个角落”
我们将要求光明。
我们玩“四个角落”
我们将为它们命名。

头一个：希望。
对面的：爱情。
穿过去：遗忘。
最后是：悲痛。

我们在四个角落玩耍，

我想他们提问，在正中。

“希望，有没有光明？”

“在爱情中。”

（我跑去相迎）

“爱情，有没有光明？”

“在遗忘中。”

（我慢慢地移动）

“遗忘，有没有光明？”

“在悲痛中。”

我们玩“四个角落”。

我是用自己的心灵。

我们向它们要求光明，

而我是在它们的正中。

（译自《圆满的孤独》）

黄 色

树啊，当我在寒冷天空

蓝色的清晨等候着你，

你树冠的金黄是多么充分。

多少漫长的八月，痛苦的你

被黄色遮盖的多么严密。

* * *

整个傍晚都在燃烧，金黄
而又美丽，因为上帝喜欢你。
我整个的心灵，急切地
盼望黄色，是夕阳的喃喃细语。

* * *

我的心灵对黄色保持着平静。
平静吗？我无法说清。
在它枝条的金色中
有绿色的东西燃烧着我。
绿色的东西，在急切地将我挖掘。
上帝在保佑它的空洞。
通过这个我渴望的丰腴的空洞，
迟到的天空是我无法入梦。
啊，爱情，不存在的呼唤，我的希望，
你，我一贯的金黄。
黄色啊，变成绿色吧：
变成燃烧的晚霞中的太阳。

* * *

我在大地上。在我的旅途中
有一个悲伤的水流和低语在增长。
我的声音在回答并重返真实
诚挚地沿着它命运的渠道游荡。

我将不惧怕黑夜，因为

我埋伏着自己瘦弱的脚料到：
阴影会飞快地过去，既然我的步履
已开始返回它的目的地。

我将一如往昔，直至
我的手的休息的时刻到来，
并使我漫长的希望变得平心静气。

我将在土地上将黄色播种。
将我的鲜血留给你们，还有这人道，
这不惜一切的痛苦的感情。

(译自《脱节的拱门》)

梦

他的手是虚的。
但却伸向我
并脉脉含情地注视着我的眼睛。
安排并指出
另一种境界，另一番风景。

破碎的云，
带有水银窗口的昔日的明镜。
无声的话语。一条走廊——它的雾霭，
一座座迷宫。

朦胧的阴影。

已经不存在但却又实实在在的人们，
诉说他们昏暗而且已被忘却的作用。

没有这个世界的世界，
没有寂静

只听得

闻所未闻的无声的寂静

已被摊平。

一种色彩斑斓的虚无，
一种虚无在呐喊却又默不作声，
持续的焦躁不宁，双脚和身躯
试图离去，

那扇门

关着却连插销也不用。

要进去，要沉没。

大海在等。

手埋伏着，它总会获胜，
攀缘和眼皮不能
摆脱这困境。

青藤已缠住肢体，
它们无法与眩晕抗衡，

光明已经形成。

一种象征的刺耳的姓名。

要进去，是时候了。

那将是时机，将是

最终。

于是，

那扇门
将最终
一劳永逸地存封。

雨

如果雨，这思乡的教科书，
打开她灰色的面庞。
如果雨沿着道路流淌，
如果她用指头将一扇扇门儿敲响，
如果她滴落在玻璃窗，
如果她默默地将一对对情侣陪伴，
如果她能止住哭泣，
如果她能将枕头给一个患者，
如果她能安慰痛苦，
如果她能包扎创伤。
我就请求她
 呼唤她
尽管然后我的梦境
会被打破，像玻璃一样。

没有哭泣的孤单

致埃米里亚诺·德·圣地亚哥

今晚，我能写出
最忧伤的诗篇……

——巴勃罗·聂鲁达

希望的红色、无用、空洞的玫瑰，
在霞光中憧憬着黎明。
忘却。毫不掩饰甜蜜与心酸，
夜晚。啊，夜晚，孤单的夜晚。

(世界

不了解挣扎，不懂得交战，
甚至也不怀疑失眠与不安。)
寂静，残酷的手——打开了我的感觉，
呐喊封闭了那么多喉咙，

长长的回声。

我留在你的网中，

生活中的囚徒，

在抖动，

怀念水的惊奇的路程。

倘若音乐是友好的手指，
它肯定会在阴影中，灵敏地，

将我寻觅，

它会找到我的眼睛，
抚摩我的前额，
使我的双唇邻近的问题平静。
倘若光明是亲吻，
它会在我的眼睑上燃烧，
语言的闪烁会环绕着思念，
疑问的名字会迷惑我的夜晚。
倘若记忆打开它的渠道，
倘若它的河流
在绿色与风景中拖着向前，
我会到达海洋，不可能存在的码头，
采到东方生长的玫瑰。
但夜晚毕竟是夜晚。
无人从它的肌体中掏出那赤裸的秘密。
但夜晚是深渊。
孤单是它的同谋。
没有哭泣的孤单。

（译自《在这段时间内》）

我的语言

我曾有言语。
它是我的标记。
期待的海洋——
我真理的象征。

言语在我的双手间缠绕，
给我以金属之声，
梦中的黄金，
将它的珍宝交给我，
它将我催促，
让我将它的秘密开封，
发现所有的果实，
它的心灵。
另一个时代，出现了海洋，
我在言语中宣布自己的诞生。

(译自《夜曲》)

银 杏^①

(千年树)

一棵树。好。
秋天的金黄，灿烂地
向天空开放，
渴望更多的光芒。
它的闪烁向花园

① 在格拉纳达大学的植物园里，确有一棵大银杏树。1996年11月，人们发现了一块刻着这首诗的金属板，便在银杏树旁为年近九旬的女诗人举行了纪念仪式。译者有幸应邀出席，并将该译文抄写在宣纸上送给了她。诗人立即将译文送交正在为她举办的“生平与作品展”。当展览结束时，译文竟被人偷去。诗人很沮丧。译者知道后，又给她写了一张。竟有如此不开眼又不识货（诗虽好，译文却未必，书法更一文不值！）的小偷！

呐喊。自由、朴实的颜色
面向蓝天。宛似火焰
在燃烧、增长，将自己
古老的血液照亮。
将枝间的微风掌管。

枝头间，所有的空气，
都被那棵树
黄色的饱满点燃。
只有被那黄金的火
点燃的蓝色在闪光：
宛似战旗在飘扬。
那不是旗。是色彩欢快的泉
在将金黄的桅杆插上云天。
经过多少世纪，它的渴望
终于抵达我们这里。东方之光。

黄色。风
无法想象
它叶子的飘零，
光亮的消亡。
灰色的傍晚临近。
也无法猜测
它的孤独，
它枝头的悲伤。
曾经
是光芒四射的灯塔，
是秋天的自信，欢畅！

然后
无依无靠。你的美在何方？

（译自《岸边的时间》下卷）

赵振江 译

贡恰·拉戈斯

贡恰·拉戈斯 (Concha Lagos, 1913 -), 出生在西班牙南方的历史名城科尔多瓦。1956 - 1964 年间, 曾出版《当代诗歌》(Agora de Poesía) 杂志。后出版同名诗歌丛书。她是科尔多瓦皇家学院成员, 巴亚多利德皇家学院荣誉成员。主要诗作有《阳台》(1954)、《障碍》(1955)、《疲惫的心》(1957)、《永恒的孤独》(1958)、《上帝的水》(1958)、《清澈的小溪》(1959)、《正月的月亮》(1960)、《基本主题》(1961)、《拍打寂静》(1961)、《船上的歌》(1962)、《为了开始》(1963)、《纪年》(1966)、《一个男人的日记》(1970)、《围栏》(1971)、《奇遇》(1973)、《繁荣的哥特式》(1976)、《在枝头》(1980)、《一个像册的哀歌》(1982)、《在孤独的背后》(1984)、《在风轮上》(1985)、《织布机》(1988)、《第三个三部曲》(1993)《逆时的独白》(1994) 等。她同时也进行散文创作。

迷 宫

迈过门槛
从第一步起
便开始了溶解与分离。

各个不同的点
对意志进行威逼。
无目的的行走是一种争执，
角度与光线在发号施令
沿着无休止的分歧，

谜底与谜在循环中被焊接在一起。

生活的织机穿针引线。
空间在增长
对差数进行加法的运算。

人们在一面面明镜中依次行进
半信半疑的神情使疲倦增长。
在缓慢的挣扎中
沙钟给他们以希望。

一条在泻洪中决口的河流，
人们想象着桥梁，
但总是听到幽灵的声音
在反复的回荡
直至将空间
最后的声波连成一个声响。

人们寻找出口，几乎是挑衅；
一个喜出望外的跳板，
芳香的指针。

只有从高处才能出去。
有的人仰面朝上
又如何能编织云梯？

人们朝穹顶和坟墓观望，
逃离生活，因为惧怕死亡。
它们在造就破坏
直至挖出墓穴将祭献的血掩藏。

他们像黑暗的子孙一样。

不知疲倦者

致黎丽·阿尔瓦雷斯

萨乌罗！萨乌罗！
为何追逐着我？

由于上帝的恩赐
他全身充满了力量。
在上帝的手下，他展开了翅膀
肌肉和心灵铸就了他的强壮。

大地呀，海洋，
听他把话讲。

土坯和斑岩，
清澈的水；
各自在黑暗
与哭泣的夜晚，
还有永不熄灭的火山。

行动中的朝圣者，
在山川与人群中跋涉，
在旗帜中使种族联合。
他是“不知疲倦者”。

他赋予人们
新的美好的爱情与生命，
生命与心灵。

熟睡者醒来！
请沿着苇塘去蓄水池
那里在进行灌溉。
请将诺言歌唱；
风在传播
光明的种子
为了鲜花盛开的果园
出现神奇的景象。

他依然在证实：
诺言的确写在了纸上。
上帝的天使赋予他
周而复始的光明的语言和力量：

满怀信心，一如既往！

道路与河岸
黎明的曙光
迎接他的面庞。

诺言的确写在了纸上，
伴着最坚定的语言
跨着骏马飞翔：

复活！
正义者与非正义者的复活！
死者将重新站立！

“不知疲倦者”永远没有禁区。
谁都可以靠近他并听见
智慧的教诲和生动的预言。

他“不知疲倦”。

他又在穿越沙漠，
繁星密布的夜晚。
道路，街区，
没有绿洲的路途……
又在穿越岛屿，
走下谷地，
在海上航行，永不停息……

由于上帝的恩德，
他精力充沛，
他是“不知疲倦者”。

迁 徙

致 E·昌布尔辛

来吧！让我们共同度过这纯洁的旅程
——从可以预感的海洋吹来微风。
请为马匹备好鞍鞯。
裸露的根已经凋零。
在自由的大地上自由奔腾。

他们宛似海豚装点着星星！

偶像们在他们经过时关闭了门户
——勇气总是令人吃惊。
让人往水中投毒，
但山峦，解冻的泉水
为他们解渴，用自己处女的晶莹。

在痛苦与哭泣过后，享受的火花
终于闪烁，宛似初绽的笑容。

云彩为他们引路，
将圣河之岸攀登。

过度的跋涉，过多的沙漠，
忘却了城市和寺庙的身影。
不祥之鸟惊动着他们的行程。

大军之神啊，
承诺召唤着我们的脚板。
上帝指明了时间……
迁徙在沙漠荒丘中向前
那里有野兽在咆哮，
有海市蜃楼假冒绿洲出现。

他们创造了祈祷，以每日的祈祷
与失望锐利的芒刺抗衡。
“吗哪”是温和的露珠，^①
是奇迹，是夜间的休整。

骄阳下，再踏征程。

耶和华！耶和华！你的手，
干咳的喉咙在高处呼唤。
路上的尘埃模糊了他们的目标。
这是怀疑和沮丧最后的瞬间。

承诺的土地，在饱满的痛苦中，
向他将果实奉献。

^① 《圣经》（旧约）中的“天赐食物”。

露 天

没有门，没有门；
只有一扇窗。
心灵生活在露天。
向着人类开放。

漫长的行程
将一切积累在行囊：
将唾液化作血液，
将劳动
化作痛苦的觉醒和遗忘。

面对万物，他依然在那里，
面对爱情，他一无所知，
并扬长而去。

他的眼睛
越发注视着
一系列的事件
和面孔，
依然在露天维系着自己的生命。

大地下有多少爱情！
她们在神秘的另一边

而他，依然等待
在露天，
没有门，也没有门。

他呼唤着希望
并将手伸向
陌生无形的地方。
故去人们的名字
只是一种祈祷，
一种幻象。

指引他生命的基本点
也不再交错出现。

他依然在等待，
心灵向人类洞开。

行路者的祈求

致 A. B. 巴略霍

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了路的尽头，
他伸开了臂膀
眼睛闪烁着明媚的阳光。

他对人类所知甚少
却深刻地理解爱情。

总是相信空中
会响起生命快乐的钟声。

此时，他不明白，路标为何不见；
没有方向的游荡，多么令人心寒。
难道他已经陷入
人生范畴的彼岸。

他在倾听
脉搏微弱的跳动：
沉闷，遥远，深邃的跳动
宛若大海被乌云遮笼。

从什么样的源泉上
流淌出永恒的光芒？

神啊！请帮助我，因为明天
云雾或许会遮住我的双眼。
请用一只手，一个痕迹
指引我的步履！

田野将想透明的天空
开辟自己的路径。
挺拔的山杨标志着高度
宛似一杆杆投枪。

你啊！小草的生命
用朴实磨砺出的绿色

将三叶草纯洁的叶片抚摩。

抚摸小草的茎，
小河蓝色的石头。
他的心胸从未碰过更大的享受。
灯芯草是他孤独与寂寞的朋友。
注视着他的懒洋洋的昆虫
猜测着他是否高兴。

行路者重新回到城市，
精疲力尽，心灰意懒，
分享那强烈的痛苦
隐藏在四壁之间。

为了寻找一只温暖的手，
为了寻找一双明亮的眼，
要么，
就给他田野的绿色：
用芳香将他浸染。

为了朋友，
他曾试验自己的表情和语言。
宛似一条河：
他的手憧憬着丰满。

那些是最后的街角……

他必须找到朋友

为了倾注自己的柔情。
在广场中间，他祈祷奇迹出现：
一种在时光流逝中的休整；
大量的语言被抛向空中。
哪怕他已经不在，
为了远方的朋友，它们
也会沐浴着黎明的水晶
在时间上面浮动。

在黎明的后面

寻找一个纯洁的黎明
和人们进行交际。

——L. 塞尔努达

你的渴望多么高尚：
寻找一个纯洁的黎明。

苍穹将云彩扫净
为了你如此动人的呼声。

在古老的孤独的深渊
我听见了你的心声。
我想知道你
沐浴着明亮的晨星。
你可能在它上面将你的所爱推动。

那将是何等广阔的世界
宛似驾驭你痛苦时光的梦境。

我的心向着你的记忆
射出了一只箭，
为了告诉你，我觉得你已自由，
已是辽阔空间的主人，
宛似大天使一样，生着强劲的翅膀。

用这行诗，流淌着伤情，
我要竖起一座拱门，上面写着：
路易斯·塞尔努达的孤独
似泉水般清澈晶莹；
他的语言会死而复生。

我将在你的记忆中种下一棵松树
它将粗壮的枝干伸向海洋
在南方的阳光下，那是你像神仙一样
享有特权，呼吸过的地方。

你理所当然的存在与时光，
宛如用痛苦与不公正雕成的塑像，
你的血管敞开着，任鲜血流淌。

现实和愿望
是相反的两极，你很清楚。
你痴迷的梦想在西班牙漫游，
怀着民族的骄傲，面向世界，

为了将人类和诗歌拯救。

现在我为你祈求，面对瓜达拉玛雪山。
它峰顶的雪至少要像洁白的桌布
覆盖着我们共同的餐桌的桌面。

蔷薇与薰衣草的芬芳
紧紧萦绕着我，沁入我的心房，
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蔚蓝的天空下，
一只鸟儿在那里闪烁飞翔。

你这样醒来
伴随着清澈的黎明。
活跃在死神与爱情中。死而复生。
你的琴声沐浴着慷慨的阳光
飘扬在清新的空气中。

母亲的眼睛

那是一双无限温柔的眼睛。
我第一次
说这样的话，这样放开喉咙。

今天它们重又注视着我
从冥冥中
倾泻着悲伤的感情。

我躺在床上
沉浸在思绪万千的不眠中。
她夜晚的月亮！
没有岸也没有波涛的海洋。
突然，
她的目光浸着柔情深入我的眼睛。
她就在那里，我身旁，
宛似固定在时间上。

肯定，就在这个瞬间，
我想到那双眼睛的无限，
因为从那时起，
语言来到我的唇边，
而此时，
它们在我不眠的夜晚，
就像多少次，
我隐约听到的叫喊：
“那里所有的花都是蓝色
但开放时却各有特点。”
我不知是谁说的，
却记得
我能想象花儿的侧影：
似锚，似罗盘，似星星，
似百合，似吊钟；
小小的心儿没有茎，宛似在飞腾。

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光明的花园……
它留在了夜的海洋中，

宛似面孔和人声。
宛似母亲的眼睛。

真理的田野（选三）

3

黄昏总期盼准确，
期盼保存永恒的高尚，
我已得到通知
在百合丛中安排自己的时光，
在纯洁的圣体龛内
宛似圣餐的面包一样。

黄昏总期盼准确
和一个容纳真理的田野。

5

尽管我认为自己的记忆力已衰迈
往事还是旋风般袭来。
它们回荡着同样的声音
披着同样的色彩。
既有沙粒作响也有微风拂窗，
轻纱翩翩飞翔，
化作夏令的翅膀。

往事在自家继续，
在薄荷丛，在巢房。
伴随着时间的古色古香。

薄荷般的青天，吉它弹唱的夜晚。
无垠的苍穹笼罩着果园。
繁星和犬吠的地平线。
“狗群的地平线”
假如我没记错，费德里科朋友，
这是你的版权。
我们南方的说法，属于我们的夜晚。
蕴含着它浓郁的芳香和神秘感。

7

我的时光在寂静中逝去。
孤独，房屋和墙壁的白色，
墙壁使我陷于孤立。
我需要它是为了自我解脱。
宛似泡沫中尘世的喧闹，
被环境压缩，
被茂密的常春藤遮蔽，
它是休息处忠实的捍卫者。
我在此治愈忧伤，缓解痛苦
为朋友们将十字架雕刻。
化作阴影的人们使我痛苦，
而逃避墓碑者更令人难过。

倘若一个朋友离开了我们，

化作了忘怀，那令人悲哀。
倘若他化作了苦涩的面包，
真理的田野将被毁坏。

(译自《纪年》)

赵振江 译

流水永远

有一个瞬间和宛似天鹅的歌唱。
让声音在时间的水晶中震荡，
爱我们有一日之所能爱，
从遗忘返回同样的春光
那里，沿着钟声
在空气中注入的金属的号音，
找寻新的标志的迹象。

这些标志将我们带到蜿蜒的地平线，
太阳在那里拉长自己，以告别的火焰。
勇敢的鸟儿直抵天顶，
飞向魔幻的天际去运载语言。
为了更好地理解它们我将合上双眼。
百合花的夜晚心跳也放慢
而月亮，将用光的头盔，
阻挡即将刺来的痛苦的利剑。

顺水而去，奔向神秘的深渊。
沉浸在逃逸的传说里面。

流水啊！永远的流水，将生命延展。
到处是光与寂静，尽管是响亮的细线，
如吉他琴弦，
似浪花飞溅。

永远的流水，流水永远。

如万马奔腾，似铁网一片。
听着它的流淌，
我就会钻入太阳的熔炉
直到无归的终点，
或从云间归来
为了雨水般降下我
深深的海员时代的秘密万千。

（译自《在孤独的背后》）

伊甸园的另一边

讲述的是幸存之事。
天堂过后来到了人间
带着他的过错与不和。

相反的方向摆放着
光与向日葵，
成倍增长的蛇，
深渊，
从不曾想象过的残酷。

然而，生活依旧
呼啸着向前，
因为在恐惧的年纪
诸多事物的再生混在一起。
依据时间与环境，
每一件都得到命名：
美丽、胡话、痴笑、梦幻、爱情。
这是青春的必然，她渴求这些。
因此才需要星辰、黎明，
需要探索地球的路径。
一个借口，有了大海，夏夜，
然而，生命的短暂，
旋即开始夺去我们的睡眠，
在没有发动机的飞翔，
我们配合她的匆忙，
她的无归的逃逸的节奏。

首要之事，丢掉恐惧
为了面对随后的一切
为了向着顶峰的飞翔
为了最终收起翅膀。

行走又返回，
迷路的朝圣者，
仍在试图学会祈祷。

朝圣者很快就忘记，
突然之间，就这样置身于旷野。
在旷野之中，与他的影子在一起。
这是他唯一的可靠的伴侣，
似乎一切都只能
出自他旅行用的皮囊中。

目光开始滑过
已经走过的路途。
重新开始或许是他的愿望。
在每一个角落，每一次驻足，
无望的惊喜与辛劳还在将他等候。

永远的流浪，带着疑问，
却没有随之而来的答案。
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自己在到达终点
而且有其他的影子将他守候
在孤独的那一边。

（译自《在孤独的背后》）

我必须请求歇息

时间的女囚，获释于
不懈的攀登
冒险寻求不曾梦到的奇迹。

多少看不见的星星啊，使我目眩神迷！
我必须请求歇息，
短暂的休憩并非放弃飞翔，
迁徙的鸟儿来去匆忙。

镜中的幻景延展了我的目光，
鸽群的拱门，
阳光的池塘。

当这飞翔停止并使其他世界依稀
可见，那便是再生之时，
那时将要恢复所有的仪式。

疲 惫

致胡安·泽纳

疲惫是冰做的，

已经死亡的水
将使我的心跳冻结；
如同那片叶子，在枝上，
注视那公墓，为孤寂的公园
带来秋意。
我这样注视我的傍晚。

昨日的所有是我珍藏的温暖的爱，
尽管现在，想起时，
已化作尘埃或几近空虚：
爱的点滴，
激情的戒指在腰肢的躲闪里。
一些鸟儿的羽翼。

(译自《第三个三部曲》)

吕文娜 译

贡恰·萨尔多亚

贡恰·萨尔多亚 (Concha Zardoya, 1914 -), 生于智利, 父母均为西班牙人, 1932 年移居西班牙, 后入马德里大学文哲系。内战中断了她的学业, 于 1947 年自学完大学本科的现代语言学课程。在此期间, 为了维持生计, 她从事过缝纫、装修、中小学教师、翻译等多种职业。她在内战中失去了唯一的弟弟和其他亲人。她曾在为士兵和工人服务的图书馆和医院工作。1938 年发表诗作《西班牙的时刻》。共和国失败后, 她像所有的“战败者”一样历尽艰辛。1946 年她的第一本诗集《新大陆的鸟儿》问世。1947 年, 她的《哭泣的领域》获奖。这时, 她对美国诗人惠特曼进行了翻译和全面的研究。从 1948 年, 她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讲授西班牙文学并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1956 年她出版了《美洲文学史 (1607 - 1950)》。此后她一直在土伦、耶鲁、加利福尼亚、印地安那、马萨诸塞等大学任教。1977 年回西班牙定居。诗作有《新大陆的鸟儿》(1946)、《哭泣的领域》(1948)、《纯朴的美》(1953)、《被流放的梦》(1955)、《注视天空是你的判决》(1957)、《无人居住的家》(1959)、《哀歌集》(1961)、《生者与死者的庭院》(1965)、《时间在那里滑动》(1966)、《深深的南方》(1968)、《特雷蒙特的欺骗》(1971)、《心与影》(1977)、《胡安·米罗的诗篇》(1984)、《礼仪、数字与遁词》(1985)、《燃烧未能成灰烬》(1985)、《阿尔塔莫

尔》(1986)、《沉寂的季节》(1989)、《一个统治我们的上帝》(1992)等。除诗歌创作之外,她还著有大量的文学评论和杂文。她的诗作曾多次获奖并被译成英、法、葡萄牙、匈牙利等多种文字。

心 与 影

人生途中,你同自己的影子对话……
你呼吸,无形中,那亲密的空气
在你的感受里穿来穿去
它没有嘴巴,没有听觉,也没有言语。

不断地问啊,不断地忍受
那结局:影子从不变样:
总是黑暗无法穿越的空间,
总是神秘无形的虚网。

你想将接触到的一切看得更加透彻,
你想弄明白现实的外壳
和轮廓,还有那从内部无可挽回地
降临的绵绵夜色。

影子羞怯地离开
你用脚步耕耘的道路,
它静静地等着你,在更远的地方:
当你靠近它时,它好像在增长。

影子和你的生命一模一样，
你做任何事情它都或前或后近在身旁：
它不会将你逼迫，也不会解答你的疑问
但有时会在拐角处和你捉个迷藏。

每个生命都充满自己的影子
你的影子便是它的形象
你的双眼在光明中毫不掩饰地
想将它吸收，而它却丝毫不退让。

它用披风或许是翅膀遮掩身躯，
但和你的血液却从不分离，
它总是克制自己，甘愿
做你的镜子，永志不移。

在那属于虚无的空洞的大厅中，
其它的影子在等候你的身影。
是乞求者还是寂静的俘虏？
它们在等候：被封闭在圆中。

果 实

林中的水流杀戮树木
并埋葬繁枝茂叶
和失去乐音的高傲的树干；

那些最古老的根也在水中湮灭。

岁月的水流不断地啃噬
你生命那深深的根：
高高的枝条在渐渐沉没，
还有那树皮和它们的灰烬。

从时间的底部，
却浮现出清晰的名字
闪闪发光——神奇的果实：
它们在挖掘希望，拒绝死亡。

在时间的深井中

从放逐的漫长的寂静，
你将那些不是写给任何人的诗句
不断地投入时间的深井中。

它们会像落叶飘向大地吗？
会在秋天的树上筑巢吗？
它们的根会一一地腐烂吗？

你无法将它们诉说……它们
已化作明天普通草地上的泥浆。
在那井的深处有一片天空在闪亮。

你的生命之门

1

你一扇又一扇地……将门开启，
当你满怀恐惧或小心翼翼，
只是出于好奇，也许就是那
尚未做过的0形梦的边界，
你再也不愿将它们关闭。

你不愿在墙壁内
留住囚徒般童年的岁月，
不愿阻止它的流逝，
不愿用虚幻狂热的门闩
将它们禁锢在地面与天花板之间。

你不愿让青春的恋情
在墙壁间耗尽它的渴望，
或在影子的几何图形里
榨干它那几乎抽象的躯体。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关闭偏离的灵魂

那多重的成长和成熟的年龄，
不愿将它渴望中的热切，
将对光明的寻求，隐藏在
半明半暗的墓穴中。

2

你不愿让灰尘将那生灵
活跃的内心葬入坟墓，
那生灵仍在顽固地拒绝
时间的灰烬和贡赋，
你便锲而不舍地将灰烬驱除。

你不愿将任何一扇门关拢，
无论幸与不幸，你只愿
在世上挥霍自己的生命，
跨过时间的一片片合页，
超越一个个的局限或边界。

可那最后一扇门呢？你会不会打开？
难道你不愿跨过生与死的门槛？
难道你不愿得到休息？还要让
孤独、操劳、对抗
以及令人忧伤的智慧成倍地增长？

难道开或关都在你的手上？
难道时钟会斩断冲动和欲望？

难道你想撤退、返回
并跨过先前的门廊，
让你的生命重返它生根的地方？

(译自《心与影》)

卜 珊 译

我的记忆走下群峰

我的记忆走下群峰。
我在松林里寻觅你的身影。
我沿着平原向着王位前进
它将你和整个西班牙支撑。

你的身影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几乎是哭泣着注视你的体形
因为来自远方的我对你的爱
怕你又一次化作梦境。

马德里啊，让我化作一只最小的麻雀！
宛似一粒卵石和你在一起！
 宛似一株小草回到你的怀里
 让孩子们在广场上踩来踩去！

让我化作无名者将你亲吻
怀着神秘的忧伤在每一座门廊！
让我渴望爬上一条条瓦垄，
爬上鸽群出入的一扇扇大窗！

滚动，像叶子一样滚动在你的街区，
亲吻你，亲吻你，亲吻你！
重去参观光芒四射的普拉多宫，^①
啊，银灰——金黄在将美洋溢！

你的威仪宛似空气
萦绕着古老和新生的街区。
天空宛似宝石在你身上闪耀
这装饰属于上帝也属于你。

呼喊，快乐地呼喊街道的名字！
分辨着一个个街口和窗口的面容！
漫步，漫步在你的身边
像一位恋人或昔日情人的身影！

宛似清风或细雨
钻进你的缝隙，我就像
活生生的给你以生命心脏和气息！
让我化作你伟大灵魂的呼吸！

① 马德里的普拉多宫目前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博物馆，陈列着西班牙历代画家的艺术珍品。

如果不像清风，而像纸片或浮动的小东西，
不被人们发现而随便地来去，
因为我愿在你的身边游荡
或加入你历史和命运的尘迹。

让我依然有极敏锐的眼睛
探寻、领悟并收容
你痛苦与欢乐的表情
和那使你变得高雅的魔术般的光明！

卵石，纸片，麻雀，
灰色的树叶或纯净的轻风，
我的城市啊，只要上帝不把你
从西班牙取走，我愿永远居住在你的怀中！

（译自《被流放的梦》）

痛苦的真理

它在皮肤下面隐藏，
隐藏在灵魂的中央，
觉悟与过失秘密
而又温柔地统一在顶点上。

它隐藏在行动、笑容
和细小、甜蜜、轻盈的表情。

在零星的愉悦和快乐中
人们无须流泪，便会感到那悲痛。

在眼睛的下面，每一天，
它内部缓缓的烧伤在作痛。
在前额和生命的下面，
还有依然恐惧的心灵。

真理像芒刺一样使我们痛苦，
只有死神能将它拔除。

在黑暗中……

致何塞·贝加明

在黑暗中，白雪为我们描绘
发光的银链，明亮的形体
渴望成为生命与美丽，
尽管白昼会用曙光将它们抹去。

在黑暗中，雪片复活了
古老的不提名姓的兄弟情谊，
爱的洁白的纽带，人类
隐蔽、寂静、洁白的甜蜜。

在黑暗中连接而不是隐藏
那从死神之国归来的深沉的目光。

古老的自由和光明
体现在那目光上。

在黑暗中，白雪为我们描绘
从阴影里诞生的希望。

倘若欢乐从痛苦里诞生

致拉法埃尔·阿尔贝蒂

西班牙，倘若你的欢乐
在我们中间从痛苦里悄悄地诞生，
上面是鲜血，是眼睛，是生命
是居住或消耗
在明镜中的阴影……
西班牙，倘若你的痛苦是黎明。

没有镣铐的黎明，
为所有人热情歌唱的新生，
双唇上新鲜的花朵，新鲜的亲吻，
新的自由和新的忠诚。
西班牙，倘若你从痛苦中诞生
没有亚伯、没有该隐也没有恼人的事情。^①

倘若所有的泉都纯净，没有失败，

① 亚伯和该隐是《圣经》中的人物，是亲兄弟。该隐出于嫉妒，将弟弟杀死。

献给我们清凉的爱的琼浆。
倘若所有的吉他都将古老的哀歌
遗忘。倘若坟墓的石板
或野草都能懂得
长眠在那里的人们本应像兄弟一样。

倘若生与死慷慨地
将我们聚在同一个拥抱。
倘若门户丢失了插销
而手臂为了相爱
努力将别的手臂和前额寻找
这样便会在黑暗中将光明创造。

一个热情洋溢、团结一致
幸福的西班牙，所有人的手臂
时刻在为她而劳动，
倘若她的快乐和憧憬在痛苦里诞生！
欣慰而又光辉的母亲啊，倘若
你能摆脱你的儿女的伤痛！

用我们的双手

我的西班牙——宽大的里拉琴，
面向大海，在两个大海中，
一只仇恨的手勾画了战争……

——A. 马查多

1

我们大家将用自己的双手
抹掉开向我们的深渊
那可恶的范围，仇恨的界线，
它的灰烬和碎片。

我们的手指将用你的琴弦
弹奏出和谐完美的乐曲，
它会响彻大海之间：海与岸
将化作谐调的和旋。

用我们的双手——攥成一个拳头！
重新缔造不可分割的祖国，没有深渊，
没有沟渠——哭声正在那里打破沉寂

纯洁正在那里被变成污黑的烂泥。
西班牙，永远团结在空气中！
化作一个心灵，一个伟大的跳动！

2

我们大家将用自己的双手
在昔日蓝色的庭院里播种爱情
与和平的种子，或许是温柔的耐性，
将雏菊播种在古老的粪土中。

巴旦杏在深深的创伤里
成长，能抵达中午的阳光。

经过痛苦漫长的黑夜，
它的根萌发出新的希望。

用我们的双手攥成一个拳头！
用你海滩的盐，你的雪，你的酒，
为整个国土清晰战争的污垢。

大地将像明镜一样闪亮：
将不再有古老痕迹的阴影。
西班牙啊，只有你闪耀的光芒！

（译自《生者与死者的庭院》）

绿色，已经没有人喜欢你！^①

（谣曲：致加西亚·洛尔卡的哀歌）

绿色，已经没有人喜欢你！
喜欢你的人已经死去！
海上黑色的船只，
格拉纳达黑色的马匹。
月亮的栏杆躺在那里
破碎而且空虚。
白色的冰霜，痛苦的创伤，

① 这首诗的灵感来自加西亚·洛尔卡的《梦游人谣曲》，起开头的四句为：绿色，我喜爱的绿色/绿色的风，绿色的树枝/船在海上行驶/马在山中奔驰。（译者注）

那是千万只眼睛在为你哭泣。

你自己已不再是绿色！
啊，喜欢你的人已经死去！
你是一点点阴影，
一种没有生气的颜色。
几乎是黑的，你是黑色，
绿色啊，冰冷的死亡。
橄榄树死了。
丧服悬挂在树枝上。

空气成了僵硬的纱帐
缠绕在圣栌树上。
无法宣泄自己的痛苦
无花果在震荡。
山坡为了寻找你
已经走下了山梁。
啊，安达露西亚的内脏
在翻滚！她的儿子在何方？

柑橘林好像
隐藏着的死神的果园。
达罗河与赫尼尔——
愿保卫他的两把刀，
用漂流的泪水
搅浑了纯净的波涛。
吉卜赛人的煅炉
化作一堆哀悼。

绿色，已没有人喜欢你！
喜欢你的人已经死去！
海上黑色的船只，
格拉纳达黑色的马匹。
啊，树林伤心地穿上
永不褪色的黑黑的衣裳！
水池已经干涸。
他的生命之水流向何方？

多少年没有了绿色！
没有了他喜爱的绿色！
在他生命最后一天
春天也到达了终点。
已经没有人喜爱的绿色！
呻吟并胡言乱语的绿色！
“绿色，我喜爱的绿色”。

啊，费德里科·加西亚！

（译自《沉寂的季节》）

我依然相信语言^{*}

致赵振江教授

我依然相信语言，向我们

传授它的是心声——或魂灵
照亮它的是一种不属于它却用
无法表达的声音或智慧启迪它的光明
然而对此却无人探询究竟。

我相信语言，
无人认识的高山
顶上的风
从地图上被抹去的
无名的边界
将它传送。

我依然相信语言。

赵振江 译

* 附：萨尔多娅女士给译者的信：

北京大学
西方语言文学系
赵振江教授

尊敬的朋友：

我刚刚受到《外国文艺》(1999/5)。十分感谢您盛情地将杂志寄给我。看到您译的这八首诗的发表，我是多么高兴啊！毫无疑问，您的译文一定很出色。我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对您的努力与投入的谢意。此外，我觉得您的编选也非常成功，但愿贵国的读者会感兴趣，贵国是一个伟大而又令人尊敬的国家。

我等待着女性诗选的问世，并请寄给我一册，以便目睹并充实我的收藏。

以我对您作为西班牙语学者的令人赞扬的工作之最深刻的承认，致以我最热情的问候和诚挚的友谊。

贡恰·萨尔多亚

1999年12月12日

又：请允许我将一首题为《我依然相信语言》的诗献给您，它属于即将出版的诗集《最后的图勒》。

葛罗丽娅·富埃尔特斯

葛罗丽娅·富埃尔特斯 (Gloria Fuertes, 1918 – 1998), 生于马德里。曾创办《弓箭手》杂志, 并曾在美国多所大学讲授西班牙语课程。她曾长期在电台主持儿童节目, 朗诵自己的诗篇和用诗句写成的谜语, 深受小朋友和家长的喜爱。诗作有《无名岛》(1950)、《儿歌》(1952)、《一切都令人恐惧》、(1958)、《你身在大地》(1962)、《不要枪声、不要毒品、不要匕首》(1966)、《警戒的诗人》(1968)、《如何拴住老虎的胡子》(1969) 等。

祈 祷

圣父啊, 身在大地,
让我在松针, 在工人蓝色的身体
在用手指缠绕着丝线
俯身刺绣的姑娘身上感觉到你。
身在大地的圣父啊,
你在田垌,
在果园,
在码头,
在矿山,
在葡萄酒中,

在医生家里，
在电影院。
身在大地的圣父啊，
哪里有你的天堂和地狱，
哪里有你在咖啡馆里的净界，
哪里就有有权有势在这喝冷饮。
圣父啊，
你在公费学校
在菜贩
在饥饿者
和诗人的内心，决不与高利贷者接近！
圣父啊，你身在大地，
在普拉多宫的凳子上阅读，
你就是那用面包渣喂鸽子的“老人”。
圣父啊，你在大地上，
在香烟中，在亲吻中，
在麦穗中，在一切
善良的心中，
圣父啊，你无所不在，
你能进入每一个空洞，
你能解除烦恼，你在大地上，
圣父啊，让我们这些一定要见到你的人
真的见到你，无论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或者在天上。

（译自《你身在大地》）

诗 学

如果有些诗人写得很好
可就是什么也没说清
那就是写得不好。
葛罗丽娅·富埃尔特斯这样断定。

基本生态学

土地并非先人的遗产
而是子孙后代给我们的贷款。
治愈土地——今天她的确在生病，
但首先要治人，
首先要治穷。

保护生态，不错
但首先要保护孩子
然后才是树木、江河，
首先要保护人，
然后才是大海、湖泊。
如果一棵树因为缺水而死去
那是我们的过错
但如果一个孩子因为没有面包而死去

那则是我们的罪恶。

没有水就没有冰。
没有寒冷也不会有冰。
没有水就没有麦苗。
没有农民麦苗也不会出生。
没有水就没有海洋。
海上总有水手在奔忙。
没有泪水就没有哭泣。
没有痛苦泪水也不会流淌。

过去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都想占有我
可我却想占有未来，
它们扭歪了我的脖子叫我向后看
可我却要两眼向前。

我不惧怕孤独和寂寞，
这是上帝为了表现自己
所喜欢的领域。

我对爱我的人们永远感激，
日出时我总会将他们想起。

我不能停滞不前，

请原谅，我的时间有限，
我是一条力量的河流，如果停滞
便会窒息在自己的浅滩。

九 月

九月，
蝗虫在产卵。
九月，
雄鹿在叫唤，
因为要寻找雌性的同伴。
九月，
失业者在呐喊，
因为饥饿的熬煎。
九月
多产的女人在叫喊
因为有了男子汉。
九月，
大学生在考试
因为上学期考试未过关。
九月，
田野里全是小蝗虫，
树林里全是美丽的小鹿，
产房里
充满了婴儿的新生。
城市中孕育着

一个个小小的革命
而情人们互相抚摩着性。
他们在九月
像往常一样分享着爱情。
这一切，当秋天到来
都在九月里发生。

自 题（选五）

1

我出生，
法蒂玛圣母
出现在青年牧民面前。

当俄国开始了共产主义。
当欧洲结束了大战。

我出生为诗人
在这狗的世间。

*

人们谈论上涨。
热度在上涨，汽油在上涨，房租在上涨。
无人谈论下降。
道德在下降，还有文化和教育
对此谁也不吭气。

*

有时最坏的成了最好的。
有时从颜色里提取出光芒
从黑暗里提取出亲吻
从跌倒中生出了翅膀
从苦难中生出了光环
(你便成了圣贤)。

有时最坏的成了最好的，
不过也只是有时而已。

2

我叛逆的革命精神
不可能属于任何“党派”，
它属于一个整体，
属于全人类，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

3

我理解诗人们
出生在资产阶级的怀抱和氛围里
或许有某种过失的心理。
我则不然。
我出生在饥饿与贫穷中
出生在一间陋室的阁楼里
我成长在一间瓦片的陋室里，
没有电灯，没有水，
倒有厕所，
挂着一块破旧床单的布帘

——多么美妙的装点。

4

我将克服
童年时代的不幸。

……我没有沦为少年罪犯
或未成年妓女，
我成了好人，
因为上帝圣明！

*

在美国
人们给猫录象，
为狗建旅馆……
然而对黑人与西班牙人的爱
却没有一点。

5

由于我的所作所为
我不知是否失去了天上的神灵
然而却的确赢得了地上的儿童。

致部长先生

住房部部长先生：
您也不了解第四世界家庭的问题

(我所以叫第四世界
是因为四代人住在同一间屋里)。
在一间房子里
寝室、客厅、厨房合而为一
(没电、没水、没起居)。
夫妻和祖父母
睡在同一张床，
孙子们睡在地面上。
我请求阁下
将我的渴望记在您的小本上！

(译自《胸中有诗的女性》)

当个诗人可真是不容易

先生们，做诗人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人家下班平静地躺下
——工作后要好好地做个美梦——。
我像个奴隶一样劳动，当回到家中，
在没有厨房的书桌前坐定，
开始琢磨所发生的事情。
疑问搞得我焦头烂额，诚惶诚恐；
我开始被黑暗吞入腹中，
时间悄悄地溜走，
睡意逃离了我并令我吃惊
——写着写着便到了黎明——。

然后在朋友们组织的朗诵会上，
我像傻子一样为听众朗诵，
人们对诗却一点也不懂。
我让水浇了自己写的诗句，
从韵律的枝条跌落在地，
我跳入苦闷的战壕
精灵们却将我称作“英雄”，
结束时我感到呼吸非常吃力。
先生们，当个诗人可真是不容易。

伤口上多么混沌……

伤口上多么混沌！……
倘若我感到的是干渴而正在
喝着一杯冷饮，该是多么幸运！
刚巧那时忧伤似雨
在我的口上
将说不出的话语窒息。
我想呐喊，
可只有一种怯懦的沉寂。

一天下午，我回到家里，
惊奇地发现对你的爱恋，
这是我手中的一枚炸弹。

而我，倘若使你受到损伤，

我等候着它独自爆炸
尽管痴迷会撕开我的胸膛。

当人们叫你的名字

当人们叫你的名字，
他们便向我将它偷去了一点；
似乎是谎言，
半打字母竟有这么多的内涵。

我的疯狂是用你的名字拆毁城墙，
将它画在所有的墙壁上，
让所有的水井
都是为了我
探头呼喊你的姓名，
让所有的山峰
都是为了我
用你不同的六个字母
激起它的回声。

我的痴狂，
是教会鸟儿将它歌唱，
教会鱼儿将它吞吐，
教会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们
像发疯一样将你的名字重复。

我的痴狂是将一切忘记，
忘记其余的二十四个字母和数字，
读过的书籍和创作的诗句。
用你的名字要求面包，
用你的名字向人致意。
——总是这个名字——人们会对着我的背影说，
而我，是多么骄傲，多么幸福，多么欢喜。

我将说着你的名字去另一个世界，
用你的名字回答所有的问题
——法官和圣徒们会什么也不懂——
上帝会罚我永远重复你的姓名。

我的诗人

1

我的诗人是乌纳穆诺，
他称基督为兄弟
称上帝为外科医生——
因为他为了健康而切断生命。
乌纳穆诺
曾真诚地向我坦露心迹：
“我不能爱一个也不能爱俩，
我要永远劳作，
创造上帝。

2

对于我，上帝不是问题。
对于我，上帝是黎明
一道没有雾气的风景，
在红色与蓝色中
上帝是一道没有雾气的风景。
对于我
这不言自明。

(译自《警戒的诗人》)

赵振江 译

玛利娅·艾尔维拉·拉卡西

玛利娅·艾尔维拉·拉卡西 (María Elvira Lacaci, 1925 – 1997), 生于拉科鲁尼亚, 出身于海员家庭。主要诗作有《人类的声音》(1956)、《上帝的声音》(1962)、《在城市的东部》(1964)、《纸风车》(1968) 等。曾于 1956 年获得阿多尼斯诗歌奖; 1964 年获得评论奖。此外, 她也从事短篇小说创作。

光 明

疼痛, 苦涩, 阴影,
逃跑的哈气。死亡。
然后,
突然到来的如此强烈的光。
你走了, 将它在天上的轮廓标明
面对我双眼快乐的吃惊。
我不会说
几时看你更清、更真、更明,
当你在孕育我的挣扎
或已经再生。关于生命。
或许是光明。
现在我记得

我为了感到你张开的手而发出的喊声：
“上帝啊，倘若我将你触动，触动！”
那是否可能？
盲人们
能用触觉证实所爱。
对于你的存在
我的全部触觉就是我的心灵。

呐 喊

我常常自言自语：
“生命不会骗我。我对她很熟悉。”
我相信——不幸啊——
那个男人不会让我吃惊，
尽管他已经超越了
对我头脑
糊涂的操纵。
我知道
作为他的皮肤
并非为了使自己感到
是他的同谋帮凶。
不过，上帝啊，我在怎样呐喊
面对非正义之手
它使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哭声。
然而我的呐喊
不该诞生。撕扯我的血管。将你的手指明。

那是一声嚎叫
回荡在你伟大寂静的夜空。

你一定要主持正义

我那时不声不响。
双唇上还留着
那最后
一句话的热量
我将它抛在了你冷漠
而又强壮的手上。
我的践踏
——还带着纪念物——
曾是幻想，用迷雾受伤的哈气
为我指出你的爱
所拥有的真理、正义、善良。
我铭心刻骨地爱你。
愿你的生命放射光芒。
你那时是上帝。
你应铲除不平。
你的正义应是世上的规章。
而
我在黑暗中的足迹……
我加剧的呼吸已安详。
后来，
胆怯的语言
几乎没有声音，

我恐惧地窃窃私语：
“这些人……你肯不肯帮忙……”

舍 弃

有人——用纯洁的心
爱你并呼唤你……
我见过他
在生命
颜色朦胧的地砖上晃动。
她的话语缓缓地
落在灵魂最后的颤抖。
直至滑落在苦闷的边缘：
“你将看到……上帝给我们自由，
我们可以选择……可以犯错误……”
我受到震撼。
这些古老的语言
仿佛是良知的发现。

光明，以抚摩的方式，
在苦闷的沟槽中
萌生。
我笑了。我没有自由！
多年来，
我舍弃了自由，却在昂着头行走。

（译自《上帝的声音》）

语 言

我喜欢你的朴实无华。甚至是贫乏。
有时
你身着蝉翼纱出现（无意间
向我献上他人华丽的语言）。
我爱恋地使你赤裸。
你便像我的肌肤。
像我的心和我的脉搏。

我时常
像站在玩具店
前面的孩子一样，
将脸庞
贴在那些明月上
那里出售的语言很漂亮。
我尊重它们。
别人觉得它们很好。倘若给我……
我会立即将它们到一旁
因为它们并不让我感到舒畅。

我重新挽起语言
沐浴着蓝天
在新鲜的碧草间。

致 诗 神

我感到自己在字母中间游荡。
我愿和乞丐一起将我的面包品尝。
畅饮百家酒
躺在湿润的草地上
晒太阳。
我愿拥有一把吉他
琴弦跳动，如痴如狂，
为人民弹唱。
让各种肤色的人们
伴随着旋律起舞
用笨拙的动作
和纯朴的真理——
那真理浮现在嘴角上。

在城市的东部

无数的孩子在街上玩耍。
每个经过的妇女
都是结满果实的庙堂。
吉卜赛人群。尘土飞扬。
人们像蚁群一样。（至少

三户人家合住一所房。)
贫穷。
同样是强壮的劳动。
每日都要将自己保护。
又有谁肯相助？

对于社会的上层和下层，
食品，价格相同。
街道从来无人洒水；
土地的牙齿咬得出声。
很多的住房——比如说，
我的——没有铺地面。
每逢下雨
没脚面的泥泞。

电车，古老，
公共汽车，破旧，
恶劣的状况
使它们从市中心退休：到郊区使用！
(可车票的价格依然相同！)

我不明白为何有这样的事情。
或许因为那里
没有游客和“莱卡”相机的行踪。

只有上帝能使我们平等。
但他却不将自己的恩赐
分一点给平头百姓，

而有钱的人
却早已在他们的生活中享用。

贫 民 窟

衣裳摊开在茅草屋前。
现代华丽的建筑
高耸在
贫困黑暗的剪影上面。
这样的场景出现在眼前。
我的心不禁要问
为何有如此的不公平在人间。

某种东西阻止了我继续向前。
它囚禁了我的微笑和呐喊
并使我的双唇变蓝。
我的双眼放光。
这光却来自极端的黑暗。

在我面前，有几个人，
出生在生活的内脏。
丈夫，吹着口哨，
抹着屋里开裂的砖墙。
所有的家具都堆在空地上。
一张不宽的单人床摆在中央。
一张古老而又破旧的藤编躺椅，

一个大洞刚好在坐的地方，
(下面，有一个脸盆)。
一个孩子啃着一个红红的西红柿
坐在躺椅上。

一个洗衣的木桶，一口小锅，几个陶罐……
还有其他几样小小的东西。乱作一团。
女人，坐在一个箱子上，
微笑着，给孩子哼着歌谣，
削着土豆皮，准备做饭。
一张画得很糟的圣母卡门的肖像
画面上有很大的(炼狱的)火焰，
口朝下地放在一边。
我离开了，这些人
顽强的精神令我感动，
看着孩子们，沿着垃圾山
溜走，老人们，阳光下，
宛似被磨得锋利的花岗岩：
受着无情时光的熬煎。

我在自己的脚步上感到
这些人的心在跳动
他们和那潮湿的土地已无法分清。

(译自《在城市的东部》)

赵振江 译

胡里娅·乌塞达

胡里娅·乌塞达 (Julia Uceda, 1925 -), 生于塞维利亚。曾在塞维利亚大学获博士学位; 在加的斯大学任语言文学教授。1956 至 1973 年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回国后, 在加里西亚大学任教, 并在西班牙和美国主编杂志和诗歌丛书。她的诗作曾翻译成英语和意大利语。作品有《化作灰烬的蝴蝶》(1959)、《奇妙的青春》(1962)、《希望不大》(1966)、《樱桃巷的诗篇》(1968)、《神圣梦幻里的钟声》(1977)、《夜晚神秘古老的声音》(1981) 等。

奇怪的女性

我过去总是奇怪的女性。
有时我觉得自己在大家的手中,
周围是黑暗和光明,
我的声音淹没在别人的声音中。
我的双手
沐浴着鸟儿心灵的友情。

突然万物都向我转过了背膀,
使我处在一线光明的中央,

如此苍白，如此冰凉……
宛似只剩下骨头。
宛似刚刚死去的鱼儿一样。
我在那里颤抖。
向着万物的后面，
脊背、颈项，
向着奇异的脚跟，
向着微笑模糊的反面，
向着无人承认
布满灰尘的最忧伤的秘密张望。
我无法摆脱那光芒，
其中的任何事物都不像
也不是从前那样。

而我为何这样？

我痛苦的双唇
化作了冰霜。
如果存在着
无视自己的存在……！
或许仅仅为了这样……

当重新出现光明
而我的身体旋转在大家的手中
——周围是光明与黑暗，
我的声音在别人的声音中——
一个遥远的记忆压迫着我。
我依然是个奇怪的女性。

根

如果我是一面被你的风
鼓满并震颤的帆。如果你已经登上
最后一级台阶。如果你已经将我征服
从最深最饱满的根部。

如果我已经是你的顶端和你的体积
而你已经秘密地处在我的身体里。
如果为了使我盲目而又热烈地活着
你已经在我的前额上吹了一口气，

在你离开之前请打碎我的根须。
我希望你用强有力的手
将我的根打破并拔起。

倘若不是扎在你强大的土地
我的根不想要任何东西
只有一步一步地向死亡走去。

最后的日子

生命啊！我曾在海上奔跑并呼叫。

耕耘我赤裸脊背的是
扭曲的风暴。那是雨水
和大地呐喊的鬃毛。

在呻吟的漫漫长夜，大地寒冷
破碎，多么广阔的回声！
叶片上，亚当在怎样颤动！
多少汗水在山坡流淌，天空没有星星。

喷吐啊，生命！沿着血液
那座被梦遗弃的房屋的身影
宛似翅膀在抖动。

苦涩的语言在将颂歌哼唱。
而我——一个女人，张开盲目的双臂
用黄沙将自己的哭泣埋葬。

回 归

致曼努埃尔·曼特罗

现在时间像一块纯粹的炭火，
现在天空
是一副欢迎的完美的表情
我是否真的该丧生？
然而，我在想黑夜，
想黑夜模糊的路程

在那里我会迷失，会抹去自己的身影。
在我背后留下……空白。
一个尚未创造的世界。一种寂静。一种真空。

或者不？或许我能奔跑一日，
宛似无声的雾气蒙蒙，
从大海到陆地，
拥抱高高的青松
它们今天既看不见我
也不认识我的面孔？

我偷偷地相信自己会回来。
用我坚硬的头发玩耍
泉水和星星
我将是神秘中的神秘，
叶片上的叶片，空气、大地的响声……

或许在一个家庭，
年轻的男子会告诉女人：
关好窗户。这是雾霭
与女巫之夜。来。
和我相爱。

关于爱与死的十四行诗

我只想死一会儿

为了看看自己在你记忆中的分量，
了解你关于我们的故事的版本
并看看你支撑在什么样的岩石上。

只有一阵风轻轻的步履。
仅仅观察我的死与你
二者之间的距离。什么样的胜利
阻止了你的暴风雨。你的忧虑。

我永远不会真的死去。
倘若失去声音我会偷回：
用肌肤，用双拳，用足迹

我们会互相呼唤着姓名
我会在死亡的边缘等着你
为了和你一起攀上星星。

（译自《化作灰烬的蝴蝶》）

秘 密

你们又去往远方——书籍、纸张、
现实的一行行——；在周围的声音下
逃亡。你们又将我还给
黑暗。还给在孩子们的双手
和喊声中失去的东西，

伴随着星星破碎的呼吸。
伴随着它们几乎永恒的尘埃的喘气。
倘若我看着自己的房间，
看着自己抛弃的衣物和纸张——
我在纸上书写自己懂得的东西——
我在寂静飒飒的声音里学到的东西，
眼睛会不属于我自己。
当人们叫我：胡里娅，胡里娅……
我全然不认识自己。
你是谁？你在何方，从哪条隧道逃离。
你的脚步在何处磨碎凄凉的身影。
你的前额认识什么，
还有你忘却的双眼，它们正掠过草地。

陷 阱

胡里娅·乌塞达，你用自己的影子造成。
不留痕迹的女性，身体没有姓名，
你为烟雾、雨水和风命名。
你为发生、抹掉和消失的一切命名。

你沿着古老神话的荒漠
寻觅过一个人的声音。
你在深深的洞中
崇拜过被打倒的神灵
而如今大地上所有的水，自山冈

沿着你的身体哭泣，
而死神死在你的身上。
生命同时也在哪里死亡。
女人啊，在一个古老故事的心里
浸湿了你的臂膀，
以自己的依靠面对“主宰”
用自己的眸子战胜恐慌，
年迈的母亲——死亡会绕圈巡视
为了使你的秘密腐烂，
你会在腹腔的壁上
听到花瓣和骨骼的震荡
在冬季的傍晚
听到男性蜗牛深沉的鸣响。
漫长的疑问将擦过你的前额
宛似狗粗糙的舌头一样。
冬天会将唾沫吐在你的火焰上
因为你曾与它的火玩耍
它们便要将你的头脑冻结
当你要奔向远方。

(译自《奇妙的青春》)

敞开的房间

没有墙壁。一颗星星，
在枕旁，

照耀在书页上。

你在那里，
在最宽敞的家庭，
没有看一行行的字，
而是从一个深刻的现时
观察着光明与阴影；
用你像钟一样广阔的心
将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聆听：
不知疲倦的大海，
昔日瑞雪的瑟瑟响声。
当你呼吸时，
宇宙也在呼吸
在你安详或动荡的梦中
而默不作声的空间
在确切的和谐中转动。

各路神仙都属于你。
你给自己的房间
带去了爱神木和麒麟
而在你没有墙壁的卧室中
所有的卧室都在奠基。
我在那里看见你，
抵御着冬天的寒冷，
在思考和聆听。

安提戈涅^①

我知道
有一天
我会离开这些街巷，
像一簇火焰，
焚烧空气，用我的呐喊；
点燃床铺
和水源。
不要用眼泪收买我。
不要将你们的手
伸向我的双手
这虚伪的大理石。
不要对我说，
再也不要
对我说……

一切我都知道。
请将门关好，
给狗和鸟
以自由，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父亲俄狄甫斯王双目失明后，她为父亲导盲。后因违抗新王克瑞翁的禁令——埋葬阵亡的哥哥——而被囚禁在墓穴里。克瑞翁的儿子海蒙和她相爱，赶到墓穴来营救，发现她已自缢身亡，便也自尽（译者注）。

将花儿浇一浇：
这将是最后一次……
不要让
打开的水龙头
淹没了房间：
时间黄色的花瓣
用寒冷的太阳
将空间点燃。
然后，
让我安眠。

(译自《希望不大》)

转瞬即逝的蝴蝶

致拉菲尔·帕拉西奥斯

现在很年轻而且在老地方
不觉得自己是外国女人
这会令人神往；不必忧伤
满怀信心地看着
那双被雨水与哭泣
打湿并垂下的唯一的翅膀。

叶子渐渐落下
风在金色河流的明镜前
准备着在枝条间

最后的漫步

而那些枝条同样将失去翅膀
和它们已经熄灭并冷却的金黄。

我独自在孤独的家里。

一支歌传到耳中。

这是一个信息，
传递着春天和希望
爱情与光荣。

岁月流逝，斯芬克司
已被破译，用处在
生命界限背后的爱恋的双唇
说着什么光辉的事情。
从林间传来一阵音乐的回声
这音乐充满我孤独的家
我独自在家中。

外面，雪花——

很明显，有一天会死去——
在缓缓地下。

在颤抖的河中已没有蝴蝶。
死神从树木中间走过
它银色的气息将树木的外衣
剥去，使他们静止并变得
僵硬：他们是冬天的僧侣，
在举行令我们
震颤的一种奇怪的礼仪。

美的东西已经死去。
或者在安睡。冻结的蝴蝶——
不，是她们的翅膀，
笼罩在睡着的草地上。
我知道有一天——我将不在——
会降临新的春光。

(译自《樱桃巷的诗篇》)

赵振江 译

阿卡西娅·乌塞塔

阿卡西娅·乌塞塔（Acacia Uceta Malo, 1927-），生于马德里，最初从事绘画，但很快便转向诗歌创作。主要诗作有《时光的流逝》（1961）、《面对一堵石灰燃烧的墙壁》（1967）、《在每个夜晚的后面》（1970）、《在星星的南面》（1976）、《昆卡，活的岩石》（1980）、《亲密度》（1983）、《水之树》（1987）等。她的诗作曾在马德里、穆尔西亚、巴伦西亚、巴塞罗那等城市多次获奖。此外，她也从事小说创作，作品有《十五岁》（1962）、《一只如此孤单的蚂蚁》（1967）等。

为 了 人

我要为人歌唱，
只为人歌唱。
胆小鬼，用蜡封住耳朵。
冷漠者，请转过肩膀：
我不会因此而不声不响。
我不会沉默，哪怕
你们向我的眼中撒下玫瑰的花朵。
倘若不是为了无依无靠者
便无法找到云霞和山峰

从尘埃中站起并使它们失去峥嵘。
为了将目光还给盲人
愿熄灭所有的明星，
为了给伤心者一线希望，
或者，只是
为了给世间最卑微的人
一分钟的快乐时光。
只有人，
只有人对于我至关重要：
他无限的空虚，
他交织在一起的无畏与恐惧，
他充满询问的灵魂
总是遭受怀疑的打击，
身陷问题的锁链
却无法找到答案；
他的处境艰难
在虚无与上帝中间，
他软弱无力
无法拒绝内心的伤感。
只是为了人，
为了我们，兄弟们，思想者，
失眠的人和受压迫的人，
我将继续不停地
敲击紧紧封闭的门。
我将继续请求
以所有陌生的呼叫，
以所有熟悉的姓名，
为了将要到来和已经离去的人，

为了生病的儿童，
为了死去的士兵，
为了生命一开始就死去的人们，
为了胜利者，为了被判决者
在大地上所有的牢狱中。
为了永恒的人
他的命运模糊不清
而且朝向四方
宛似不可改变的十字架一样。
为了他枯萎的童年，
他的纯洁被大家玷污
却得不到任何同情。
为了他狂热的青春
被拒绝和失败所战胜。
为了他像铅一样的老年，
宛若屋檐
将涓涓细流注入半空。
为了这永无止境的传承
迈着犹豫的脚步，向着山峰。
为了这对高度的渴望
我们从来不曾得到它的响应。
为了直到死亡本身的界限
这应当感激的顺从，
我重新高呼自己的请求，
不停地引吭高歌
用千百万人的喉咙。
我要再次谈论人，
谈论我们，众位弟兄，

以开放的多数，
无论时间和种族的异同。
趁现在姿态依然强劲有力，
在这将我等候的坚硬的土地，
在对我一无所知的星光下，
我发现了自己的创伤，
是我的同时也是你们的创伤，
像世界一样古老与痛苦，
不知上帝会不会看在眼里，
是否能发发慈悲能将它治愈。

荒 芜

那是对一切繁茂
和春天的准确的否定。
一棵苗条的山杏
汁液在昏睡，没有开花的可能。
那是粉刷过世界，向西方张望，
没有藤蔓，没有巢房，
永恒的白色，
笼罩土块和忧伤的目光。
在人的身上找到一种合乎逻辑的思想
失败在他苍白的脸庞。
被失败和羞怯伤害的角落
和他几乎年少的躯干一起弯屈，
他的双眸充满忧郁。

一个得不到回答的“为什么？”
使他红得出奇的双唇瑟瑟颤栗，
在宛似画出来的水果
一样的早期的怀里，
在美丽、温柔、滑润的腰间，
没有任何许诺的痕迹……
他向来就知道
这个世界属于女人和男人，
属于雌蕊和雄蕊，
属于雌性和雄性，
属于谷穗和茁壮的昆虫。
他从来就知道
自己是铅锤，落向深渊
落向那道将两个范围分开
而又不属于任何东西的细细的线。
有时，他会觉得
自己像脚下整个大地的强盗，
继承了成千上万
前人的血脉，
在忍受死亡之前，
愤怒地挣扎在池塘封闭的水面。
双倍盘绕的思想的螺旋
在荒谬的嫁接中
掺混着它们的内涵，
而他们的花朵开得大而无当，
昏暗却又深邃，没有颜色和芳香。
还有时，无言的反感
将他激怒，双手

转向自己
然后落下，像受伤的孢子一样，
寂静而又脆弱，
在自己景色冷漠的荒原上。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来到那条小巷。
坚毅的微笑闪耀在他的面庞。
宛如一个无目的的淘气的天使，
将昏暗中的十字路口装璜
恰似一个不可思议的天才的画笔一样。

遗 言

作为母亲，我像人间所有的母亲一样，
愿为我的孩子们留下遗言，
在这陪伴我的小小光明
彻底耗完之前。

我在你们面前留下
上帝的伟大和他清澈的黎明
让你们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前
将双眸沐浴在其中。
我献给你们孩子的欢乐
当他们每天下午走出学堂，
将充满承诺的靴子
踩在金黄的落叶上。
我留给你们

笼中老虎的目光
为了让你们找到明确的界限
人从那里开始失去度量。
为了爱情，我只给你们
玫瑰燃烧的激情；
但并不使它抛弃针芒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它纯净的清香。
为了渡过无底的深渊
我只留给你们彩虹的桥梁；
为了穿越辽阔的沙漠，
(我劝你们永远不要轻视
那泪泉可靠的流淌)。
对星期天忧伤的下午，
当你们感到对鸟儿的羡慕，
请让儿子坐在你们的膝盖上，
把爷爷的故事对他讲。
倘若有一天为了庆贺胜利
你们弄翻了灯光，
请想一想谷穗的功劳
在最平常的谷粒中收藏。
最后，我将这冒着烟的火炬
放在你们软弱
但尚无污点的手里，
我在自己最深的根中将它点亮
为了使你们在内心
失败的伟大的黑夜里
找到它的光芒。
因为我很吃力地

登上这生命升高的层面
并挺直自己的身躯
侧身向着世界，面向上帝，
我了解那些孤独的道路
它们等着我重新回到阴影里。
因此，从这里，从这中间的
和我所处的完整的时刻，
我为你们签署这遗言
并将云雀与明星的流动
倾注在你们半开的圣杯中。

唯一的回答

我只要这些玫瑰。
我只能吻这些玫瑰，
她们无限的美丽
开向一堵石灰燃烧的墙壁。
她们奉献的芳香
没有任何条件，
她们向众人敞开的生命
没有任何问题。
在这些玫瑰花上
我愿支撑自己的双手和眼睛，
愿我的黑夜窒息在她们的颜色中，
我愿在她们清洁的露珠上
熄灭燃烧的渴望。

我愿站立在玫瑰花上，
我愿开脱这么多的悲伤，
这么多恳求的狗的眼睛，
这么多的泥土渴望着芳香，
这么多的手充满着欲望。
这些没有知觉的玫瑰，
不会痛哭想象中的死亡，
不会和我一样，看到丰茂的年华
便发现了自己青紫色的形象。
她们在优雅短暂的瞬间
掌握着永恒的关键
在褐色的土地上
展开自己的花冠并毫无怨言。
此时此刻，就在今天，
我愿整个倾倒在
她们完全胜利的足旁
并最终承认巨大的错误：
既惧怕生活又惧怕死亡
将痛苦带给欢乐
又将欢乐带给那抛了锚的忧伤。
在她们伟大的真理面前
现在我不能
在怀疑中揉搓希望，
不能用水做佳酿
用泥巴做面包
也不能将爱情关入笼中
像一只鸟儿一样
当它要在高空展翅翱翔。

在这些新鲜的玫瑰旁，
我的整个青春像铅一样
并落在我手上
宛似空空的巢房，
使我摆脱了它贫瘠的重量
宛似一颗岩石般坚硬的泪珠
挂在我的枝头上。
今天的傍晚不同以往，
拥抱着这些玫瑰，
我感到如此巨大的力量
为了前进在自己的生命上。
在任何书本，
在任何慷慨睿智的声音里，
我从未遇到过如此简明扼要地
回答了我所有燃烧着的问题，
如同这玫瑰描绘的纯净的话语
它们平静地摇动着
面对一堵石灰燃烧的墙壁。

爱字三咏

1、爱上帝

我爱照亮窗户的光明
每天在光明中向你致敬。
我用朴素的花表示尊重你

当我走过时她献出自己。
我在天真中发现你的恩惠
它重回老人的眼神，
又在死亡与梦的遗忘中
发现了你的善心。
我在寂静中看到了你的力量
而你却在寂静中将“神秘”收藏。
你的意志存在于悲伤里
人们便用悲伤将你寻觅。
在我周围辽阔的宇宙
和阳光下几乎以胜利者的姿态
站立的草屑之间
我经过时，你便出现。
当我要在
通向“黑夜”的街头转弯；
当我想逃避，你便将我阻拦
用孩子般热情的笑脸
或充满麻雀的屋檐；
当我表示自己的手上没有希望，
你便来到我身旁。你的形象
支撑了这份“爱”，而这“爱”将我解放。

2、爱父母

我靠近你们的身边
像汁液流到新的树干。
以意想不到的轻微颤动
你们的双臂感受到我的体重
而你们与死神的约会便被推延

当你们双重的形象
映入在我双眸小小的明镜。
生命的界线
从出生那天就被划定，
在时间模糊的地图上
它被我的存在延长。
在我纯洁的花枝前，
你们将古老家族的口袋抖动，
以天真的热情
想把美丽的东西放在我手中，
然而只找到了
几个前人的可怜的生命
和一向被大家
揉搓的痛苦永无止境的流动。
为了保护我温柔的黎明
你们仅仅找到了
极大的爱与牺牲。
你们舍弃了春天
为了用你们干枯的叶片
为岩石小路铺上地毯
当我经过时，世界使它笔直向前。

3、充 分

致恩里克

这爱情的酒杯，我们
每天要用它消除无限的渴望；
这血液与儿女凝结在一起

我们想让他们在我们的身躯上耸立；
你给我在餐桌上放好面包
我用亲吻为你解除疲劳；
这我们共同感受到的痛苦
在工作日可悲的结束中
失败或取胜，
并将我们多汁的玫瑰
纯洁生长的快乐
置于古老风景；
所有这些在我温暖的腹部
汇合的生命的泉涌
和你用来在地上
牵动我们爱情之旅的臂力
为我们缔造了关键的一环
它将使我们接近
永恒的界线。
当永别的时刻
到来，
要想撒手
让这不可分解之融合的云雀
永远离散，将是何等艰难！

写给年满十四岁的儿子的信

儿子：
你给我向上长。像一棵树一样。

让你垂直的血液，上升
到你小伙子的纯洁的眼睛；
你重新将希望入账，
你将它从我倒下的枝干上取下
心安理得地
献给用喙吞噬的时光。
你宛似杏树在清晨醒来，
像从来没有黑夜一样，
很难和你谈论阴暗的河流
它们将不知不觉地在你的血管里流淌。
你面对新的航行，
渴望着无限的爱情，
我不能奉献我古老的帆船
它们曾品尝过那么多的暴风。
因为你要证实自己，独自
用每个话语，每个行动，每个表情，
承受你清白无辜的痛苦，
用你的恐惧
支付你长大成人的激动，
看到自己重复地
反映在钢铁镜片构成的世界中。
亲爱的儿子，因为正是这样，
从你出生的时刻起，
就是这自立于
世界的英雄主义的方式，
要深深扎根，无论雨骤风狂，
要让花儿在坚硬的土地上开放。
你要将这温柔的火焰——

它昨天曾在我的怀中颤动，
收藏在你的目光
以便点燃你每天的信仰。
因为我想让你永远知道
今天给你写信的这个泥做的女人
看到你在眼前出生
便感到自己升上了顶峰，
渴望你在永远完美的身上
保存你最初的脚步，
游戏的幻想，
当生活要求你接受她时
要像占有亲人一样
没有春天的假象。
至于我，我可以对你说
我还保留着童年的信息
就像一颗永恒的星星
被囚禁在前额不安的水上。
我的双手——你已看到——
像所有的手一样，
用同样汹涌的动脉
渴望在柔情中流淌，
用同样的空虚
期盼不会出现的奇迹，
我只有在你出生的那天
忘记了你是一个男人
但另一个男人使你呱呱坠地，
将你置于一个世纪和一个日期，

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今天我倾听
黎明的骏马在敲打你的窗户
用它们闪光的四蹄。
青春通过无限的喧嚣的急流
来到了你的门口。
她会使田野开遍虞美人
和你一起寻找小径，
爱情会像孢子一样跳出
同纯洁而又吃惊的你相逢。
你几乎没有时间
将自己童年的酒杯净化，
你应保存清洁的水
以备解渴之用，
当宛似有一堆篝火
燃烧在胸中，
为了你的荣誉，它会使你
有一个儿子，与现在的你相同，
也有我给你写信时这个年龄，
当千年的血脉之花
开在你年少的眼睛。

（译自卡门·孔德编《西班牙女性诗选》）

赵振江 译

克里斯蒂娜·拉卡萨

克里斯蒂娜·拉卡萨（Cristina Lacasa，1929—），生于巴塞罗那地区的塔拉萨市，其祖辈是阿拉贡地区的名门望族。幼年时期是在萨拉戈萨市度过的，后迁居莱里达市至今。在巴塞罗那大学获心理学硕士学位。她的诗作曾多次获奖并被翻译成英、法、意等多种文字。主要作品有《隐蔽的声音》（1953）、《石碑上的手臂》（1958）、《原谅黑夜的光明》（1961）、《用高擎的汗水》（1964）、《生与死的诗篇》（1966）、《将橄榄树像明灯一样点燃》（1969）、《是时候了》（1971）、《水涨时》（1977）、《旅行》（1981）、《希望的枝条》（1984）、《寂静的高潮》（1990）、《没有障碍的瀑布》（1993）等。此外，她还著有短篇小说集《无马的骑士》（1979）、《没有笼头的马》（1981）和《在彩虹中心》（1986）等。

观 池

灵魂刺痛着我
宛如一道伤口淌着血滴。
那个傍晚，在水流的明镜里
我凝视着自己。
可我看到了一双疲惫的眼睛

注视着深不可测的神秘。

从笼罩在晚霞的薄纱
那布满鬼影的屏幕，
从水影中的琉璃，
眼睛睁得很大很大，
贪婪地看着我，
似乎从未与我相遇。

它们更幽深地，
宛似阴影中的阴影
从远处将我张望。
那是我自己的眼睛
想触及我的心灵。
我的心灵
宛似一道巨大的创伤
痛苦地绽开着
鲜血流淌。

夜 时 辰

夜是一朵硕大的雏菊
缀满时辰的花瓣。
黑色的花瓣沉默无言
我将它们一片片
采摘下来并赋予风

用双手的芬芳浸润它们
并在上面留下了
几分忧虑，几分希望，
几分陶醉，几分梦想。

风儿带着它们
直上蓝天，
或裹挟着它们
拍打崎岖的地面。
我自身的肌体啊，
可怜的花瓣！
它们总是任凭风吹
在笼罩着雾的神秘
未经跋涉的道路面前。

夜是寂静与阴影
不断增长的海洋，
生于短暂的岁月
那傍晚的霞光。
在每一个退去的潮头上
跳动着一缕叹息，
一声告别，一个思想。

夜是一艘巨轮
我们规矩地
登上它航行
并在不知不觉中
驶过一半湍急的流程

这河流就是我们
所说的“生命”。

你 走 了

你走了，只是
让整个房间
充满了你。
暗淡的沙发
依然保存着你的体温
我的双眼珍藏着你双眸的亲吻。
一种无声的爱抚
只有空气清楚……

你走了，如同白昼
远去，随身
也将蔚蓝的空间带走。

我忧思的晚霞
已泛起
占据了一切
印着你的痕迹的东西。
于是在我的前额
漂着你形影的圣殿，
一朵巨大的云团，
在我苍白面颊的土地

倾泻了一场
怀念和空寂夜晚的雨。

你走了，只在我的目光
留下一个无休止的渴望，
在我的梦想中
留下一个永不中断的梦想，
并将一块话语的裹尸巾留在我的口上……

重 负

我疲惫而归。
几个世纪的重负
压在双肩。
正义的重担
压在两鬓和田。

然而我回来了；
苦闷在步履中郁结，
两脚灌了铅，双唇白如雪，
为了将痛苦面具的火熄灭……
正义，正义，正义
在我可怜的语汇中回响；
平庸的千年墓碑
压在我的胸膛上。

我回来了
带着破碎灵魂的苦涩；
黑夜中的路听见了我的脚步响，
离寂静
和沉睡的田野越远
越背负着更多的死去的希望。

我回来了，
双眼迷失在灰雾茫茫；
在生命与我之间
有一道千百代的屏障，
面孔已化作岩石
心灵也失去了翅膀。

没有人会向他伸出手吗

我时常歌唱，有时快乐有时悲伤。
今天却不想，不想。
现在我不高兴（从前照样歌唱）
尽管在这明媚的夏天
有鸟儿狂喜的啼鸣
果实甜蜜的芳香。

我看见了一个非洲的孩子。
很黑，很黑，连骨头都是黑的。
我看见一个孩子在吃着指甲

像吃普通食物一样。
我看到他的眼睛，非常干枯的眼睛，
大大的眼睛，没有控诉的目光。
这双眼甚至已忘却了泪水，
可怕的天真
依然满怀着希望。

我看见了許多
黑皮肤和白皮肤的孩子，
舔着自己的拳头。
多少孩子没有学校
用极专业的语调
向每一个行人乞讨
为了几枚硬币而争吵
使他们浑身是伤，
这时为了让人想起美、爱与和平
云雀正在放声歌唱。

在散发恶臭的河流两旁
我看到褴褛的衣裳和简陋的住房
在玷污祖国美好的形象；
我看到在近处和远方
(总是紧贴着我的心房)
一场，两场，几场战争
将世界的空气弄脏：
从它们无数污秽的口中
将致命的诅咒流淌。

我看见了世界的大孩子
(面无血色营养不良)
一齐伸出手臂
像鱼儿在
千难万苦的网中挣扎，
在他纯洁的额头上
留下了我们用无数的石块
砸出的化了脓的伤疤。
难道就没有人向他伸出手吗？

1968

(译自《水涨时》)

刘 俊 译

每一棵树都是乐手

树叶是绿色
飞翔的羽翼，
是庇护一切
跳动的天使。

每一棵树都是大自然
交响乐的一名乐手，而我
也在其中扮演着一个
小小的角色。我的乐器

是重复着“爱”的声音、
而爱就是思想、话语
以及将其付诸实践的手臂
就是我的乐器。

天 堂 树

致 C. A. 德·莱昂·蒙德斯

亚洲将生命赋予你；
你如今已来到此地，
似乎有人在从远方呼唤你
使你感到必须
火速返回另一个领域。

二十年来你植根于
我的花园；用淡黄的小花
把春天装点得更加绚丽，
你的花香如此浓郁
令人恍若置身于
微缩的天国里。
你将天堂的钥匙赠与
众生：于是常春藤
便紧紧拥抱着你的躯体，
它强劲的手臂
宛似箍紧的螺旋，
如此的霸道

在亲吻时竟然不让
生命的汁液流淌在你的血管里。

稚嫩的你，终于不堪
忍受这粗暴的纠缠。
你曾将荫凉、美丽、爱情和芬芳奉献
可你又回到了天堂的乐园，
在那个王国里你是分享者而不是下属，
再说，那也是你名字的来源。

雪 绒 花

致隔世的何塞·维拉塞卡^①

她闪烁着洁白，就像
目睹她出生并将她遮护的温床。
以轻柔、细致的爱抚
回报热情触摸她的手掌。

尽管她很美却从不炫耀；
多姿多彩的花儿，在雪中
将自己的生命支撑。

凝聚的光芒是她脉搏的跳动；

① 我的挚友因为酷爱雪绒花，曾向我索要关于此花的赞歌。然而不幸的是，不久他竟猝然离世，使我再无机会向他表明我的友情和对这白色小花的敬意——原注。

从那里现出一道彩虹，
那是从白色中涌出的彩色喷泉，
你在那里有自己的王位，
高贵的雪绒花啊，纯真的星星。

枣 椰 树

致卡门·阿吉拉

枣椰树，绿洲的信使
在宣扬自己的使命：抵御
最凌厉的阳光的刺击。
无论是轻轻摇曳
还是静静挺立
她丰姿绰约，尽管身躯粗犷，
依然是一个奇迹。

在干旱的沙漠抑或在潮湿的土地
枣椰都是避难所和旌旗。
展开的扇叶是她头上的冠羽，
沙沙作响的树荫
慷慨地净化着空气。
她将自己的门户开向一切憧憬
并将实惠的椰枣无私地奉送
那上面凝聚着甜蜜和爱情。

如果我们抱住枣椰的树干，

她会将我们带进天堂的门槛。

柳 树

我们将竖琴
挂在柳树梢。

——摘自《诗篇》第 137 节第 2 行

致何塞菲娜·伊斯格尔多

柳树将她的长发飘向太阳，
雨水是一滴滴眼泪
滑落在她憔悴的叶片上。

柳树会唤醒记忆
让昔日的花甚至果实
再现。回答一切
孤独、痛苦或思念的怨言。

让人们将竖琴挂在她的枝条上
让歌声和音乐在那里荡漾。

在流放中她是甘泉与慰藉，
是希望的楷模与辉煌，
尽管柔弱细小，却象征着

使一个坚忍不拔的村庄
对命运充满信心的力量。

(译自《没有障碍的瀑布》)

罗晓芳 译

谜 的 阴 影

致赵振江

我从谜的阴影中诞生。我在憧憬
与希望中成长；人们多次为我
剪枝，因为它们总是渴望陶醉
在空气和许诺的天空
而绝不顺从。

多少春天有新芽萌生，
年轻的树木力图将自己扩充，
它稚嫩诱人的光辉
敢于昂首挺立，
善于从粗壮的树干搏击强风，
尽管对修剪总是有敏感的反应。
多少花儿落了
未能将自己的计划完成，
它们结出的果实

或许是又酸又甜
然而却充满了生命。

但我的根系依然锲而不舍
哺育这谜的阴影。

赵振江 译

蒂奥尼西娅·加西亚

蒂奥尼西娅·加西亚（Dionisia García, 1929 - ），生于阿尔巴塞特省的富恩特-阿拉莫。在穆尔西亚大学获罗曼斯语言文学硕士学位。从1970年起，在该市定居。主要诗作有《镜子上的哈气》（1976）、《赞歌》（1978）、《记忆女神》（1981）、《永久的声音》（1982）、《间奏曲》（1987）、《公开的日记》（1990）、《话语知道》（1993）、《经过的地方》（1999）等。她的散文作品有《秋天的思绪》（1994）、《漫长的告别》（1995）等。

在 公 园 里

公园的长凳上
疲惫的人伸展着躯体，
阳光轻抚
沾满灰尘的外衣。
双眼半睁半闭
微笑着喃喃低语，
只为然后
再恢复脸上的笑意。
不时做出一副怪相
又在哈欠中断时

将五官缩在一起。
寂静就是见证；
游人谁也没看见他，
谁也没听见他无声的自语；
只有黄昏
将那毫无活力的捕获物
笼罩在自己的阴影里。

永恒的丁香

一想起，有一天
我会看不到园中的丁香，
在温柔的爱抚里
我会闻不到泥土的气息，
在阳光明媚或雾气迷茫的清晨
也捕捉不到华丽动人的言语，
我不寒而栗。

我见到了朋友们；
我感到了亲吻他们
这样拥有他们的渴望，
因为这亲吻
不会出现在以后的时光。

我不愿相信
在那黑夜

即将过去时
丁香会失去踪影；
它们应该存在，
因为我同样不清楚
在我身旁的某个地方
是否有一些事情
我无法触摸
但却是永恒。

逃 向 黎 明

那天拂晓没人看见你；
我拾起枯萎的雏菊
当它们从打碎的花瓶中落地。

失去了回归的光环
那空白时时刻刻在加剧。
现在你的话语在将我激励；
它们那草草写出的字体
在旧日历页片上呼吸：
那是纯真的符号，那是提醒，
那是最终告别的标记。

我在你睡觉时编的草帽辫儿，
你为何抛进池水，
令我遗憾的是你没有说明原委。

我害怕进入你的领地，
遥远的被分享的时间
已将那个地方占据。
在那里我会知道，有一天
当我寻找你的目光时
当我拾起夜的寂静
和你引起的绝对孤独时
你将归来
还是留下永久的空寂。

(译自《放歌年代》)

卜 珊 译

罐 泉

乌鸦和它的叫嚷。圆月挂在天上。
泉水快乐地跳荡
在我们的手上，在我们的面庞，
使我们更加漂亮。

泉水日复一日地奉献
使我们感到纯贞和欢畅。

我找到了那个盛水的地方。

傍晚时，只剩下了月亮。

在那些夜晚

我驱车从林荫路上驶过，
街灯与红绿灯交换着颜色，
我不禁回忆起那些乡村的节日，
宛若幻梦岁月里的欢腾快乐。

那些闪光和腰肢的夜晚，
喜形于色，舞姿翩翩，
如今又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非同小可，因为生活总是一种享乐，
一种天赋，当然有时也有不幸相掺，
不过就是光明也会伴随着黑暗，
一个微笑便会打破最苦涩的寒酸。

如 果 可 能

倘若我不再回来
请你们撕毁那些信函。
我保存着多少事物，
因为我还活在人间。
或许有某位朋友

在献诗中
询问
他的诗篇。
我们曾经在一起
那些幸福的时刻，
那最后的夏天
在那有阶梯的大海的房间。

开始的景象

你不要问我到了哪里。
在某个傍晚，道路或许会关闭，
要么会将我们引向幸运之地。

岁月在逝去
但无法避免失迷，
有许多事物不合情理。
请接受
又一个工作日
没有结果的消息；
已经是九月，
它永远作为开学的月份
接受我们。
城市在欢迎：
广场上的鸽子更加干净。
街道想我们呈现开始的景象，

但由于单调，它会慢慢地失踪。

西西里亚的茶碗

双唇停在了它的边缘。

这是个美丽的茶碗：

玫瑰花的图案，

镶着金边。

咖啡的芳香，似熏衣草与薄荷，愈加浓烈，

碗的深度使然。

我一朵一朵地看着玫瑰，

色彩和造型，

令我喜欢；

尤其是知道了他人的双眼

曾在这里陶醉，

他人的双唇

曾品尝这里的内含。

在桌面上它只是一个器皿，

并非为了装点。

但它后面确实双手

双唇

双眼。

或许是最后的吮吸，

最后的慨叹，

或傍晚的厌烦。

一个男人的身影

晨光在召唤。

夜晚的声音锐减。

窗子上

一个男人的身影时隐时现，

我几乎可以看出他的沮丧悲观。

他在哭泣？

我们的洞穴之间有距离；

街上一片沉寂。

苍穹陶醉在自己的伟大里。

心儿在跳。

我无法抛弃这独居，

在此陪伴远方的影子，

直至梦终于战胜了我自己，

黎明时我又醒来

将夜里发生的事情寻觅；

窗子上还有一丝光的痕迹。

卖画的姑娘

中午的街上
尘埃
和那个作画的姑娘。

她随意涂抹，
一会儿是挂驹的马一会儿是棕榈树。

半祈

半求

半售。

在布拉内塔的一个地方，面包还是一种什一税
——几乎无人交纳——人群混杂在一起
带着鸽子的出身挤来挤去。

卖画的姑娘缓缓地献上自己的作品，
与此同时，阳光在行进，变老，
暗红色的上苍保佑着我们。

洗 衣 女

沿着漂白土的道路行进
向着水罐
向着盲目车水的骡子

和运送

亚麻布的锌制的大盆。

双手水花飞溅，

骡子捂着双眼，

四周单调不堪。

女人和她们伤心的故事。

衣着洁白。

几乎和水车永不分开。

清洁的空气。

寂静的回程。

紧张蓝色的天空。我的手上是寒冷。

（译自《公开的日记》）

快 照

我拉着父亲的手臂，走在优雅的林荫道上，

去找一位朋友，并终于与他相见。

那是春光明媚的三月，一个摄影师

走到我们身边，准备留住那个场面。

我们穿着长长的大衣，脸上挂着微笑，

对生活的基本享受

永远被体现在黑白之间。

阿尔卡拉之门当时是主宰

它表面上的灰色与玫瑰

被纯贞的气氛包围。

三十余年过去
我又驱车经过那里，
石头的拱门已经变黑，
它那骄横的光辉曾无坚不摧。
我去看望那位年迈孤独的朋友。
这是个不安的春天，
摄影师已经不见，父亲也不在身边。

掌 灯 之 人

给我们开门的人
皮肤已经枯萎
带着另一个世界的表情。
我们走向客房
它朝向四面八方。
那人站立着
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借着照明的灯光。

我们早知道有一个淹死的人，
一个漂亮女子死去
当她倒在桅杆旁。

都说灯光不能发出信号

因此掌灯人沉浸在黑暗中：
他在黑夜里寻找漂泊的船只，
昏迷中还在将那女人提醒
在水上要向他靠拢。

风 景

平静的时光，
小山后
傍晚的夕阳，
年迈的橄榄树
为平原筑起屏障。
墙壁坚固
包围着房舍，
保护它的是平和的上苍。

为了将无垠尽收眼底
目光
在坚持不懈地眺望。

(译自《经过的地方》)

赵振江 译

玛利亚·维克多里娅·阿登西亚

玛利亚·维克多里娅·阿登西亚 (María Victoria Atencia, 1931-), 出生于西班牙南方的港口城市马拉加。她最初的兴趣是音乐与绘画, 后来转向诗歌。她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和罗马尼亚文。1997年她获得了西班牙国家诗歌评论奖。2000年她获得了安达露西亚行政区颁发的贡戈拉诗歌奖。她的主要诗作有《湿漉的土地》(1953)、《艺术与分支》(1961)、《英国人的小溪》、《马尔塔和玛利亚》(1964)、《梦》(1976)、《平静的威尼斯》、《路灯漫步》、《赞歌集》(1978)、《贝尔维代雷情简》、《两脚规》(1979)、《当然的比例》(1981)、《基督降临节》、《顽皮》(1983)、《帕乌里纳或水之书》(1984)、《墓志铭》(1985)、《在火焰中燃烧》(1988)、《诗选》、《石船》(1990)、《不速之客》、《桥》(1992)等。此外, 她还有大量的诗歌译作。

港 湾

致碧露特·希普利瑶斯卡伊黛^①

我听见甲板上的钟声:

① Birutė Ciplijauskaitė 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 诗人, 学者, 翻译家, 在女性诗歌研究方面尤有建树, 曾对本书的编选鼎力相助, 1999年曾来北京大学讲学——译注。

九月正好航行，一只帆船
呼唤我登上小岛，
或住进缓缓漂泊的屋中。
是谁与水手们一同出航？
是谁在将我的家具轻轻摇荡？
港湾啊，请在这傍晚将我收留，
请用羊毛围巾裹住我疲惫的肩膀
或将我带进海洋中的橡木小房。

罗晓芳 译

姑 娘

在不安的双手与滑利的手指当中
你拿着一个杯子，里面充满透明。

你能歌唱天空、爱情和星星：
一切都在你美丽的双唇获得新生。

你会在梦中发现生活，它那么
温柔地跟随着你并向你露出笑容。

你会在五月与九月中
最意外的一天惊醒
并面对惊讶将自己衬裙的花边抖动。

那时你会将充满
自己的极紊乱的世界搅动；
一道光明将沿着你的眼睛喷涌。

泉水将沿着你的脖子流动
当鸟儿在你的血管中飞翔
你诉说着爱情。

赵振江 译

爱

当一切悄无声响，
我回到孩子
睡着的摇篮旁
他将双眼
紧紧地闭上
就连天使的金币
也无法进入
他的梦乡。

从前终日
不离的玩具
丢在手边
温柔的斗篷，
探头在

散乱的床罩
中间
体验着
我已陌生的情感。

那曾经与我
血肉相连的人儿
与我的距离
一点一点地上升；
但这却使我
既伤心又高兴
因为循环已经完成
他也踏上了爱的征程。

赵振江 译

在逝去的人们中间

在逝去的人们中间，比任何时候
都充实的我，走在林荫道上。
春天抚摩着我的皮肤
宛似向我通报即将到来的事物一样。
大理石与橙树，一只蜜蜂的声响，
还有一种寂静，惟有
生死之交的一刻与它相像。
我要将水仙留在此时此刻的后面

并让互相交织的名字触摸它们的花瓣。
外面的空寂笼罩着
那座渴望的城市，面对它的光芒
我找到了生命准确的内涵
就像完全打开了一本书的护栏。

罗晓芳 译

愤怒的日子

为了疑问和哭泣的爱神，
让天使降临并拖着我与她相逢！
让他的视线伸向崇高的苍穹，
或在翅膀下隐蔽美丽的面容，
他雪白的匕首一定要深入我的腹部
而所有的墙壁都要印上我的血红。
破碎的心被囚禁在铁栅栏里：
在黑夜里恐惧唬住了感情。
谁最终将这样的疯狂还给尘埃？
谁将这样多的恐惧与痛苦带给阴影？
谁会使爱神点燃的身躯解体
既然世上只有天使的面孔？

赵振江 译

坚硬的面包

失眠饮尽最后一滴的我。
张开的双臂逃向广阔的农田。
了解什么样的苦闷酝酿了我的诗篇。
用痛苦而不是眼泪将我的衣裳扯掉。
咬着他人自私坚硬的面包。
使我窒息在充满内心的激情里。
从人们每天献给我的戏剧中离去。
用一个霜的项链将我的冷漠点燃。
将生绣的针插在我的针插子上面。
粉碎在太阳穴上将我称量的时间。
用这强加的重量使我沉没。
等候那胆汁喷涌的时刻。

赵振江 译

旅 行

这是我的家园，但记忆中的一切
都已陌生。时间会使最熟悉的事物
改变自己的光泽、形状和面容。
旅行赋予了我不同的形象，

对以往珍惜的事物已不再欢喜若狂：
一只大鸟的翅膀为房间垂下昏暗的幕帐。

我将收回目光，漫漫地
靠近并一本一本地抚摩我的书脊。
我将抚摩青铜的钟，
看它是否具有生命需要的寒冷。
我愿以自己的眷恋
开启它的生命之门并将它沉睡的柔情唤醒。

罗晓芳 译

曙 光

倾斜在
大理石上的曙光
你掠走隐蔽情人们的幕帐，
吮吸你的乳房
将是在梅迪契^①家宴上
最后一口的品尝。

① 梅迪契家族在历史上曾长期统治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是意大利非常显赫的家族。

夜 晚

躺在过梁上，后颈在
遗弃的拱门上折服了梦。
太阳穴在手上寻找支撑
短暂和美在为她而竞争。

在时间的彼岸

遵照爱情要求的顺序
她写下了永恒的语言，
有些——无疑已失去了光泽——
会在纸张或大理石上流传。
她热爱真与美。
为此而献出了生命。
很久以前——我们知道——
她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中。
她是教徒：只是躯体在梦境。
三圣一体啊，请将她收容，
她至死还在呼唤你们的圣名。

赵振江 译

(以上均译自意大利西班牙双语选集《准确的话语》)

碧拉尔·帕斯·帕萨玛尔

碧拉尔·帕斯·帕萨玛尔（Pilar Paz Pasamar, 1933 - ），出生在加的斯的酒城赫莱斯。1957 年以前，一直生活在马德里，曾在大学预科学习。1957 年结婚后，便移居加的斯至今。她于 18 岁（1953）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玛拉》，由卡门·孔德为其作序。1954 年出版了诗集《日安》；1955 年在巴塞罗那出版的《多彩的爱情》获得了“青春奖”；1957 年在马德里出版了《简化的海洋》；1960 年出版了《阿克拉腊万》和《孤独，我和你在一起》；1967 年出版了《静止的暴力》。她的诗集还有《巴别塔及其它》（1982）、《夜莺》（1995）、《加的斯贵妇》（1996）、《食橱》（1997）等。

从我喘息的地方

远离这自家的海洋
宛似芳香的面包，
母亲的雨露和岁月朴实的忧伤，
远离这海洋，宛似一个孩子
带着他宁静天真的可爱，
远离这餐桌，我的意识在那里呼吸，
我的双肘支撑在桌面上。

宛似母亲用目光携带着儿子
依然是空气，鸟儿，
微风，假定，思想，
怀着一个红色时辰粗暴的沉重
它使我的生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融入一个无休止的声响。

啊，多么遥远啊，离开了那片海洋！
勤勉的面包师，带着具有面粉雅趣的设计，
我的牲畜日常的步履，那就是我的书籍！

然而正是在这里，我放开自己的双手，
极目眺望那可爱的海洋
风儿十分温柔的脚步在那里滑翔。

是的，我在这里，但却不是那个人
沐浴的早熟的月光，燃烧的锋芒，
不是他在石灰和潮湿植物铁质的叶片下
用昏暗的手抚摩我心灵的地方，
我试图在某一天
给他一个惊喜，但却是痴心妄想。

(译自《日安》)

致 友 人

如同我要告诉你的那样，
最好什么也不要问她。
我给你写信，一如既往，
在通向海滩、风尘仆仆的温柔的路上
那里——你十分清楚，
一切都像水一样平常。
约拿^①，拉撒路^② 在这里；
还有麦苗，春光……
清晨是小小事物的幻想
将子粒脱落在时间上，
奇妙而又洁白
宛似又回到童年的时光。

没有别的路，应该回到她的身旁，
沿着梦的边缘，面对着声音，
永远不要询问什么在我们的后方
也永远不要靠近那围墙。

什么也不问她要简单得多。

① 约拿是《圣经》（《旧约》）中的十二个小先知中的第五名。因不服从神谕，乘船逃走，神让一条大鱼将他吞入腹中，经呼救并许愿，神才让鱼将他吐出。

② 拉撒路是个乞丐，是耶稣的朋友和学生，死后第四天耶稣使他复活。

根本不存在迷宫，我们也不需要
阿莉阿德尼^① 指引方向……

倘若我们处在她的手掌，
处在最简单的叶片，
或许还要简单，
干脆沉浸在她的语言！

（译自《简化的海洋》）

迁 徙

伙伴啊，当你看到我倒下……
请扶起我并让我高飞猛进！
行进中的人民，走在沙漠里
又无处可以栖身，
寻觅粗犷
真实的“吗哪”^② 的人民，
对生命攸关的陋习
感到厌倦并逃避的人民，
将教堂与钟声抛在身后的人民，

① 阿莉阿德尼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公主，她用线团帮助雅典英雄忒修斯逃出迷宫。忒修斯将她带到那克索斯岛，并将她遗弃在那里。后来她嫁给了酒神狄俄尼索斯。

② “吗哪”是《圣经》中的天赐食物。

身着粗呢并盼望泉水
从孤独的无人问津的岩石中
涌出的人民……

伙伴啊，当你看到我倒下……
请扶起我并让我高飞猛进！

路艰巨而又漫长
炽热得像鲜血一样：
那里有一个许诺，
一座无法命名的城市……
同路的弟兄们
请将我举起，向我伸出臂膀……
上帝已使肌体受孕，
孕育的是希望……

伙伴啊，当你看到我倒下……
请扶起我并让我飞翔！

学 习

我的眼睛学会了将你注视，
它们解开了自己的疑惑。
我的手臂学会了将你拥抱：
它们解开了自己的绳索。
有一天我的恐惧离开了家庭

“家庭便有了安宁”。
我虚伪的平静失去了姓，
你不得不为它命名。
我的脚步失去了方向
我便去按你的门铃。
大风甚至飓风威胁我……
我呢，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诗 歌

我承认，为了你，我曾在字典里
寻觅能更丰富地形容你的新的话语，
那些鲜花、小鸟、飞禽的奇异的字，
当写到你的名字时，我已统统忘记。

我什么也没学到。书籍对我没什么意义，
不过是暗藏之水的温柔的冲击，
宛似涨潮冲上我的胸膛
又像彻底的退潮使我泄气。

我现在的语言仍是我往常
所期待的语言，我的希望也与往常相同，
将你封闭在一种完美的歌声里，其中
存在着那些无法写出的事情。

为了更好地说出你的姓名，我召唤

世上所有的春光，它们的确存在
当我的嘴永远地扎进大地，
并能居高临下将你歌唱。

然而即使这样，我仍以这无用的方式完成了你，
我以这畸形的方式不慌不忙地
编织爱的地毯，我让自己的身体躺在那里
当这任务已经完成并向外溢。

我遵从你敲打我的残破的声音，
那些无法预见的花朵，你的造访与逃避。
让我以力所能及的方式称呼你：
“永远无法占有的东西”。

(译自《食橱》)

赵振江 译

创 世 纪

“上帝啊，那份晶莹，
那份透明……”

——J. R. 希梅内斯

在开始之前，就是说，从一开始，
便有了你的飞翔。

在一切开始之前，
你便振翅高飞，以优美的姿态盘旋。
从一开始你便腾空
飞起，没有岁月的标记，只有永恒的飞行。
除了飞翔，你还让双翅携走宇宙中流动的气息。
当一切初创，万物皆生，
你已与它们同在，包容了天地，
你沉浸在一片完全湛蓝的透明里，在万物中孕育。
你上下飞舞，永恒而透明，
你纵声高歌，准确无疑！
尽管无须给音乐添加任何音韵，
然而你的歌声令人欢愉
并为造化的和谐奉献了诗句。

早 祷

一只孤独的飞鸟将整个宇宙唤醒。
一声啼鸣便解开了纠缠的线团，
在内心的航船上，在胎儿的姿态中，
最初的歌声在回荡，
晨起的水车在转动，
从深深的井底，直到唇儿一般的井栏，
圣歌如流水般喷涌。

为了你，风儿早起，
种子从母亲般的土地上站立起来；

三叶草争着探出了头，
一根根枝条舒展了自己夜晚的姿态，
野兽感到了阵阵饥饿，
梦想过的人们感到了幸福或不安，
急切的人们早早起身
并提前自己的渴望，
等候你拉开窗帘，
向我们将水、草和面包奉献。

沉陷的阿特兰迪达

我们不要再挖掘那些已被埋葬的村落，
那些阿特兰迪达的废墟，
那些被赎救的酒囊，那些大地的内脏。

母性已吞没了一切，并将其据为己有，
她让它们混合在一起
或像野兽一样将它们摇晃，
把寄生虫一举扫光。
在这里，她的暴怒埋葬了一个天堂，
她那海水般的唾液品尝着灾难，
已无人敢与海底对抗。

伊蕾内^①，神圣的伊蕾内，我的女神，

① 伊蕾内是希腊神话中的和平女神。

我们沿金属的缆索悬在空中，
在龙骨上，船儿向我们献上它的浪花。
蔚蓝色的欢愉便在此时诞生，
让我们在大地上繁衍生息，让我们幸福地生活，
面对着那份美丽，让我们
像那攀缘在石灰墙上的叶子花一样
去寻找它的身影！

泪

不知何时并以何方式，世上的恐怖将我们包围。
世上那些悲哀而又肮脏的事物
使我们的笑容化作惊慌。
刚刚举目将朝霞凝望
准备好了的冷漠的投枪便刺入了我们的胸膛。
倘若我们为了抚平床单而将它拎起，
会撕扯布料的铁钩已悬挂在那里。
倘若我们纯真地决定邀请哪位贵宾到桌旁，
腐蚀的碱水却洒满在桌布上。
我们刚刚开始幻想
便有人向我们指出——途中的十诫——
那并不真实的信号。
无论表象如何，
在诅咒与天命上面，都会有不祥的星座，
灰色的预言，云雾，寂静，
它们在将归属淹没，

我们将成为等待耕耘的土地，
将感到柔情似洪水般降落，
将听到菲罗墨拉^① 在高歌。

失落的夜晚

你的手将火种
移向昏暗的大地
万物的面庞
因你的出现而欢愉。

——赞美诗

你是热量，热量。温暖的怀抱。
鸟儿的胸膛，丝绒般的羽毛。
为了你的热量，而并非你的光芒，
为了你炉灶的热，而并非为了你的火，
为了你烤出的面包的热量，
为了你的热量，只为了你的热量，热量。
在我的热量中，在我的热量中有你的存在
就像大地拥有滚烫的内脏，
你就是：热量，热量，热量，热量。

① 菲罗墨拉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公主，同胞姐妹普洛克涅的丈夫忒瑞俄斯将她抢去并强行成亲，而且割掉她的舌头，将她关在一座塔里。菲罗墨拉将自己的遭遇绣在一块手帕上投给了普洛克涅。后者将她救出，并将儿子杀死，剁成碎块给丈夫吃。忒瑞俄斯发现后，要将她们杀死。在逃跑的途中，神将菲罗墨拉变成了夜莺，将普洛克涅变成了燕子。

我们连死神都不再惧怕，
我的脸庞紧挨着你的炉灶，
我的双唇紧挨着那火热的调料，
你的面包在厨房里
伴随夜的温度散发着热气，
宛似夜的幽灵
燃烧着从树林中逃逸，
野兽离开栖身之地，
我们连死神都不再惧怕，
墓穴空空，
而我们正落进无谓的惶恐。
根本不是夜，并从来没有夜，
你挥去阴影，将坟墓填平，
你的炉灶不再需要祭品，
灶神或脏腑都无法使你果腹，
关照与烛花也不知你的要求，
因为你是永恒的再生，
宇宙的温度，白昼，
暖人的晨曦，不逝的光明，
在所有的人生，在所有的时光，
无论过去还是当今
你都在奉献热量，热量。

(译自《夜莺》)

卜 珊 译

安娜·玛利亚·法贡多

安娜·玛利亚·法贡多（Ana María Fagundo，1938－），出生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桑塔克鲁斯市，1957年毕业于该市的商业学校。1958年获奖学金赴美国深造，但她很快放弃了原来的专业，改学自己所钟爱的文学并致力于诗歌创作，1967年获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从1968年起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现为该校教授。安娜·玛利亚·法贡多已发表《小舟》（1965）、《岛内》（1969）、《一位死神的日记》（1970）、《有形的时间》（1974）、《光的发明》（1978）、《宛似对风不语者》（1984）等诗集，并著有短篇小说集《梦游的目光》等。

我 的 诗

宛似玫瑰花
一瓣一瓣
赤裸她芬芳的晶莹
纯洁而又无限地
沉浸在孤独中。
或者宛似
内容寂静的呐喊

一缕一缕
脱去我最亲密的衣服
在痛苦的投入中。
这就是
诗中不可估量的“我”
深深地将我开垦
将我净化
使我震颤并化作神圣。

(译自《追求》)

第一次亲吻

洁白的一页
在洁白的双眼之间。
洁白的灵魂。
浪花，月亮，星星，
细嫩的柔棉。
光辉的雪
用你
洁白的双唇
将我
颤抖的双唇遮笼。

风里所有的钟
都化作热恋

浪花

与哭泣的歌声。

你的声音

你的面容

你的梦境

都在我没有月亮的胸膛

在我死去的双唇的波浪。

你渴望的种子在我的荒原上，

爱情啊，我这欢乐

又怎样在我的骨骼中化作悲伤。

我以多少个世纪的疲惫

等候着你的气息

既无原因

又无目的。

爱情

荒漠

悲痛。

(译自《开放的道路》)

诗 歌

她没告诉我，她的水来自何方，

什么溪什么雨或什么海洋，

她在燃烧，是的，宛似山上的雪

奔驰，闪光，

用我的语言自由欢快地跳荡。
她神秘，温柔，羞涩，
有时是痛心疾首的欢畅。
我不知她用什麼羽翼的光芒
令我困惑，痛苦，惆怅
却又心驰神往，
她是我抒发爱恋
那令人震颤的秘密的古琴，
同时又是玫瑰、光明和可爱的姑娘。

(译自《岛内》)

贫 穷

今天一切都是多余，
从宛似亲生儿子一样
在心底编织的诗行
直至最外部的：

双手，
双眼，
胸膛。

语言已多余
我不知为什么
要那么多声音
它们撞击着我的双唇。

我在房间里走动
听赤裸的双脚
轻轻磨擦地面的声响。
我注视着天花板
感到浑身充满箭伤
鲜血曲折地流淌。

我很紧张。

让记忆力逃亡。

将箭钉在怀念上。

但身体已是多余
因为我的声音在寂静中
已无反响；
因为有我数不清的星星

云彩，

水藻，

波浪，

和擦着我双唇的柔和的棉花
向我诉说松软的沙滩，
触觉，
微风，
海洋。

如今一切都已多余
因为我缺少神秘和阳光。

告 别

闪烁着一种不够圆满
不够洁白和不够耀眼的阳光。
若明若暗中可以眺望
路在视线与触觉的远方

（血液在加紧跳荡。
我们走完最后一段小路
时间终于在那里岔开了我们的脚步。

微风轻拂我们双唇的最后
时刻在临近。
最后的空间在临近，躯体在那里
还能嵌入它的光明，
扎根

长叶，
带着春天的绿色歌声充满幻想地挺立
并说所以活着是因为感受到
曲调相同又发人深省的歌声。）

小路分出了岔路。
夜幕降临。
田野的果实就要长出。

春 天

时光宛似一种淡水藻
行走在不了解大海的岩石上，
这些岩石裸露着
并灼灼闪光，沐浴着早春
三月的太阳。

归来，
万象归来
归来万象：阳光的奇迹和生命
诸多萌动产生的幻景的奇迹
重复如常，
到处洋溢着人间万象：
 鸟儿宛如语言的跳荡，
 岩石，
 充满触角的平静的岩石
 鲜花盛开
 一片繁荣景象，
 时光再生的平和
 漫延四方。
 昨日又重现，
 明日和其它的春季
 长满了现时，
 让黄沙充满阳光的淡水

和无限的时间
都不再有历史、不再有未来
只有这突然到来的春天。

希 望

是的，重返我们岛屿的触觉，
我们对时间最初的感悟
并抚摩我们最亲密的街头，
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空间
有我们生命的尺度。
在时光的田垌上
寻找拯救我们的足迹，
它会说我们的行走有自己的方向，
我们的脚步不会随波逐流
而是支撑着我们的热望
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中站稳，
宛似一座岛屿在海洋，
意志顽强的愚者
歌声挺立在颠峰上
确信一切都会持久，
都会有来有往，
水的涌动不仅能抵达海滩
而且也能攀上山冈，
覆盖并保护它
为了它岛屿的全部渴望

(立足于冲突的渴望)
不被全部抹杀
继续矗立在水面上
满怀信心，锲而不舍，自知前途无量
哪怕海滩和山峰在磨损
而最终只剩下海洋，
没有任何岛屿的海洋。

(以上译自《有形的时间》)

承 认

有时北风摧毁最荫凉的平原
刀口很深。
有时锥尖搅动最深的痛处
无须否认。
有时最茂盛的热带丛林
也会像沙漠一样干渴欲昏。
有时路如此干燥，每走一步都会烫脚。
我们知道巡夜是一把搁在脖子上的钢刀。
大家都感到连锁的话语捆绑着我们。
我们看见了跪着的神却又不会将他扶起。
我们都感到了钢铁和混凝土的恐惧。

我们突然感到人们不会将我们召唤
也不会觉察我们消失的面孔。

我们的脉搏将以特殊的形式跳动
并充满柔情，然而却要失去
我们此时此刻获得的共同的歌声；
我们如痴如梦地肯定尽管刮着北风，
尽管有深深的刀口
和埋伏着的寂静。

我们悬空的脉搏将依然是
矗立在大洋上的岛屿迷人的轰响；
今天使我们的骨骼、肌肉
和完美的精力如同往常
因为我们的表情会凝结在空虚
和语言上，
这总是在扬花的诗的语言，
会从页面上抹去
并且无任何痕迹能保留它的形象。

此时此刻我们不会离开这里
尽管狂风肆虐在我们的身躯
并阻碍我们在小路上跋涉的步履。
我们依然肯定，这就是生活，
这胸中如痴如梦的爱情，
这兴高采烈或痛心疾首的语言，
这温柔肩膀的耸动，
这枕上执着的憧憬。

爱 情

是爱生命。
是身旁
伴随我们脚步的回声，
是温柔的表情，
是躯体在我们
梦幻床单上的空洞
和黎明时霞光响亮的寂静。

我们相信她能使我们的生命继续，
能在憧憬的转折处标出我们的足迹，
使我们的生活充满无穷的乐趣。

爱是每人都会写的诗，
是我们的血液在颠峰上的诗行。
是我们对上帝的渴望。

在诗与爱中，
我们昂首挺立，成为那样的人们——
他们震颤成一个人，
将名字高高地书写在世界上，
他们告诉我们战胜时间的语言，
他们肯定生命，与死亡对抗。

（以上译自《光的发明》）

考 古

一艘海轮的船头将自己的收获扎入地里
而一根桅杆摇摆在地球的天空

遗迹在那里标志着步伐
形象地留下自己独特的表情
在岩石上

在金属上
而更朴实地，在洞穴中
白色的骷髅和股骨
在那里笑：

坛坛罐罐的圆形的肚子，
没有旅途上涂抹的油脂
和饮用的奇迹般的水，
在那里默默地陪伴着骨骼珍藏的寂静。
时间忘却了自己：

为了某种东西而失去了物质的希望
(骷髅和雪白的软骨) 蜷缩在
大地灰尘的床铺上

并静静地
笑着
顽强地
持续地

将大气中的氧抵抗。

(译自《宛似对风不语者》)

赵振江 译

罗萨乌拉·阿尔瓦雷斯

罗萨乌拉·阿尔瓦雷斯 (Rosaura Álvarez, 1939 -), 生于格拉纳达市, 曾获格拉纳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又学习教育学、音乐与美术。目前仍坚持美术创作。1975至1982年间曾数次举办画展。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她的作品被收入不同的选集。个人的诗集有《诉说时夜幕降临》(1986)、《那些圣火》(1988)、《爱神的对话》(1994) 等。

供 献

在这炙热的傍晚, 亲爱的,
请接受我为你
编织的这些诗句。

我, 海洋; 你, 河流,
所有的河流都会沉浸在海洋
海洋是生命, 而不是死亡!

你的沉默和蓝色的语言,
你的灯光与哭泣都在我心间:
无限寥廓,

超越了肌体，
也超越了梦幻，
最初的优美的最初的源泉。

你在那里，我的生命。你，在生命中。
你，就是生命；
从河流到海洋：
 这个圆具有磁性。
到我这儿来，留在我的躯体中，
上帝的神灵，
重新以你那无名的颤动
在水上摇摆不停。

梦

梦见你是为了创造你，
使你升华为纯洁。

颂歌和舞蹈不了解
我深刻语言的强烈光焰，
不了解奢望的温柔的火炭。

爱神^① 不了解我的光辉：
为了闪光，爱宛似

① 原文中为 Eros，即希腊神话中的厄洛斯，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

玫瑰上的露珠，以新的表情
摇曳你的回声：顺从；
你的本质，你的帷幕会向你授命。

梦，为了惊喜。
爱，为了我们美丽地死去。

请 你 留 下

在这沉默的时刻，
请你留在这里，当一切
都在祝福酒神的运气。

留下来，将美味的命运
和美好的呻吟寻觅。

留下来，化作
我库存葡萄的佳酿，
升华，流淌，
温柔地痴迷，将一切遗忘，
同时又将一切完成，
沉浸在灵魂最神圣的品尝。

花 园

在我的滞留中，我发现了你的平静。
它穿着精确无辜的吃惊；
宛似静止的光明，
不动的微风；
停滞的美
在冬季的花园中。

你看，为时已晚

亲爱的，你看为时已晚，
云雾已被微风驱散。

请你靠近我震颤的树丛，
你将看到绿色中
流淌着潺潺小溪的爱情，
为了将你恐惧的泪珠，强硬的阴影洗净。

请你靠近我的水旁，像鸟儿一样，
畅饮并品尝生命的乐趣
和飞翔。

请靠近我的草地—
那是诗句和梦乡。

让你过度的忧伤
轻轻地睡在我的河岸上；
然后，我们在灯心草中
吮吸薄荷的抚摩，
我的怀里，你温和的胸膛，
散发着幸福美满
爱恋中玫瑰的芳香。

情 简

我在亲吻你的飞翔，
笔在做着饱含柔情的标记，
将精美的短剑
刺在我胸脯的麻布上。

它们会描绘你清澈的水渠，
彩虹般的丝绸
和果园中的月亮，
倘若失眠的灯蛾从胸中
使情感在空中飘荡，
而你会
(以轻微的摩擦)
将宁静的颜色，

将文过身的天空的温暖
奉献在纸上，
然后
再献给我，宛似玉兰花一样。

芬 芳

有的身体在晚霞中
宛似水的西塔拉琴一样，
像一团团烈火的球，
在冰上使小路变得温柔。

有的傍晚孕育着孤独和魔术，
那里的存在是洁白和雏菊的节日，
酿好的葡萄酒醉了梦境
甚至能与它相碰。

有的傍晚洋溢着沁人的芬芳，
在那里，你的馨香
比你的晚香玉更真实地歌唱。

你出现的街道

沿着你出现的街道

越来越高的回响，
人们让我诞生，让我死亡：
我的脚步没有追寻负重的铿锵。
苔藓的清新在下沉
使我从你的彩虹一
放荡的柑橘花中上升
当我更加美丽，
更加永恒。

忧 伤

请看你抛下的这闪光的表情；
你吐露的这洁白的话语；
这走向你良心的神秘，
这甜蜜的陶醉，喷涌着高雅，
喷涌着诗句，
喷涌着音乐，而那乐趣：
磁石般将接触与火熔铸在一起。
请看这受伤的胸膛，
它知道各种痛苦的滋味，
因为它在“遗忘”的杯子里
畅饮的是忧伤。

对镜子的刺激

听，是什么越来越强的歌唱，
是什么样的爱神木的叫嚷
将我的孤独钉在你的名字上。

爱情啊，你为什么那么美丽，
对镜子进行刺激
恭顺地奉献自豪的神气？

为什么夜空的闪烁
使你的身影笼罩我的痴迷？

既然你的踪迹使我痛苦
一只哭泣的雌鸽
在我的秀发中栖息。

· (译自《爱神的对话》)

赵振江 译

恩卡纳西翁·乌埃尔塔

恩卡纳西翁·乌埃尔塔（Encarnacion Huerta, 1940 - ），是记者和戏剧家胡安·曼努埃尔·普拉西奥斯的外孙女。她生于内战结束的年代，从小就表现出诗歌天赋，尽管直到1980年才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不朽灵魂的警示》。此后的诗作有：《我的生命之根》（1983）、《我秋天的纸牌》（1985）、《拉萨罗的键盘》（1986）、《你雨中鲜活的爱》（1988）、《自从亚当哭泣》（1988）、《不一协调》（1990）、《为我歌唱的声音》（1993）、《蝴蝶庭院》（1996）、《灰蓝》（1999）等。目前她是西班牙作家、艺术家联合会公共关系部代表。

拉萨罗的键盘（选十）

1^①

我红色与蓝色的歌
能触及这
有争议世界的折射，
我们一闭上双眼，便将这世界琢磨。

① 原诗没有数字标玛，数字是译者为阅读方面而加的。

无底的海洋，透不进任何光亮
甚于那星星——
它把巢筑在我们的鬓角上。

我的歌是一个磁力，
它使我加速
与所有的胸怀融为一体
它们被薰麻军团伤害
从亚当哭泣时起。

我的赞歌能渗入
炽热的海洋
那深度的表层
血液在那里颤动。
我认识了我们的共同的遗产
在神的光辉中。

愿这赞歌成为
共生的爱情
一个充满
生命力的爆发的回声。

2

我自己的诗句
仅仅洋溢着文学抒情
所结果实的芳香。
我愿在这些诗句里
有全新的生命，

成为儿童的飞翔
方向明确的翅膀，
成为远程的望远镜
使老年人
在时间的面包上
抓住炉中的希望。

我在诗歌中流淌
而盘结在那“第一棵树”
树根中闪光的丝线
在迎风飘扬。

3

分享这燃烧着
痛苦的谷地的朋友，
我如何对你讲。
朋友，如何对你讲，
我无论是清醒还是在梦乡
都将鱼的标记
带在双眸的晶体上。
如何对你讲
我时刻在把名词
与代词无限的尺寸衡量
并为动词和形容词
涂上颜色
使它们变成绿色的诗行。
你怎能相信
我从自己的根起

就在播种憧憬的思想
并将自己嫁接在玫瑰的火焰上
为了赠与你芳香。
你怎会知道
倘若我感受不到你的风景
便会缺氧，
你怎会懂得
当我爆发在亲吻上
便全身心地
在交融中流淌。
只因为第一个道理
支撑着我
我才会这样。

4

当我的迷雾脱离了镜子
我呼吸的根在震荡。
你越过可怕的墙
并用亲吻将宇宙照亮。

为什么我在浪费火与飞翔？
我崇拜的灵魂的蓝色
风景，使我获得新生，
点燃了我
深深的池塘，
用的是痴迷配乐的音符，
那正是你的映象。

我生命的子宫震颤
在钉着亲吻的双唇上，
在我胸怀的绣花绸带上，
在我的双眼上——它们受到了
别的眼睛崇拜的种子的损伤。
爱之神。
上升的瀑布
像腐植质一样扩张
在我依然是肌体的土地上。

请保护我，用“你家”的光芒
直至我将根
扎在我的生命
“你的真理”的远方。

5

人们告诉我要珍惜
俘获美的欲望，
的确，
我对真正的美很贪婪，
但她会在不经意中溜过
因为她将芳香
在灵魂深处隐藏。
无名的花园，
种着枣树的种子
使周围闪光
在生命的树干上
缠绕着希望。

有时美
与服饰的展现无关
而且可能
不会反映在
明亮的眼睛上。

这种美总是具有感染力。
永远不会枯萎，
能透过深不见底的海洋。

6

在我们这山谷，为了倾听
天使们的低语
不必攀登
高高的顶峰。
这里居住着许多天使，
他们的翅膀每天都擦着我的歌声。

我生活在柏油上
停泊在水泥剧烈的跳动。
为了汲取美和纯正的源头
在蜂巢中掘个不停。

当她在杨树下和我说再见，
我的确没听
鸟儿颤音的明净，
也没听

小溪流水
折回的柔情，
没听夕阳坠落时的呐喊，
百里香芬芳的寂静，
还有月亮在一座座大教堂
闪烁的飒飒声。

然而不是奇迹也不是幻想：
将果园引入一座座广场，
使百花的花粉
落在所有
行人的双唇上，
而将太阳的箭束收入自己的目光。
不过，所有兄弟的微笑
和面庞，
我通过它们将自己观望，
都是躁动不安的自然现象，
尽管我在它们那里呼吸尼古丁，
它们却将贡赋向时钟献上。

我在自己的城市是个行吟诗人。
在每个居民点
宣扬发现的宝藏。
沐浴着饱满的人类气息
一天一天
一步一步地
浏览他们狭窄的街巷。
我渴望

不可磨灭的声音
那最初的果实，
它在每个音节中去壳，
它在空中回荡，
在每个表情中消耗，
在人类地平线轻微的移动中
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

这令人眩晕的繁忙
将我的城市
变成光的鸟儿。
它使我升华，
将我照亮。

7

我的眼睛
是爱情的双簧管
它们演奏
优美的源泉。

我的眼睛
是被点燃的琴弦
它们在热烈地
将兄弟的树枝扯断。

我的眼睛
是朝圣的六弦琴
追逐我永恒

谣曲的手指：
行吟诗人。

8

儿子：
当我倾听你的眼睛
便感到自己的灵魂在上升。
我那双没有水晶的翅膀
便开向伟大之光。
它们会与一个
无法消耗的黎明之门相碰
而我会中美中
使火的幻觉化作永恒。

9

为了找到
无限的宝藏
只需要
伸出臂膀。
如此重要又如此简单
就像麦粒与食盐。

10

我们是
红色的线条
在时间开掘的色彩中
尚未完成。
光赋予我们

主色调，
但这光属于别的彩虹。

赵振江 译

甘地，你的双眸靠近我

甘地，记忆中的历史
将你的影象
放置在我身旁，
你的双眸靠近我
带着那失眠的光芒
从阴影里的光线中
吮吸着能量。
我的触觉从那里
感受到彩虹般的珊瑚
和黄色的星星——
它放射着一道道光芒。

黑色只是乐章

不是真的，我对你说过，
我忘记了词语
便寻找家中最黑暗的角落。

色彩的使命是包装。

黑色仅仅显示
词语坚固
阴影的乐章。

(译自《蝴蝶庭院》)

我 希 望

我希望一块
没有种子的土地
不会将心带到
荒无人烟的城市。

我的幻想
是执着的光芒，
不能使我静止。

我在水池里寻觅，带着
已经消亡了存在的果实，
它们的声音，依然是空气的声音，
不停地，
将我等候的向日葵吮吸。

我 等 你

我等你
在臭氧层的裂隙。
在那儿，绝望的骏马
停战休憩。

焦渴向我呼喊：
风没有理由古老，
你的声音之水在风中筑巢。

尽管思乡的鹰隼
无情地揉皱了情感，
我们还能抬起我们的塑像
挑战天空与大海
竖起新的地平线。

当寂静疲惫地
斜倚在僵硬的叶子里，
你的词语将会赶上我
当美梦从洞穴中脱离。

我的触觉脱离了
规则，
失重的击刺者

连续地征服肌体，
你的语言将会赶上我。

总有一个角落是冻结的

总有一个角落冻结
在我们的灵魂的深渊，
女妖们在那里啼哭
变幻不定的参数。

有人想忽略那份悲伤，
骄傲地展示
错位的地图
有标志指向北方。

绝对的事实——火苗已经雀跃——
散乱地居住在火山口的生灵
在熔岩中感受到这一事实。

我的凉鞋造访一片荒原

我的凉鞋造访一片荒原
我漫步在多石的粘土地
贪婪的眼睛

找寻
夹竹桃与忍藤冬。

我的欲望展示
理想主义者的羽毛。

在最意想不到的瞬间
我双足的触觉
令发掘物吃惊
并一刻不停
传遍所有的神经。
我《灰蓝色》的王国，
何等美妙！
希望筑起一座新巢。

(译自《灰蓝》)

吕文娜 译

克拉拉·哈内斯

克拉拉·哈内斯（Clara Janés, 1940 - ），出生在巴塞罗那，她的父亲是著名出版家和诗人何塞普·哈内尔。她曾就读于巴塞罗那和潘普罗纳大学，在后者获硕士学位。她的主要诗作有《战败的星星》（1964）、《人的极限》（1974）、《诗选》（1979）、《呓语》（1980）、《爱神》（1981）、《生活》（1983，巴塞罗那城市奖）、《坎帕》（1986）、《化石》（1987）、《宝石匠》（1988）、《肥沃的潮水》（1989）、《标志》（1990）、《向着黎明》（1992）、《观火》（1993）和《火的玫瑰》（1996）等。她同时还从事小说与散文创作，长篇小说有《梦中骑士》（1989）和《阿丹的人》（1991）。此外，她还有大量的短篇小说、传记、评论以及诗歌译作。她最近与人合译了王维和杜甫的诗作。她的诗歌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葡、阿拉伯、土耳其、希腊、波斯等十六国文字。

篮 筐

捕鱼的地方
光洁的捕捞
在手中滑翔。

人们，
来来往往
吵吵嚷嚷。

男人们
拥有努力
和太阳。

女人们，
生命，
心房，
笑声在颈上。

拍卖篮筐，
红色
和银色的鱼在爆炸
冒着傍晚的霞光。

黑夜。
寂静。
黎明。

当升起拂晓的曙光，
空空的篮筐
在将灵魂梦想。

正 午

……劳碌……

正午时

人们

将苍天的全部重量

扛在自己的背上。

人们沿着街巷

和娱乐场……

默默地

将梦想给了太阳……

……劳碌……

阳光

总是

屈服。

永远是

劳碌。

寂 静

柱子的旁边
蓬乱的脑袋，
被征服的工具，
葡萄酒，
疲劳，
土地。

大街跌落
在空虚。

太阳
倾泻着
浓浓汗水的
雾气。

从那里
人们又看到水
在罐中歇息。

人们又看那些
脑袋的梦想
在沥青上。

没有任何话语
能够诉说
寂静的
苦涩。

乞 丐

……然而他在歌唱……
他竟然没有
一块破布
遮盖在灵魂上。

如果他向你要面包
是因为生命
在他心房
痛苦地
叫嚷。

他真的在哭泣
用在颈项
压迫着他的
深深的悲伤。

然而他却在歌唱……
……当太阳
赤裸着

照在他疲惫的肌肤上。

(译自《战败的星星》)

春 天

光线滑过水面，歌唱
在昏睡指头的草间。
散发着湿漉土地的味道
新鲜而且久远。
远方传来一辆车的碎语。
带来新鲜饲料的气息。
只听到耕牛哞哞的叫声
缓慢得宛似沉寂。
它们走过漫长的道路。
梦幻的云飘过
它们的步履，从它们
未经历过的记忆。
它们继续将时间歌唱
像我们继续活着一样，
从光线到灰尘，新鲜而且久远，
一天又一天。

尘世的短暂

一切都是灰尘、孤独和怀念。
一切都是云雾、恐惧和黑暗。
一切都是大地上
空气和无用的震颤。
抚摩着风的空空的双手，
不知自己在盲目观看的眼睛，
双脚总是走在同一段路程
却又走个不停。

我们视而不见并在黑暗中。
我们是什么自己并不懂。
我们身上有活跃的火焰
但只是一种反映。

岁月落在永恒的秋天。
万物只经过梦幻。
死亡的夜晚降临。我们
默默无言。

徒劳的努力

每个人
是一条抽打
空虚的皮鞭。

孤单，
在地面。

用爱情
鞭打
一道道界线。

孤独。
盲目。

让我沉浸在梦中！
让它向我展开
白色忘却的斗篷！

这 里

这里

飞翔的鸟儿，
山谷，河流与高峰。

每天
人在想象
目前。

这里
雨下个不停
而虞美人在凋零。

人在自言自语：
我曾经……
我将来……
我现在……

这里
我是在这里。
我
不是
自己。

在极限的爱情中

我的爱情就是这样：
影子的层层波浪。

我带刺的拥抱
钉在孤独上。

那是冰冷玫瑰的胆汁
苦涩而又芬芳。

花朵在你双臂开放
又无限期地闭上。

我的爱情就是这样：
你我共同
极限的悟性。

就是这样。

（译自《人的极限》）

寂静桌子

——致蒂古·季乌

我们坐在寂静的桌边
沐浴着落叶无垠的公园里
杨树和枫树林的微风。
白色歌咏的静止的流动
不可遏制并充满爱情地默不作声。

轻飘飘的石头，
括弧——括上了时间——
和人类灵魂
深刻孤独的神坛。

血管的空床
是白色的宛若那白色的河床
而河水并没有流淌。

我们坐在那里
并将永远
留在那寂静的桌边。

桌边，
时间，加上时间，加上时间，
却是永不相同的时间。

无限的立柱

布朗库西^①，请举起你的食指
限定鸟儿的飞翔
此时黑夜幕正要垂下幕帐。
你用完美的解算
总能将无限
映在上苍

① 布朗库西（Brancusi）是罗马尼亚著名雕刻家。

——将它化作一百个，五十个
二十七个环节
或更多的截下的环节——
分配
愤怒的空间
它们正
窥视夕阳。

(译自《布朗库西》)

眼 睛

你对我进行恐吓
并仇恨地抓住我的衣领，
将我推向角落
殴打我
直至使空气
染上血色，
可我还是站起身来
看着你并对你说：
此时此刻，
我决心
献出自己的眼睛
尽管将它们
带走的却是杀我者。

(译自《呓语》)

荒漠的玫瑰

——致罗莎·恰塞尔

勇往直前的红玫瑰
蓓蕾的婚配时期的活力
化作光彩和芳香，
它们证实了升华与高涨。
然而着小小的岩石
并没和时间较量，
存在已使她满足，并不惧怕消亡，
在完全的寂静中，美丽地
显示了完美得不可想象。

赵振江 译

翡 翠

当那光芒环绕的物体
渐渐升起，
隐蔽的并将面貌改变
并摊平了碧绿的草原。
心在燃烧而眼前的黑暗
化作凯旋的翡翠，

同时献上清澈的光芒
为了使那渴望的面庞出现。

升 腾

老虎
在花岗岩
怀抱里守夜
而那永恒的星
每晚
都在将它喂养
直到黎明
将她收入
自己光芒
织成的披风。

向着黎明（选一）

妙啊！小鹿闲息
在平地
火焰中的花园；
脉搏的声音
化作颂歌
当深夜中阳光灿烂，

百片叶子的玫瑰
为心灵加冕。

火的玫瑰

被死神伤害的玫瑰
鲜花盛开
云团执拗的阴影
投向我灵魂的铁锈
被剥落下来。
叶儿返青
而她的气息在我胸中
扩展并化作赞美
当它穿过我的喉咙：
令人欢愉的祝福：
万物颂扬的歌声。

(译自《火的玫瑰》)

刘 俊 译

米拉格罗斯·萨尔瓦多

米拉格罗斯·萨尔瓦多（Milagros Salvador, 1941 - ），生于马德里。文哲系与心理学系硕士。目前是西班牙科教育部国际合作司官员。她同时进行小说与散文创作。主要诗作有《船头饰》（1990）、《红晶石》（1994）、《从泥土到灰烬》（1994）等。

初 始 时

初始时只有寂静，
长夜沉沉，
盲目的黑暗
浓缩在自身。
但光明的一声爆炸
粉碎了黑暗，
点燃了千百万星球
在蓝色的天空
将各自的路找寻。
思想也像一个天体，
总是在品尝各种孤独，
实验新的轨迹。

倘若你问我……

倘若你问我什么是生命，
我不知如何回答，
或许是逃亡的五月
一个急切的火焰
在短暂的瞬间
使光辉在我们身上泛滥，
然后便将我们永远
抹去，在无边的黑暗。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像鸟儿一样
长出的翅膀是为了飞翔。
要知道我很清醒，
世界能抵达我的心房，
我在它的千姿百态中将美欣赏，
感到一盏小小的灯光
将我的精神照亮，
我总是在呼吸
昔日友谊的新鲜空气，
而且有过几次爱情，
虽然不懂
它的意义，但我热爱生命。

心——叛逆者

是陶土
这古老而又沉默的材料
缔造了我们，
而我们忍辱负重的躯体
却接受这与生具来的命运。
但心脏
却起而造反
喊出了对抗上苍的声音，
因为它要成为天使和光明。
从此它便陷入了黑暗与封闭，
周围是一根根象牙的条棍，
在我们的胸膛中
撞击它单调的苦闷。

命 运

我们是却又不是
死神的葵花，过路的灵魂，
时间和阴影的化身。
从泥土到灰烬，恐惧陪伴着我们。
在漫长的征途中，

失去我们的姓名，向虚无迈进。
在血管中回荡
并照亮血液
那是祖先抱怨的声音。
但命运很快便在等候着我们，
我们热爱无限，并在自己创造的神中
绝望地将永恒找寻，
难道这一切只是为了会死去的人。

像蜘蛛一样

像蜘蛛一样
我们编织着自己的故事
那昏暗而又轻微的网，
在时光的照耀下，
却几乎总是渐渐地
在网中被俘获并死亡。

我不仅是一个姓名

我不仅是一个姓名，
一个生命的热烈的反映，
一个空间中痛苦的点，
一个臆造的故事

和一种在公墓中支撑
各种思想的激情，
当一个个世纪不断
过去，晶莹而又透明。
没有任何事物在我们眼前停住，
但，倘若至少天空
会将它的蓝色注入这些诗句中。

难道语言是孤独

今天大海没有盛入我的泪滴，
傍晚消失在蝶群，
阳光滑向黄昏。

梦幻的巴别塔，
死神在邀请我们。

每晚痛苦都在啃咬着我，
像一条狂犬，
挑衅的月亮
停在我的门前。

弯曲的镜子
使生命在迷宫中成倍增长
却将出口隐藏。

难道语言是孤独，因为
我觉得你在远方，而我已死亡，
尽管有一颗跳动的心脏。

有时我的诗……

有时我的诗
只有一个词语，
是风中蓝色的呐喊，
是被俘之夜的利剑，
是我哭泣的源泉。
宛若两道彩虹
呈扇形展开在我的双眸，
说出来就是：
自由。

有时我为你写……

我为你写作
从我这昏暗的点，
从这里，它曾多少次
使我们的心的颤抖。
从这阴影，它使梦幻
不停的滴漏显现，

从我鸟儿的呼吸，
从苦涩的瀑布
它将痛苦遮掩，
从我那封闭的飞翔，
从这样的预感——迟早有一天
命运无法使我们的信仰实现。
我用复活给你写我的诗篇，
当我每天
都死在生命的墓石下面。

向秋天学习

我向秋天学习
寂静和容忍，
一片片摘掉叶子
用慷慨的语音。
这样，当死神降临窗口
一切会变得更加容易。
身躯已是孤独，
灵魂将失去记忆，
路途中积攒的仇恨
已被时间抛弃，
雄心壮志已化作空虚。
我将只留下骄傲
因为无名的泪滴

将在我的骨灰中
成为风的伴侣。

(译自《从泥土到灰烬》)

赵振江 译

胡安娜·卡斯特罗

胡安娜·卡斯特罗（Juana Castro，1945 - ），生于科尔多瓦的维亚努埃瓦镇。她对巴洛克诗歌、浪漫主义诗歌以及安达露西亚诗歌都有浓厚的兴趣，是西班牙当代十分活跃的女诗人。主要诗作有《凹陷的女性》（1978）、《痛苦与翅膀》（1982）、《秋天的狂想》（1985）、《那喀索斯》（1986）等。

没有笑容的女孩儿

如果你微笑，便会再一次从叶丛中到来
我们将和你一起
宛似下午
排练的合唱。
蒙塔德罗
将在路上用蓝色描绘自己的形象
而皮诺丘
像树一样成长
在你指间轻轻的音符上。
如果你微笑，
地毯上的漂浮物
会使你的碗

你脚步燃烧的藤蔓
变得松软。
“超人”
是一个驼背的魔术师
没有一丝泥土
走在梦想自由
烟雾迷漫的沟渠上。
如果你微笑，
摩托车、剑、
动物园的狮子都会笑，
而你的祖母
会为你编织自己希望的月亮。
如果你微笑，
蚕会用它们黄绿色的寂静
为你寻找翅膀。
睡莲和岁月在为你生长
童年将再一次
浮动在你的双唇上，
用甜蜜
吹动你的头发
你将会用蜜汁和菊花
将牙齿清洗得更加漂亮。
如果你微笑……

然而笑容
已经逃离了你，当花瓣
弄破了你的皮肤，宛似最后的佳酿
而不会再使你的彩虹

你的血液化作百合的芳香。
你短暂的平静
像不时在为你上釉，
赢得了你的笑容，你在纯洁的笑容中
成熟，宛似
“儿童——智者”——“小大人”
远离盲人的光芒。

二 月 书 简

儿子，我给你
写这封在时间中增长的信
因为生活一如既往
这里一切如常，从星期天
在田野直到学校
我们家的影子一直在你身上。
二月的百合
已经预示了最初的明亮
甚至在你出生的高高的角落里
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含羞草的面庞。
你的历史宛似烟云在时钟上消散，
有时你妹妹们
模仿你像衣柜中的浪花般的叫嚷，
她们穿你的鞋子，讲你的故事
为了平息渴望，消磨时光。
你的朋友们，宛似鸟儿

在人行道上不知疲倦地构筑蜂房，
你父亲忍痛直起身子
每当你的名字引起他的悲伤。

我们就这样成长，
脸上浮着微笑和泪水，
你是最近的火，
宛若拯救我们的美丽的金盏花一样。
现在我又在腹中听到了新的话语，
或许是你向我们呼吁的弟弟，
因为应该增加点新的生气，
为了打破这热度的节奏，
伴随着旺盛的旋律举起臂膀，
这旋律照耀着绿草和夕阳。
在我的皮肤下面，他的血液
已经在排练
最轻微的音乐，
我感到了他零星的跳动
如同奋飞的蝴蝶，在肌体上震荡。
我们还没有起名字。
为了起你的名字我们已是冥思苦想
因为没有人能够了解你
而我们知道大海不会重复自己的波浪。
但我们已经播种一只鸽子
在凄凉的月亮中央，
像眼睛的果实
在阳光下再生，带着河流的爱情，
河流总会被发现，

当我们接受了河床。

弗洛雷斯^①（外一首）

（初恋男性的名字）

那一夜

距今已有五年。

弗洛雷斯。

故事中的一大抱鲜花

我已经容纳不下

手上那么多的光芒，

女儿家那么多的痛苦，

那么大的没有空气的空间，像一口井一样，

我只在胸中，

而那巨大的花朵控制了我的口，

蓝色娇嫩的大腿，

梦的面孔。

花朵那么多的遗产

只为了我细小的发辫，为了如此短暂的灵感，

而风，宛若上百条受伤的犬吠声

使这灵感吃惊。

它们从圣栎树下飞过，

用石子敞开的项链

① 弗洛雷斯是人名，同时又是“花”（flores - 复数，单数为 flor）的谐音。（译者注）

换取了你的手指，
残酷地使你脱离了自己的游戏和笑容。
花朵，花朵，花朵。
弗洛尔和弗洛雷斯
倾倒在“五”中，
在一片五个长度的小小洼地，
五个红色的叉形
宛似风的五颗星星。
你已对花朵感到绝望，
郎在田野为君哭泣，
而爱情
就是真的知道了你肘上的面包是苦的，
一位大天使
总是使你远远超越自己的神经。

当我死去的时候，请不要对他讲
他的痛苦伤害着我的胸膛。
我腹中有他名字的字母
宛似一个岩石的儿郎。
为了消解交食，嘴唇，时光
路多么漫长，
夏天所有的蝉都在使我淌血，
他的触摸深深地咬着我的沉寂
像悲惨的水果一样，
世界的碎块给我拖来他的深度
一条火的鞭子使我的休息变得渺茫。
当我寻找花朵时却剪下了蝎子
而水藻将他的声息抄写了在土坯墙上。

请不要对他讲
我在哭泣，为了那些秋天没有享受的玫瑰，
为了那些被风一口吞下去的月亮，
也为了那些燕麦，微风在那里死亡。
请不要对他讲，身体
是昏睡在垂枝下的一条盐河
带着一根扎在阴影上的刺，
我的眼睛永远凝结着一道紫罗兰的光芒。
不要让他知道那个女人的故事，
她的裹尸衣在堤坝上被打开，
一个单独相爱并死去的
如此古老的抓伤的疤痕留在她的前额上。

(译自《秋天的狂想》)

伊 纳 娜^①

天空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标记，
一位女性沐浴在阳光中，
脚下是月亮，头上的王冠
有十二颗星星。
圣胡安
高贵
幸福的玉兰花盛开。

① 伊纳娜 (INANNA) 是亚洲古埃兰人崇拜的爱神。

最初只有她独自存在。
在阴暗海藻的唾液里，
湿润，甜蜜，洁白，
在块菌围栏的乳房上，
在乌鸦柔软的阴部自爱。
睡在燕麦
毛茸茸的床榻上，
而她蜜蜂的口
使荷花金色的花瓣
如阴唇般闭上又张开。
她抚摩着夹竹桃
全部的光芒
在蓝色的蜥蜴上
畅饮月亮
光荣和力量的神浆。
她拥抱雪松芳香的大腿，
使自己带着
完美花粉的毛孔震颤。
光荣与赞美属于她，
属于她雌蕊充满活力的子宫，
属于她的腰肢和丰满的玉兰。

高贵的背叛（选八）

（1990）

我自相矛盾？
同意……我自相矛盾；

我很大……包括着不同的人群。

——沃尔特·惠特曼

1

一个男人
来到了岛屿。无人知道
他的名字和他的经历。
他比中午的太阳
还高。他曾将我观望
因而我现在晓得
月亮的脸庞在何方。

2

她们永远不会知道。我用两个火炭
烧焦了她们的眼睛，使她们双目失明。
他向我伸出了手，
和我说话并告别。他哪里知道
船只已被毁掉，而波涛
掀起的浪花比天还高
并以伟大的方式撞碎在海礁。
因为海礁曾与我相好。

3

他的声音
光滑得像所有的鸽子
出水时的翅膀。
他的语言
是蓝色的智慧

闪烁着金黄
像海鸟在潮头
俘获的一道闪电的光芒。
为了将他的口畅饮
今天我会将自己全部的生命献上。

4

倘若他今天晚上来
将看到床榻和我点燃的火炬。
我不愿让他失望。用蜂蜜
和香葡萄汁沐浴。
我采摘了薄荷
并用玫瑰花瓣铺地。
对我来说，他的头
比幸福的痛苦更解人意。

5

丹桂的颜色和芬芳
等候着我，在他的肩膀。
我高兴得死去活来，指尖
被缠绕在他胸前蓬松的草丛上。
我从不晓得
原来男人可以如此漂亮。

6

上帝啊，多么好的颜色，
我不知什么样的树
会长出这样的手！将它们抚摩，

舔一舔，握一握，
一个一个地咬他的五个手指，
将它们观察并琢磨：
最美丽的双手抚摩着我的身体。
我从此化作神奇。

7

我的主人和姐姐
在胸脯与长袍之间
保存着一个遥远的外国人的亲吻。
不时有一个短暂的创伤
依然会燃烧在她的肩膀。
一把小小的匕首
在白银开花的记忆上。
但我必须将它抹去：
宛似双唇，我为自己的箭
装上七个黄金的箭头，
太阳的光环和不眠之夜
磨利了它们的锋芒。
我要一个一个地将它们钉牢
并埋伏在我的夜晚和他的血液上。
直至他的眸子出现彩虹，
直至使他双目失明，
观看时要通过我的眼睛。

8

她们都将会——依据法律
发出仇恨他的誓愿，

但我知道那全是谎言。
不过已经到了
离开的时间。
明天她们会在沙滩
疯狂地寻找我的足迹，
但只能找到大海。
只有大海
会舔她们的凉鞋和积怨。
在傍晚寂静的风中
篝火旁将有“背叛！”的呐喊。
但这毫无意义。
我将和一个上帝在一起，而她们
将睡在妒忌冰冷蜥蜴的身边，
好像被切除的乳房上的一口井
而且还在不断地为她们加深加宽。

赵振江 译

莱奥诺尔·巴龙

莱奥诺尔·巴龙（Leonor Barrón, 1948 - ），出生在科尔多瓦地区的鲁塞纳市。曾获马德里孔普鲁登塞大学艺术史硕士学位。目前在工作的时候，正在撰写题为《文学艺术的美学与哲学》的博士论文。主要诗作有《鸽子与你的双手》（1986）、《七把钥匙》（1990）、《夜与昼》（1993）、《诗选》（1995）等。此外，她在西班牙各地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大量的有关文艺批评的论文，并在多种学术杂志和学术团体中任职。

南 方

我愿独自
在你乳与蜜的岸边。
在你的岸边，一天
又一天，直至
你的盐分使我变成化石，
直至你的湿润使我的骨骼松软……

这样进入梦乡，裹着泡沫的床单
宛似仰卧的雕像，
如同你怀中抛出的星星

落在你的身旁，
我愿这样死去，在你
海岸的温暖中隐藏。

看不见一切。
发不出声响。
充耳不闻
除了水与太阳。
太阳与光芒。
我的土地啊！正午而且发僵！

艾丽莎，我的生命

她在稚嫩的心田消耗自己

——萨福

一天傍晚我看见了，她，
相隔
五十多米，
宛似天空与一个
亲切的意大利花园的距离。
太阳已经开始坠落
我以为隐藏在她的秀发里。
我无法确定她真实的形象。
看着她远去，白昼
和她一起远去。

另一个傍晚人们对我说了她的名字，
艾丽莎（我补充了，“我的生命”，
宛似在一部怀旧的影片中）
她的头发的确像黄金。
我知道她没有快乐也没有悲痛，
而有一颗安稳的心灵。
（她为自己做了保险
因为曾有一次手持武器的抢劫发生。）
她像一个美丽飘忽的幽灵。
我真不懂。
我只有一次感到遗憾
因为自己不是男性。
艾丽莎。我的生命！

你几个世纪的沉默

记得那持续的正午，
蓝色与昏睡燃烧的土地，
非洲：我痛苦的幼年，
我被摧残的身体。
后来，那个山区的村庄，
白雪和山头的村庄，
时刻警惕着
火炭燃烧的住房，
蝴蝶成群结队

床单沙沙作响……

那时我不懂得
你也在难过。
你的母爱
与我的幼稚
彼此分隔
(或许是出于自愿
或许是保持沉默)
可我淘气女儿的童年，
却是非常的清澈。
母爱与幼稚，的确
被隔离。
但你栗色的眼睛是多么美丽！
因为那时，
母亲啊，
我只爱你
无限的美丽：你的卷发
从我的前额
掠过。
你——冷漠祈祷者
娇嫩的双手。你厚厚的双唇，
那么圆，那么红润，
似乎总有什么秘密在那里储存。
你的眼神，
栗色的眼神！

每当夜色升起

你便开始为我举行盖被的典礼……

无疑我爱你的美丽。

哎，你的母爱

和我的幼稚使我们分离。

现在，我像一条下水的船

停泊在你的秋季，

我依然爱你的美丽，

但使我更加惊讶，

更加惊讶的是

你沉默了几个世纪。

杀死一只夜莺

杀死一只夜莺很容易，简直就像使麻雀群居：

首先让他与广阔的空间脱离

他常常在那里编织童年的梦想，

最早发出的颤音，真实或者渺茫，

宛似爱神木翠绿的枝条一样。

限制他的领地，树林，

他飞翔的最初的振动，

一张几乎小得看不见的网就行——

在他落脚的柳树或栗树

放上一只金色巴洛克式的鸟笼。

在牢笼里，那里将是他
永远的家，你们要慷慨地
给他放上一粒米和一条
尾巴颤动的蠕虫，为了让他维系
自己的生命，只靠他的努力，
他微弱的胆量和年轻的勇气。

在金色监狱度过的时间里，
你们还要给他放上些别的东西：
两张信用卡，一个游泳池，
一只美丽出色的异性伴侣，
一个马力强劲的秋千
至少要十六阀门——
还要有繁育场地和代替
小溪与爱神木的纯真的东西。

最后，不要忘记
将笼门儿开启，
以免这嘹亮的绒球儿
醒来时，突然发现
我们在为他营造墓地。

致奥德修斯^①的信

亲爱的：

① 希腊神话中的伊塔克王，又译作俄底修斯。

这个黎明发现你不在我身旁
这使我多么悲伤。

什么样的战役拖住了你的心灵？
为什么为一个不属于你的城市
而斗争
你的根并不在那里出生？
你的名字在这里，在我心中。
在九月初的雾气里，它在
我的耳旁震动；
它这样地冲击我的皮肤，
当有人呼唤你时，
我不知是在叫你还是在叫我的姓名。

你的缺席在引导着我
宛似河流向它的虚无流动。

我感觉到你：街道蜿蜒蛇行
将你的声音扩展，如同一个
匕首的阴影。

我自问，伊塔克英俊的儿子，
你几时才能懂得，
喀耳刻^① 的毒药令人昏迷，
会夺去你的精华，

① 喀耳刻是希腊神话中美丽的女仙，善巫术。奥德赛从她的岛上经过时被她迷住，和她生有一子一女。后来其子忒勒戈诺斯去伊塔克寻他，由于互不相识，将他误伤致死。

你生命的元气？
你几时才能明白，过去是特洛亚
而现在是我的双臂在等着你？

这战役多么寂静！
我们的床榻布满百合，
它的棉絮预示着裹尸衣
会为我们打开地狱。
亲爱的，一切都会由于你的迷茫
而告结束。而我，在编织一个
自行干涸的希望……

但是，不。
我不愿当你归来时
看到我枯干。
秋天已然临近。
埃俄罗斯^① 将把黎明女神之子向你奉献，
你的船，已经张满风帆，
它将划出白雪的道路
使我浪花的床榻化作火焰。
恐龙将飞翔庆祝你回还。
在地下铁道的坟墓里
将长出睡莲。

赵振江 译

① 埃俄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风神。据说他有六子六女，代表十二个风，都装在牛皮口袋里。他曾在岛上接待奥德赛，把风口袋送给他，并告诉他不要在中途打开。不料，当奥德赛睡觉时，他的朋友出于好奇把口袋打开，结果狂风大作，又将他们的船吹回了大海。

短暂的美

你轻柔的笑语穿过隐约的涛声
和繁茂的花枝，依然在我的耳边。

绚丽夺目的美从我们身上消逝
犹如水从泥岸上渗干。

老人们常说
我们燃烧的光焰
不过是暂时的病患。

难道你的笑声是短暂的，
它依然在我的耳旁
宛似燕子欢快的啼唱？
难道汇入大海的河流
就不再是河流，
一旦它的水在大海中
便失去了自己固有的模样？

他们不懂得一切宛如生命
从来有始有终。
但是你我都很清楚
(微风已向我们讲明)
在这缓慢消亡的流程里
只有美像罕见的天赋

和杀人凶手一样，化作永恒。

情人俄菲利娅

她伴随着昔日的憧憬生活

——布朗宁^①

情人们
在海中安睡
她们痛苦的怨言
宛似浪花的话语
巢居在海滩……
当月光抵达夜的深处
我听到俄菲利亚
在歌唱甜蜜的梦境
鱼儿们
使她的枕头变得蓬松：

“我怎么会
如此地离乡背井？
今天我要在这殷红的海上
沿着深深的海水
放飞一只风筝。

^① 布朗宁（1806——1861），英国女诗人，以《葡萄牙十四行诗》而闻名。

请你们告诉哈姆雷特
不要饮他叔叔的酒浆
并避开那柄毒剑的锋芒！

请你们告诉王子
好心的河流
已将我带到一片温暖的海洋……

告诉我的主人
今晚我等着他
我将用海藻将餐桌装点。
就说我等着他，
等着他！
在这虚无的深渊。”

朋 友

我又给你写信，夜已经降临。
又在信纸上称你为朋友。
亲爱的朋友啊，多么甜蜜的称呼，
我同样可以称呼你柳树或河流。
或朝露，或我本人的明镜，
或我脆弱航船避风的港湾。
我五彩生命的卫士，
敞开的家；
支撑我痛苦的城垣。

我会告诉你这和许多事情。
告诉你对你的思念
会驱散寒冷。
或许可以叫你游侠骑士。
不过我还要对你说：
我愿对你以朋友相称。

罗晓芳 译

镜子面前的女人

……啊，我血液的花朵！

——沃尔特·惠特曼

我担心神仙双目失明的危险
再一次将我窥探。

今天下午我像个出生婴儿
发现了光芒。
回到家中，汗水流淌。
在镜子面前。渐渐地
我完全摆脱了外表的形象：
鞋子，袜子，
镶着花边的胸衣，
轻盈的衬裙，

快乐的饰物
闪烁着伪装的辉煌……
一切都温柔地落下
宛似今晚的细雨一样。

对爱情要满怀恐惧！
——记忆从远方向我呐喊——
然而镜子，作为同谋，
却将我喜欢的模样奉还。
这一次我没有拿起米尺，
没有一项一项地测量我的体形。
高兴的镜子向我露出笑容：
我欣赏她修长和谐的双腿。
她结实的大腿的根部。
她妩媚的臀部像完美的双耳瓷瓶。
微微突起的下腹
宛似一朵水中动人的莲花
刚刚从水面浮出。

白皙的腹部那鲜嫩的美感
——每日黎明永恒的痕迹——
长长的躯干。
双肩凸出的和谐。
双乳那圆润的抖颤。

娇美的颈项；
那皮肤，越是遮掩
越是精细闪光。

——我多么惬意地将它培养——

鹅卵形的面庞，

开始失去最初的坚强。

小巧的耳朵

薄得像千层饼的面片一样。

双唇宽容的口。

弓形的双眉，多么潇洒漂亮。

坚定的鼻梁，宽阔的前额

——完美的平台不声不响——

眼睛像充满明镜的清泉

洋溢着碧绿的光……

我感到蝴蝶的纷乱

与新的河水欢快的流淌。

我不知今天能否抵达梦境，

我感到歌唱着的元气在荡漾。

知道在宇宙的和谐中，

自己有这般女性的体形，

男友送给我这明镜，

我是何等的欢乐与荣幸！

赵振江 译

（以上均译自《巴龙英西双语诗选》）

罗莎·罗莫哈罗

罗莎·罗莫哈罗 (Rosa Romojaro, 1948 -), 生于加的斯省的阿尔赫西拉斯, 目前是马拉加大学的文学教师。诗作有《秘密的梯子》(1983)、《荒诞的海洋》(1985)、《月亮水》(1986)、《边境的城》(1988) 和《关于创作一首又一首诗的诗篇》(2000) 等。这最后一部诗集曾于1999年获第七届“马努埃尔·阿尔坎塔拉”诗歌奖。2000年她的诗集《下水的地区》(即将出版) 又获得了萨拉曼卡市诗歌奖。此外, 她还发表《洛佩·德·维加与古典神话》(1998)、《古典神话在黄金世纪的作用》(1998) 等文学评论文章以及发表过小说《黄色的书页》(1992) 等。

写 生

汹涌的浪花, 浮云流动
不情愿地从东方斜曳而来,
它的脚步是熟悉的,
支起的帐篷,
山峰
和慵懒秋天的楼燕的路径:
隐藏的宇宙没有海也没有乡思。

天空没有声音，只有钟表
调整的音调
在午后的滴答声中。

静 物

醉人的空虚。
慵懒的午后。已是下午了。
病态的颧骨
香水瓶。蓝色裤子。
思想。思想，如同一只柑橘
并将它成瓣儿地吃掉。
思想。你的嘴唇。病态。
死亡。

副 词（之五）

八月的透明：光线的
文身。这种
多重接触
种下水的
果实。岛屿，
游人的唇
打开页码的界限

处女：点燃
她的信号灯。夜晚不用有信号
它的戏剧便已开幕。

歌

手在静止的月亮前是只蛾
用黑色的眼睛凝向虚空
顺着那月光蜿蜒着一条河。

遗忘流淌
纸与笔
宛如飞鸟
并歌唱。

午后变成一个离别的吻
短促易逝。

(以上译自《月亮水》)

快 照

多种烟草使房间浸润着
一股燃着的摄影铅版的味道：

恬静的上午移动的烟雾的快感。

玻璃窗后一只柳条椅子坠落在风中：
北方的报复。太阳变换
它的万花筒的玻璃

发出信号：
房间好像一股浪花
涨潮又退潮。摇晃意志

如同一次盲目而又漫长的旅行。
远离记忆，欲望闪光在
灰烬的水中：光辉的幻觉：

狂妄的火，欧洲萤，
在展开的折页的白色火焰面前。

女 王

告诉我，你们，发生过的事情。
一支脆弱的针怎能如此致命。
年鉴坦言：现在的人在过去是别样的：
一条影线隔断了新的一天

从那儿走向倾斜：死亡的生命。
这绝望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异乡城市空虚的游荡：

身体的陌生：无人居住的空房。
爱情，哪里。然而没有一个情人
有更多的甜蜜。投降

皮肤在流亡。你们现在能看见她
坐着的岸吗？：流水穿过
她的手指。请看她静止的影像。

错 误

在十字街头，一阵风
从路口袭来，带着大麻香气，
街道空空荡荡。吸烟者的预见
或敞开的窗口的窃窃私语，

一个人变成：听不见也看不见：
听不见闭目时的响声
看不见，邻近的阴影。一个人
无意地抚摸并找寻栏杆上的拓印

——城市平滑的，没有痕迹，
如一张草图——，
想必可以梦见另一个地方

(然后从街口进去)。

被征服者的眼睛

净化瞳孔的光环
如同看着一条轻金属的河流：
其平静不再等待，
也不再恐惧，当他将手放在
纸牌的背面，指甲上
光芒溶解或点燃：
被征服者的平静：他的双眼，
是见到死亡的双眼浮动的镜片。

(以上译自《边境城市》)

吕文娜 译

安娜·罗塞蒂

安娜·罗塞蒂 (Ana Rossetti, 1950 -), 是目前活跃在西班牙诗坛的女诗人。她生于西班牙南方港口城市加的斯。主要诗作有《抒情缪斯的梦呓》(“古雷斯”诗歌奖, 1980)、《狄俄斯库里》(1982)、《强烈的征兆》(1985)、《祈祷书》(胡安·卡洛斯国王奖, 1986)、《背阴点》(1995)。1993年她创作了歌剧《恋人的秘密》, 同年在马德里上演。1995年她获得了安达露西亚行政委员会颁发的银质奖章。她同时也进行散文创作。

受刑的花园

在那秘密的角落, 在树下,
你慢慢地,
慢慢地打开了我的发辫
然后, 狂热地脱去我的衣衫,
因为我感到寒冷并顽固地拒绝,
你便用长长的藤蔓似的腰带,
普通摇篮用作床单的退了色的薄纱,
得心应手地将我裹严。
在那沉默的时刻, 离父母很远,
你将天竺葵的汁液涂在我的双唇

并将植物的圆镯套在我的脚踝上面。

我疯狂地舞动。

你周围布满我的痕迹的圆圈。

我——宛似又一尊塔纳格拉雕像^①，

含糊其辞地礼赞，

而你一动不动。一点也不动弹

只用手臂将我纠缠。

床 脚 下

床脚下，我听见声响

伴随我可怕的叫嚷亮起了灯光

那布满皱褶鼓鼓囊囊的蝉翼纱的套装

从昨天就罩在灯上

人造丝的黑色衬裙，亚麻绸

沙沙作响的内衣和轻轻的面纱

都已不知去向。记载着上百条

提示的纸张被揉搓在地毯上。

你践踏了百合，撕破了的薄纱

挂在玫瑰的拱门上，用我的衣裳

乔装改扮，一直跑到池塘。

人们从水藻丛中捞出你，毫无生气，

① 塔纳格拉是希腊维奥蒂亚古城。1874年在那里发现了一座大地窖藏有精致的赤胸雕像。

面颊惨白，简直像死人一样。
我露出胜利的笑容，琢磨
你对我的优势的嫉妒将会有多么强。

(译自《狄俄斯库里》)

背阴点（选八）

1

曾有一段时间，
孤独是光辉而又恐怖的流放，
人们密谋反对
不愿学习的功课
却将想掠夺的神秘窥探。
那是一个潮湿的洞穴，将光明圈在蕨类的栅栏，
那是惩罚的角落，隐约可见的泪水，最终崇拜
它的主权，那是被囚禁在无法辨认的卧室中
扑扇着翅膀的梦魇，
或者是一颗躲藏在隐蔽处策划幽会的心，
幽会的对象是报复、违法与反叛。
那是一段童年的时间，而孤独
在寂静不可进入的盾牌后面点燃自己的火焰。
这人们在那里寻求庇护的背阴的点，对其顽固
而又光荣的辉煌只是一个魔术般避风的港湾。

2

有一段时间，爱情
是一个可怕而又渴望的不速之客。
是事先考虑好的悄悄的一触
曾在无法忍受的失眠中对它反复地琢磨。
是一种招认，神经错乱而又勇敢，
改正过上千次，却永远达不到终点。
是一种持续而又专横的不安。
是无法驾驭的心灵始料不及的驰骋。
是一场反对明镜冷酷无情
并永远正确的不间断的斗争。
是一种区分悲哀与兴奋的内心的磨难。
是一种少年朦胧、无名爱恋的时间，
甚至几乎没有面孔，四处流窜，
宛似一个许诺的吻，
在阶梯上最背阴的点。

3

时间有时
会停滞不动：
是一条沙粒的辫子在梳个不停。
它的三端联系紧密
三者之间互不分离又互不相同。
一点不推后。一点不提前：
那是特殊的指令事先安排好的时间，
一个螺旋桨在旋转，在一个闪光
而又无形的轮子上模糊一团。

那不是—个年龄也不是—种品性，
而是完美幸福没有时间的时间。约定的时间。
狂喜所经历的停滞无法测量的时间。
那是—个唯一而又神秘的点，
汇合着记忆、预言和天使的时间。

但是，此时此刻……

但是，此时此刻，灯光监视着整个夜晚，
整个夜晚，整个夜晚，不知要到几时
它的无聊才告—段。
因为人们怀着一颗与世隔绝的心生活，
窥视着经过的每一个影子，每一个足迹，每—点残余；
任何变化都会成为标记：成为—由于血液的搅扰，
不承认判决或恩惠降临的警报。
因为人们怀着一颗处在死亡威胁中的心活着
而且已不存在行动、信息、欲望
以及锁定日子的习惯。—切都在虚无中漂荡。
在充满恐怖的森林中摇晃。
已经没有变化。只有隔离。
只有—个被根除的瞬间，宛似唯一
被强调的顽固与折磨的标记。
因为人们怀着一颗警惕的心活着，
等候着付诸行动。
要驯服时间的河，让它无论是流是停
都不在我们的脚下开出沟壑，这绝不可能。
不能为了请求援助而使“那时”后退，
也不能为了结束痛苦而使“后来”加速，
更不能为了不让“从前”或“今后”

带着它的烦恼或许诺过去而将“此刻”抓住。
不。不能阻止“就要来的”，也不能企盼
“尚未来的”，更不能要求它等后那“与此同时”，
当时间不过是一种间歇，一个后面
无情帐目里的括号
而没有别的减缓，也没有比结束更真实的偶然。

但是我该做什么……

但是我该做什么。
平静又在何方
当世界不安的情感
充满我的心房
而我又不能在万花筒中
理清脑海中破碎的意象。
无论在嘈杂的吵闹声响
还是在一切我所积累的反映
之前的时间里的退让
我都没遇到任何一个
可以建造寂静的可靠城堡的地方。
一个清理过的空间
好将虚无安放。

倘若请求援助……

倘若请求援助便背叛了绝望：
因为请求者在等待。
倘若表现出孤独，便是在否定它：
因为，表现出的东西，会与人分享。
倘若进行解释，便是与沉默对抗。

哪怕不进行解释：

因为，沉默，只要有人关心它，它就要讲。

耐心点，亲爱的……

耐心点，亲爱的，睡吧；请安静。唉……！我用什么欺骗你，用什么收买你，如何使你平静。如何将你封锁在我心灵狭窄的界限中，而又不让你将它的堤坝抓弄……如何使你在我的惊恐的旋涡中保持平静，而既不反抗也不将我伤害……如何能既让你畅饮甘露又不让我的梦淹没在欲望放纵的激流中……我如何做才能使不能自卫的僵硬的你向着溃败加紧驰骋：

而是让沉默的许诺、平静的激情、

秘密的爱恋留在我心中，

还有对总有一次会发生的事情的保证：

爱神啊，亲爱的，那就是你成为可能。

如果杯子为了给干渴以形式

如果杯子为了给干渴以形式，

痛苦为了测量考验的口径，而用阴影

和光线尖利的浮雕可以磨出刀锋，

你为什么不懂，你只是为了他而存在：

你的美貌是他的憧憬；他的缺憾，是你的悲痛；

你在自己身上对他的感悟，便是你的理性。

他在我心中，将你粘住并使你丰盛：

樱桃般跳动的夕阳，

而你，我的心啊，是他的领域，他的痕迹

和他的面容。

离了他，你只是指出方向的风标，而不是留住风的地方，

留住火焰迷人的舞蹈
而不是留住它炽热的灭亡
留住芳香诱人的痕迹而不是它的实质的目光。
总而言之，你不值一文。
而他，则永远是爱神。

(译自《背阴点》)

赵振江 译

强塔尔·麦亚尔德

强塔尔·麦亚尔德 (Chantal Maillard, 1951 -), 生于布鲁塞尔, 曾在印度瓦拉纳西大学学习哲学与宗教, 后曾教瑜珈达十年之久。目前在马拉加大学讲授美学、艺术理论与东方哲学。她的诗歌作品曾数次获奖, 主要有《为了一个身体的种子》(1987)、《彼岸》(1990)、《献给我的死神的诗篇》(1994) 等。

倘若我公开地爱你

倘若我公开地爱你
宛似一个透明世界不可能存在的中心,
倘若我不可能爱你, 在我的臂膀
或黎明的后面, 在黑暗中延伸一个梦想,
比风更轻柔, 更可爱, 更坦荡。
因为明天会使我们化作无限,
融合得像即将化为水的白雪一样。

因此我让记忆发出声响,
让所有编织成的话语
攀缘在你和我的双唇上。

(译自《为了一个身体的种子》)

每人都能献出可爱的东西

每人都能献出可爱的东西：
盛着黑水的可以照见自己的木碗，
刚刚鞣好的豹皮，
暴风雨喜爱的儿子或马驹。
可我却一无所有：
当我要显示你在我手上的映象时
便将你失去，而另一个无限的黑夜
开始了，因为当我失去了你
也就失去了我自己。

自信的女性，我曾在你的手背上走过

自信的女性，我曾在你的手背上走过
宛似人们行走在山坡
相信大地坚实，相信风在吹拂，
万物周而复始地运作。
然而宇宙突然颤抖：
你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口
伸着懒腰打开了黑夜
宛似灼热的洞穴。

你在一万个世纪中苏醒
而火在你的口上迫不及待地升腾。

我早知道你脆弱而又赤裸

我早知道你脆弱而又赤裸，
如此脆弱而又赤裸
吸口气就会将自己的影子打破。
我打开了门，水声
采取了你的体形。
你显得多么轻盈
紧贴着你
黑夜学会了
在河上进入梦境。

(译自《彼岸》)

一天早晨，我认同一位唐代画家美丽

一天早晨，我认同一位唐代画家美丽：
吹拂着花园里高大的金合欢的风，
黄色花儿的雨。
她，出于谨慎，
留在家中并注视着我

隔着一层玻璃。
她知道我靠叶子的芳香滋养自己，
靠树木
表层的呼气，
知道我将充实地归来并释放生命的活力。
那目光多么谨慎地将我回避，
她的肌肤多么小心地与那些黑色物体脱离，
为了不打断阳光在我头发上的舞蹈
她多么温柔地模糊了自己。

兀 鹫

受伤的兀鹫展开灰色的翅膀
当船只驶向远方。
它七次打断自己的飞行，
终于，用身体的俯冲
爆破了太阳在水面展开的明镜。
然后拼命地吮吸阳光
宛如在献祭后
畅饮某一位神的血浆。

是一艘褐色的航船在风中荡漾。

（译自《献给我的死神的诗篇》）

赵振江 译

玛加丽塔·梅里诺

玛加丽塔·梅里诺（Margarita Merino, 1952 - ），生于莱昂市，她在大学本科学的是政治学与社会学，后来获艺术专业硕士和西班牙语文学博士学位。曾长期在美国学习并任教。除诗歌外，她也从事小说创作与文艺批评。主要作品有《内心的旅行》（1986，1985年获安东尼奥·贡萨雷斯诗歌奖）、《深渊的歌谣》（1989）、《回廊的诗篇》（1989）和《受伤的游隼》（1992）、《与天使抗争的魔鬼》（1999）等。

看 星 星

致曼努埃拉·贡萨莱斯·布拉萨

无法抑制的激情，
我愿在你不健康的拥抱中解体
因为在密码写成的海市蜃楼里
我有太多的时间只用你充饥。

我曾使你在一个漫长的插曲里安息
它过早地以为自己取得了胜利
以为你已经死去。
然而你在此占有了我。你的狂热又感染了我。

我又准备去漫游地狱。

你看我坐在平台，浑身战栗，
仰面向着星星
迫不及待地查询它们使者的标记。

我注视着“宇宙航行者”的到来
他们在星座间
留下面貌不祥的巨鸟的痕迹：
他们到来时无声无息，
查看着星盘，当人们安睡在梦里。

我 的 家

致佩德罗·特拉皮佑，“佩德里内斯”

我对这杂乱已经厌烦，
因为有人将我的家
变成了星云并乱成一团。
精灵们变成了懒汉，
终日里昏睡不起，竟至
使用我的床和睡衣，
却一点不肯动弹。
鸟儿，摆脱了使它们
胆怯的轻轻的怀疑
竟将自己的窝搭在柜里。
使我心爱的衣服充满

面包屑和粪便，却十分坦然。
(我感到绝望，难免肮脏)

蜚螂，受到热情的感染，
攻占了内裤和短袜的皮箱；
把它们当作自由昆虫的“人民之家”，
当然要禁止雌蜚螂进入，她们
从小桌上不知疲倦地
将鹰嘴豆和兵豆抛撒。
(当我不在意时便会打滑)
精灵们，在葫芦的叶子上
荡秋千并将电灯泡打下。
他们向任何事物的规范
决不妥协地宣战
他们有意并坚持不懈地
将西红柿放在书架上，
将书放进冰箱，覆盖上冰霜，
让钉子、盐块在床单里躲藏。
(此外他们整夜整夜地
打扰邻居们，吵吵嚷嚷，
将五花八门、四面八方的民歌演唱；
放纵狂饮，直至躺倒在地毯上
用我屈指可数的首饰赌牌
和卢阿卡的几位朋友—
他们现在要呆上很长的时间
在制造陶器的作坊。)
马蜂成群结队。壁虎们爬上
连环画册而蘑菇

在“埃斯帕萨”丛书里生长。
蜘蛛在转租房间的角落里繁衍，
子女们，嫡亲的，表亲的，
姘妇们，还有众多的丈母娘。
我看到马桶里充满了青蛙，
蝌蚪，食肉的荷花，瘴气
像一个散发臭气的水塘。
上面，硬花甘蓝戴着贝雷帽，
平台上洒满明媚的阳光……
(对这样的混乱我一点
不能大意，因为当我—
在自行打破的杯盘的爆裂声中—
打开电视机以忘却苦闷的瞬间，
屏幕上流泻出燃烧的熔岩
我好几次差一点被活活烤干，
客厅里的木地板遭了劫难，
简直是庞贝城的再现。)
的确，我想，对这恼人的紊乱
责任应当有人承担，
这时，我感到一种极强烈的愿望，
下定决心，收拾箱子，
到母亲家里去休息几天。

(译自《内心的旅行》)

赵振江 译

白 纸

你在我面前，任我涂抹，
洁白的纸张，
你载着我的绝望，
我用令人目眩的字迹
使你的纯洁遭殃。

黑色的文字
将为你注入活力
同时让你脱离
那沉默开阔的空地
空虚在那里
用包容一切而又
不露声色的完美描绘自己。

我在每一行里
为你设置了界线，
在紧缩的花体字中
囚禁着虞美人无形的田园，
我用词语标明的边界
圈起一片片绿色的草地，
我用笔穿越草丛
轻风和雨露使草儿颤栗。
在那堆积

僵硬话语的场所
我无法再侃侃谈起
那最美丽的故事，
我会感到它围绕着我
当星星
在寒冷的黎明
流淌着银色的泪滴。

真实的粗心，恶毒的猜疑，
或许纯属舞台设计，
——无论如何这是一种
与我头脑中沸腾的无法形容的光辉
迥然不同的东西——
它会像柔软的海绵
浸透我的诗句：
洁白的纸啊，
因为我想在自己闯入之前
为曾经就是你的清风
套上缰绳。

卜 珊 译

内 心

每天晚上一只温顺而又迟缓的鼯鼠
嗑着我为了构筑自己的尊严

而在漫长的岁月中疲惫地扎下的根的征兆。
我在重建昔日激情的漫画
和屈指可数的心跳，并将我失事的船只
被咸涩的泪水泡弯的船板打捞
而我那小动物终于在劳作中双目失明。
它总是不怀好意地转向我的伤痛，
默默地从事自己的工作
破坏我满怀热情
在四周用橄榄枝搭起的脆弱的屋顶。
永远不会有人怀疑它会突然放弃，
会从这里走开而放弃它无限的憧憬，
倘若有一天我应它的呼唤而在黎明休息
倘若它的利爪那染了色的抓挠不再
撕扯我的心灵，我便会失去身旁
真正忠于我、在生活中
与我同甘共苦的唯一凭证。

（译自《深渊的歌谣》）

卜 珊 译

与天使抗争的魔鬼（选四）

1

在你的怀抱里从没有细语呢喃

你的肌肤向来只是
抱怨的皮鞭。
你曾是黑色，你的气息一擦过我的脸
一下子便熄灭了那指引你的光焰。

啊，空气的颤抖流淌在贫瘠土地，
甜蜜的感动被扼杀在耻辱里，
令人窒息的炽热的静寂
滚动在寒冷范畴，它胜利的几何学
使我为了你而栖息。

你猛烈的面具抹杀了我的平静
而我不认识自己预感到的你的颜色
在这战争的咆哮之前
磨利匕首的恰恰是现在的你我。

在友谊最初的日子里
我并未逗留在你心灵的周边
因为只有法医的药膏
流淌着将我们敞开的痛苦察看
伴随着解剖的黄色的光焰。

我在你的双唇只发现了控告
和徒劳流淌的鲜血的味道，
因为，你已经看清，
你并非在自己两半部的和解中诞生
而我不得不死在你的手里
未能在牺牲换来的收获中陶醉

也未将粉红色的葡萄酒成熟的味道品评。

时间的狩猎者赢得了苦涩，
娇媚的蝴蝶的收集者，
你拥有了很大的战利品，将倒下的女武士俘获：
将你的脚踏在那淌血的害兽
不动的躯体上，而它会在没有灯光
和速记员的时刻，在我们与卑鄙的对抗中化作肖像。

3

钢铁的爱情，当你在翻腾
你黑色的双眸
令蝙蝠吃惊，
你黑色的目光将诗歌冷冻
让燃烧的口
拒绝抒情，
你仇视的表情
吓坏了飞翔的雄鹰，
你的否定使思想
在无法返回的波浪中萌生，
并扼杀了本能，使我
无法重新再将你拥抱
无法原谅你没有金币的背叛
由于这背叛，你没有吻我
而是出卖了我的真情。

15

海的漂泊将赤裸的我

抛在岸边的沙滩
我吐着海星、银鱼，
当陶醉在盐味里
我想爱睡着的你。

无垠的地平线，水的寥廓，
我的心在那里窒息，
噩梦并未受你的名字的摆布
它隐藏在寂静的皱褶里，
在那里禁止用从前
亵渎神明的清晰
而又欢乐的声音呼唤你。

狱卒的爱情，以你手铐的把戏
你对在血的牢笼里
被捆绑的狂人所受的折磨
一定很熟悉。

不可提及者的爱情，你仇恨的蔑视
在手鼓上回响，你在那里
使金属弯曲，灯心草俯下自己的身躯
我在那里蹲着产下一个婴儿
他的呼吸斩断了你的遗弃。

我血统的最后一环，青紫、
僵硬地诞生，不用注视
蚂蚁聚集的地方，这幸运的生灵。

17

在亲人的亡故里，在无国籍
人士的国度没有回音的梦幻里
我的年龄被扭曲。
我拒绝创造庸俗的乌合之众
狼吞虎咽的东西。
现在你不用担心将你唯一的所知给我，
我已经失去了一切，尊严，家，
云雀。我只能给你我的晦气。
没有承诺和未来倒有平静的心理。
我自由自在。我的宝石
就是在你的指间打磨的沙粒。
我舔着你海绵的胆汁。
驱逐地里小小的蛆虫，
那些不知糖为何物的颤动的线体。

赵振江 译

安赫莱斯·莫拉

安赫莱斯·莫拉（Angeles Mora，1952 - ），生于科尔多瓦，西班牙语语言学硕士，曾入选数部选集，于1989年获阿尔贝蒂诗歌奖。主要作品有《以为路是直的》（1982—1995）、《忘却的歌》（1982—1995）、《三十年代的战争》（1982—1995）、《诗选》（1982—1995）、《主观的镜头》（1996）、《美人鱼的歌》（1997）等。

最温柔的姑娘

你知道，你属于那行骗的种族
在人行道上抚摸痛苦。
你掌握世上一半的欺骗
剩下的一半也是谎言。
为了将漫长的岁月逃避——
如今它们已成过去。
你来到这里
为了向大家显示你非凡的机灵，
滑稽的平衡，
左右逢源的本领，
令人瞠目结舌的石头，
表情悲哀的演技，

无法忍受的眼泪
飞溅出的可怕的水滴。
去！

卡萨布兰卡

在世上所有的酒吧中
我到这个酒吧来找你，
像往常一样偷偷地
擦过你一个个街角的表皮。

使我深受其害的是你的疲倦
——你知道每个星期一都是明天。
那古老的极痛苦的记忆
寻找某种沸腾的感觉
宛似花儿初绽，
竟是那样的突然。

消逝引起的狂躁和怀念。
我发现你疲惫不堪……
我想和你一起入睡。只请你
再寻找一点梦和香烟。
我想和你一起死去。
你为何不向我在承诺一个生日纪念？
这里的皱纹和岁月的流淌
的确是严肃的事情，

还有你用双手抚摸的我的乳房。
然后当一片唇在下腹
将我们躲避，哎呀，别咬，
它在我们体内直跳……

然而此时火车已到
宛似一匹“国有的”老马
穿越障碍多么熟练，
酒店多么肮脏，
中午多么昏暗。
与你告别时，
我看到你瘦弱不堪，
带着你失去的事业，
白发映着酒杯的火焰，
我苦难的斗士，
缓缓地微笑，似乎在奔赴黄泉。

好像在向我说“再见”。

风的愤怒

有时难以入睡。
为的是那双倍的威士忌
和我所需要的袜子
以及你带着双唇抽搐的苦涩
将我的照片从你的房间里扯去。
从此，我也效法你：将你的领带

撕破，满脸无赖的表情，
对枕头无动于衷。
我的想法没用。将你保存在指控里
宛如将大海放进一个可怜的小洞。
我依然在这海滩上，拿着我的铲子，我的桶……
制服已破旧不堪，我亦孤孤零零……

孤鸟的品德

尽管她不愿明说，
还是来到此地。
没有返程的机票，
甚至没有行李。

从她的眼窝和退色的头发
我已看出底细。
她只看了我一眼
早已不言而喻。

她已留在这里
和我生活在一起。

简直是个故事

他悄悄地说
最好不相爱，
她也不表示反对，
何必呢，既然知道自己已被征服。
最初她任凭那充满温情的双手
将自己爱抚。
的确，她没有爱上他的双手。
然后她没有阻止他的双唇
慢慢地将自己燃烧，
不过她很留心，
她没有爱上他的双唇，
虽然也没有抗拒他的舌头
无可挽回地将自己伤害，
但也没爱上他的舌头，
他的双眼，他的声音
以及他在亲吻中
升向面庞的苍白，
那一再给她留下痕迹的苍白。
不过她很在意，没有相爱。
没有，没有相爱。
何必呢，既然知道自己已被征服。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在一处。
没有相爱。

然而的确，
像孩子般幸福。

固定的消费

那时我在结算。
但我不会创造奇迹
甚至连女人善长的事情
我也不会料理。

如今你在地
却问我这样的问题：
既然我独自生活，
是否来得容易。

是哭，是笑^①

我要告诉你，我曾哭笑不得，
但无论如何，
我很幸福，
太幸福了，现在反而疑惑。
记得你对我说

① 该标题原文为意大利语，是一首歌的名字——译注。

天要亮了
天空是肮脏棉花的颜色。
最难忘的将永远
是清新的空气和增长的温柔，
宛如一种爱恋，在两颗明星之间。
我很孤单
你愿作我的朋友：
我们说“这不会使友谊中断”。
这比梦境更美丽，
比雾中的桥更不安，
而那汽车无疑
比阿尔罕布拉宫的树林更神奇，
你的心比曙光的披肩
更深邃和无限
当你哭泣时我会
在你双眼的阳台上出现。

因此，现在距离令人焦灼不安
由于她独自一人
而残酷的欲望时刻
在她耸立的金发中涌现——
这有穿透
朴实友谊的危险——
现在我不得不接受
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错误的打算：
我们没考虑到
这无法忍受的温柔的伤感。

满 足

(与布莱希特和你在一起)

你的声音。
你开门时的门铃：
这声音对我很重要。
寂静。
智者被香烟燃烧。
你杜松子酒中的夜晚
或凌乱的床单
伴随着你熄灭的柔和的灯光，
几乎和煤气的火焰一样。
你的气味。
水一样的双唇
甜蜜的梦乡。
歌唱。
你有力的双手
好像在将双眼紧闭：
欢笑
(今天三月三日星期四，很晚了……)
抚摩你。

(译自《诗选》(1982—1995))

闺房私窥

她坐在平台
擦干头发。
乌云
在敞开的浴衣上
飘撒。
圆圆的乳房
垂在
沉睡的大腿上。
地面的光芒
映出了
一个影子的形象。

(译自同名诗选)

赵振江 译

贡恰·加西亚

贡恰·加西亚（Concha García，1956－），生于科尔多瓦，目前居住在巴塞罗那。她是巴塞罗那诗歌实验室的创建者之一。她的诗歌曾入选数部选集，并先后三次获地方诗歌奖。主要作品有《写照》（1986）、《另一种法律》（1987）、《已经没有礼仪》（1988）、《轻蔑》（1990）、《零售》（1993）、《昨天与街道》（1994）等。

奇 哀

悄悄的，比药店的尘埃还要寂静，
骄横地将各种淫荡留在后面，
寻觅她那破败妓院的界线。
心中没有一丝快乐
当人们以向她道谢而告别时
她盯着那张羚羊皮，看了又看。

记忆中美好的秘密

请谅解我的堤埂，它们已无法

与水相融，它们的形体
曾经有裂缝
裂缝间有干草滋生。
无论是雨水还是秋天，
都不能进入非凡的躯体，它已被夯实，
无论谁走在上面，都会疲倦。

（译自《已经没有任何成规》）

抽 象

不时
有一种陋习将我侵占，我看着时间
因为积蓄已被用完，
我的亲吻撞击着墙壁
而纯粹的憧憬已成了习惯。
他逃避匮乏并自我陶醉
宛似一条高贵的蠕虫，
我吃着情人的手指
他不曾将我爱恋，我抱怨
目光中的湿润
并变得疯狂，站起身
违逆从远处将这一切观看，
我谴责自己将看到的東西神化
亲吻中的虚假令我惊讶
我开始猜疑
因为我已被忘记。

不能分开

我吸烟，将一只点燃
因为有一盒放在桌子上面
我看到了，便抽出一只
点着。就这么简单。
我有限的渴望包括着这一切，
我吐着浓烟，并低声吟唱
因为我听见收音机里
在将一首容易模仿的曲调漫谈，
我哼着一支使我心灰意懒
却又心安理得的曲调，
思考着将什么思考，
打开的文学杂志就在眼前
还有我喜爱的作家
他们的作品就在书架上面，
况且有必要想点什么，
诸如去哪里度假，和谁在一起，
到哪里去喝一杯，用什么晚餐，
或者是否该装修一下这个房间。
可我却什么也没想，这正是我的伟大之处，
只是吸烟，有时也停一下，
凝视着天空中的一点
并寻思着天并非那么无限
因为我的双眼无法看全

而真实的东西应是亲眼所见。
我躺下，因为已坐得疲倦，
然后又站起，想到我的陶醉
将是想入非非，因为不符合实际，
我要到酒吧再买香烟，并打开电视
让远方的世界映入眼帘，
我不停地改换频道，似乎想
找到一张熟悉或陌生的脸，
然而这不是全部原因，因为我不愿
跟随节目的节奏，
于是便昏昏入睡，遥控器
夹在两腿中间。

(译自《细节》)

努力写下眼见的一切

你来到这里。的确在给你添烦。
独角兽失去了光彩，
失去了它已完成的对称。生命短暂。
梗豆豉十九瞬间。
一个瞬间比一生更久远。
请告诉他，单独的孔不能成为空间。
构成空间需要一个面。
美，并不比永恒轻，
也不比它确切。美在何处？

你想让崇高与你的服饰和行走相似。
你不想要那么多疑团。你同样想爱恋
爱某个物，某个人。
你曾爱过一本书，一个房间。
你爱过目前已不想要的东西，你对此信誓旦旦。
你在自己的所想自己的所有
与新的黎明之间盘算。
你认为这些对一个生命来说太多
便决定使自己变成多个，
一个喜欢摸不到的东西，
另一个喜欢不了解的东西，
另一个喜欢直观的东西，
另一个就喜欢眼前的实际。

(译自《昨天与街道》)

黑色的翅膀

今晚我睡得很糟，置身于一个孤岛
为了去看大海，你必须穿越一个
在岩石内部凿成的走廊。有个人和我一道
通过那艰难的跋涉，但相距遥远
因为无法和他接触，无法和他交谈，
也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使我坦然。
在夜晚的记忆里，你无法入睡却好像已睡着，
与现实的层面相比，那是另一种规律。

走出岩石的通道，我们看见蓝色的水面，
水面上，黑色的大鸟，扑扇着翅膀，
通过那漫长的洞口可以看见
那些折断的黑色的孤独的翅膀。
我顿时感到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
我在自己的人格上铸就了统一。
后来，我在一个酒吧里回忆起这件事情，
在一个椭圆形的镜子上看见了自己的面容：
我不完整，缺少下巴和眼睛，
嘴唇也有点变形，只是一个鼻子，两个颧骨
和一个宽宽的前额在喝啤酒，喝呀，喝个不停。

赵振江 译

玛利亚·桑

玛利亚·桑（María Sanz, 1956 - ），生于塞维利亚，从1981年起，她的诗作曾多次获奖。主要诗作有《艰难的土地》（1981）、《在忘却前夕的变化》（1984）、《雾在此燃烧》（1986）、《观察》（1988）、《穆里约的花园》（1989）、《反射》（1989）、《路过的鸟》（1991）、《出现者》（1991）、《不成双的花瓣》（1991）、《活在心中》（1992）、《从十一月起》（1992）、《玉兰的漫步》（1995）、《如此多的借据》等。此外，她还著有散文集《堂胡安的女人们》（1989）。

雨 云

云啊，请给我讲讲爱情和蓝天
当不下雨时
当我不得不心慌意乱地
用泪箭将它射穿。
云啊，什么样的孤独在向你们诉说，
多么枯燥的和谐
在加剧黑暗的抖颤，
你们的躯体在怎样地匍匐向前。

云啊，请给我讲讲爱情，
讲讲落下雨水的天空，
讲讲那些我用泪水
镌刻的石滴。
光明和心灵尽头的云啊，
请在这荒原上哭泣。

港 湾

面对着大海
我张开了双臂，
海岸使我的灵魂无限伸展。
于是我明白了有多少遇难船只
将我独自带到地里，
因为我不是
使船只迷航的美人鱼。
面对着大海一切都变得绚丽，
我身披浪花
升向神秘
那里是另一块让水的孤独
在我身上缓缓流动的栖身之地。

背向着大海
花朵为我开放，
一只土地的手儿
将寒颤留在我的花冠上

让它们枯萎在海岸旁。

藤

它让自己粉红色的边饰，
沿着我的不安
穿过了玫瑰的花坛。
我的乡愁溅满
逆光的斑点。
阴影渐渐地将我笼罩
花坛陷入一片黑暗。
当黄昏
将精致的圣杯翻转，
干枯的枝茎
使它的哭泣与我的相连。
在看到我的躯体
将其自身包围之前
我无法摆脱
那些枝条、芒刺
和繁纷的叶片。

离 去

当秋天

为我梦想的白纸
涂上金色，
当再不会有什么东西
穿行在我夏日石灰的页片里
我将离去。

告诉我，秋天，
当我离去时
你将从我这里夺去怎样的叶子，
告诉我，
当你在刺向天空的枝条间
将我催促
将会有怎样的落日。

当留下的只有我那些
被温柔的阳光追逐的痕迹，
当那阳光
在一张白雪般的纸上
融化我的话语，
我将离去。

结 束

爱情啊，今天我来到我的窗前，
流连在那里
直至将黑暗点燃，

以防凄凉建筑上的大理石
发现它们的火焰。

鸽子啊，我不要求你
动摇我在你翅膀上的和谐，
也没让你的洁白
掠过脆弱的暴风雨，
但它至少要留下另一次飞翔
洋溢着芬芳的痕迹。

玫瑰啊，今天我请求你
用芒刺和身上的螺钿将我刺穿，
然后，鸽子啊，爱情，
请远走高飞，忘记
那无非是一次隐痛存在的界限。

(译自《观察》)

卜 珊 译

人 道 艰 难

当苦涩的界线相互交错
觉得自己人道是多么艰难
必须重新回到起点
诗句接着诗句，翅膀已经折断。

当你走向一个插曲，会记起
一个圣杯在等着自己，
因为活着是少数人的事情
而只有你了解什么叫“不可能”。

第六寓所

……如果内心没有更多的光明
就不会理解如此伟大的神秘。

——黛莱莎·德·赫苏斯

当星星熄灭了
照亮时间的渴望，
那便是由于一个崇高的思想
觉得自己是女性秘密居住的地方。

（译自《不成双的花瓣》）

关于存在本身

这是第二次。
宛似死亡的颤动，
告别的蓝色，
流放之风的小径。

存在本身的抛弃
与消亡。平静的疯狂
运动着海洋。

宛似永恒的风雨，
大理石的翅膀，
终将返回，却已没有起点。
这便是形体第二次诞生在世上。

(译自《反射》)

塑 像

你处在生命的一步。
你的腿向前，胸半裸，
但时间在阻止
你穿越界限，你在
它的名字中逃脱。。
你对自己熟悉的领域
只迈出一步的距离。
你感到自己大理石隐匿的孤独
冒着风和雨。啊，如果时间
从你身旁过，可要解放你自己……

记 忆

如果你想忘记，如果你满足于
将创伤和蔑视逃避，
请你记住那一天，一首诗
从世界和它的欺骗中解放了你。

(译自《从十一月起》)

赵振江 译

萨拉·普约尔

萨拉·普约尔（Sara Pujol，1957—），生于巴塞罗那，目前是罗维拉·伊比尔吉利大学（塔拉戈纳）西班牙文学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是现当代诗歌与文论。她的诗作曾被收入不同的选集。她同时还从事文学翻译并主编《萨利那》文学杂志。这里发表的作品选自她的诗集《火在展现自己的风貌》（1999）。

光的时间，水的时间

光。那么多的光和水！水来自一眼不存在——
只存在于我的泉，它不停地流向光，流向
清澈而又痛苦的水，它是我的想象并泛滥在我身上。
它向我而来，我向它而去，汇合在一起
奔向何方？它在时间里诞生，而我就是时间。
霎时间，我想变成它，感到自己在滑翔，
没有苦恼，向着一个湖，湖面呈蓝绿色，而且非常响亮。
不，我想要的不是河流，也不是海洋，
而是明确自己的界限并且没有忧伤，
平平静静，不等候任何东西，只等候夜晚，
然后是黎明，黎明之后又是夜晚。
它诞生于时间，与时间共生，啊，多么幸福！

而我只是时间，时间为了存在采用了我的躯体。
采用了我的体形，我的面容，我幸运的肌肤，
使我在黎明面前完全赤裸，灵魂在海洋
在赤裸的生命面前赤裸，我想，我觉得
自己已完全赤裸。我觉得泉水在流，
觉得——心啊，已不属于你自己——流得更远了一点。
停止吧，水的光，光的水，河流与海洋！
让我成为无缺欠的时光，
成为温柔而又轻盈的湖，话语与寂静的湖，
成为我躯体的住所，栖息地和池塘。

夜晚称我为平静的空气平静的梦

夜。黑暗的夜。平静。无任何事物扰乱我。平静。
空气在夜晚柔和的道路上陪伴着寂静的我，
而夜晚用我作为妻子的名字呼唤我，我也忠于它。
是的，我的忠诚宛如色彩对于光线，白色对于黑色，
草儿对于河流，河流对于海洋，梦想对于自己的梦想。
亲爱的，为了感觉自己的身体，我将自己献给它的身体，
为了在平静的夜晚感到自己是夜晚并听到自己的名字。
为了知道自己存在，自己是什么，我将自己献给了自己的身体，
为了知道玫瑰的清晰的美还在伤害着我，
为了了解大海，强烈的云雾的气息，红色的葡萄，
诗句和幸运的话语，隐藏着的话语。
是的，美中之美在不停地强烈地伤害着我。

为了使自己最终幸福地与灵魂的智慧融合在一起
被美伤害的我，将自己献给自己暂时的燃烧的躯体。
它的歌包含着一切，因为它经历过一切，
我很平静，在红色的森林里，在清澈的水里，在欢喜的怀抱
里，
这怀抱连接着地平线与岩石，树木和阴影，
生活的恐惧与果实金色的力量。
味道，忧伤强烈的味道，今天已失去了的优势。
什么也不能扰乱我。夜晚温柔地在路上陪伴着我。
我的名字呼唤我，我不回答。我是空气和寂静的梦想。

语言的起源，大地的萌芽

啊，甜蜜的偶然，你既无意志又无癖好地
选择着我们痛苦和快乐的确切的时间！
意志如何能浑然不知地引诱情感？
如何能使情感沮丧而事先却不知在何时何年，
同时赋予又夺去生命，而且从不间断？
伴随一声呐喊，我举起你们用以摧毁我灵魂的匕首，
光的舞蹈：我跪着倒下，为了返回生命，
在地上吐出一声剧烈、有力、必须的哭泣。
一个冬天的下午，它将我拾起，我又在春天长大：
从此语言便将我窥视，我便等候它的示意。

激情，自由中受伤的时间

激情，请你让我从一切不必要的无意义的激情中解脱，
从在心中产生风暴，模糊，野蛮伤害
并从不产生幸运的激情中解脱。让我从过多的激情中解脱。
不是你过多，而是它过多。不是从你平和的歌——
亦即是我的歌——中解脱，而是从它那月亮的声音和夏天的
薄荷，
它总是如饥似渴地将躯体，将所有的每一个躯体诉说，
总是用许诺的曲调为一个冬天诉说。
因为我在寻找你，而不是找它。只有在你身上我才忍痛自己。
你不改变偶然的进程，你和我谈，将感到幸福。
我很注意并一直在听你诉说，我用水的，覆盖着雪的土地的，
燃烧着的天空的，开花的空气的表情要求你
使我远离一切匆匆而过的，短暂的，转瞬即逝的东西。
我在观察。倾听。我感到了傍晚，它那伟大，
沉默，深刻，宽广，崇高的美夸张地将我诱惑。
一切都存在于你所在之地。你的整个身体
都在召唤我去。我所以是我，是因为你是我，并在我心里。
我的整个身体都在用你的名字呼唤自己。
我使你们自由和幸福，自由并充满渴望，使你们被俘获，
为了使你们在脆弱的巧合中联系在一起。
我去。向你们靠近。在迅速的飞行中与你团聚。
一切都是空气、气味和光芒。都是我生活着的现实梦想。
于是，混合在一起，我是统一，我是生命，是没有时光的时

光。

激情啊，请让我从一切不是来自于你的自由中获得解放。

只有一个名字

我需要一个傍晚，为了理解生命的流动。
为了发现生命的走向，
我观察云的飘浮和鸟混乱的飞行。
我观察棕榈树，太阳，天空，玩耍的孩子们
明天会成为棕榈树或天空或一个梦的窗帘
不愿逃走的天竺葵们，会在那梦中梦见永远不可能的事情。
我观察一切，但这并不够。或者已是多余，因为它导致伤痛。
我依然在观察，整个夜晚和整个白天，观察海洋
时间的永恒，为了了解每个事物的内容，
为了懂得一切如何发生以及如何为它们命名。
你，如果知道，请帮助我。因为我要为一切命名。
我要用一个新的名字，创造我的云，我的月，我的城，
我的山，我的海，我的暴风雨，我的地平线，
我的太阳，我的天竺葵，我的爱，我的梦，我的生命之梦。
我在休息。我慢慢地，平静地观察自己，在平静的水中，
在水上的火中，在火上的空气中。
我发现自己赤裸着，轻轻地耕耘着感情，
赤裸的感情，没有名字，轻轻地抛锚在我心中。
我只需要一个与一切相似的名称。
用它来呼唤一切，亲爱的，只有你知道这个名称。

海 之 唇

我喜爱自己蓝色的笑容，它是用过去和野草莓，
废墟和流浪的哭泣构成，编织于爱的火焰中。
透明，坚定，节制，是海上
红色桉树的顶峰，使你受伤害的地方不会再有伤痛。
我在三月中陶醉，用血和蓝桉的灵魂观察
一种绿色的花粉如何像雨一般落下，明天它会变成
海洋，星星，春天，为了成为秋天而诞生的夏令。
我观察熔岩如何像雨一般落在树木的汁液，落在它的中心，
落在火焰和海上。无任何事物后退。远方是山峰。
是的，观察生命对我足矣，透过绿色的帘枕，
它在，努力地，隔开并分散曾经是与不是的事物，
曾经可能发生和至今依然可能发生的事情。

岩石的孤独

我的湖是用岩石和月亮构成。红色的岩石是记忆。
月亮是唇与梦，梦与山谷之间的距离。
外面，孩子们做游戏的合唱，别人的孩子们，
你从不把他们称作自己的孩子，也不管他们叫绿色的月亮。
鸟儿在笼中歌唱，被囚禁在铁栏与石竹花中。
我被囚禁在血与空气中，为了反抗孤独而歌唱。

孤独，你使外面变得很轻，使我们变得对阴影很精明，
看到你奔向远方的雄鹰，这使我非常高兴，
我不会向你许诺食物，陪伴和忠诚。
我的道路是爱情。无论如何，你的存在，今天，是我的荣幸。
不，我不能丢弃你，如果丈夫在石竹花后面等着我，
如果我写诗时你温柔地低下头用你的火
吻我雪白的前额，如果夜里你将我的岸抚摩，
如果你记得我的记忆宛如小麦，呈蓝色，
我需要这口岩石和月亮的井，如果这你也记得。

云，空气的爱情

今天，只有你们，我空气中幸福的云，能将我解放。
你们是我的花园和休闲，是明净的泉，我在其中
印着支撑的亲吻，播种的土地，环绕的水，这水
在露珠上颤动，而它的名字是寂静中的星星。
为了爱情，我在寂静中赤裸，宛似茎赤裸时间，
叶在春天赤裸黑暗与光明，
宛似叶赤裸茎或时间使我赤裸在叶丛中。
欲望是眼中的寂静或手上的呼声，
上帝是深邃灵魂的寂静，如同面包与惶恐，
爱情是一种寂静而诗句是世界的寂静。
我空气的云，我的裸体：今日打破了高高的春天，
我感到力量微弱，为了成为泉，河流与顺从。
今天我可以这样说：请原谅我的苦闷，山毛榉和野草莓。
(冬天果实的美多么使我痛苦，它们的颜色

多么使我痛苦！你们怎能使我忘掉：痛苦这么多！)
我担心对你们的快乐我没有足够的快乐，
对你们的爱情我没有足够的爱情。于是我便逃避
你们，隐藏起来，叫你们找不到我的踪影。
我害怕为你们将思念你们的诗句朗诵，
我的诗句爱慕你们的诗句，我的语言爱慕你们的姓名。
寂静在引导着我，它是炽热的呼声。

界 限

记忆的溶化变成了绿色和蓝色的海洋，
变成了开花的橘树。限和那条蛇
无法触及的果实多么将我吸引！停顿
与延续，轻盈的缓慢多么将我吸引！
倘若我后退，便会失去沙滩和我走过的小路。
倘若我思考，便不会感觉。倘若我感觉，空气
和声音便会将我窒息。倘若我爱，便会被痛苦征服。
倘若我不爱，我便会将意志失去。
我留在此岸。岸。今天。明天，大海。陆地，明天。
停留在思考与感觉的门槛的时刻
何等的吸引我！生命缓慢的外延何等的吸引我！
那里的生命是纯洁的草和蓝色的歌！
在适当的比例中停留！是多么好的梦的颤抖！

空气的生命

倾听生命同时在沙滩上漫步并在泉水中
观看自己。你所看到的反映不是海洋也不是梦，
而是空气，它使你苦恼并使你运动。
因为它是纯粹的增长着的寂静，一切的寂静。
不要反抗，不要出声。
你看它拥抱着花粉。请你安静并用火的和谐
呼吸你空气的生命，仅仅是空气的生命，
——伤心啊——不过也可能是鸟儿或岩石，
光线或花儿的空气，或者是监视空气的空气，
宛若受伤的水监视爱情的河流，暴风雨监视平静，
百合花监视天空。

赵振江 译

阿乌罗拉·露克

阿乌罗拉·露克（Aurora Luque, 1962 - ），生于阿尔梅里亚，古典语言学硕士，中学希腊语教员，曾将某些古希腊诗人的作品译成西班牙语。她的诗作曾获得加西亚·洛尔卡诗歌奖（1981），阿多纳伊斯二等奖（1989）和胡安·卡洛斯国王奖（1994）。主要作品有《许珀里翁的诗篇》（1982）、《译制的问题》（1990）、《失效的日期》（1991）、《不停的形变》（1994）、《玛卡尔岛》（1994）等。

内 心

我常常与自己的梦交谈。
邀请他们走出夜晚
穿着云雾的衣裳
坐在我堆满纸张的桌前。
我就其句法向他们提问，
若谈论语义学，他们会不耐烦。

今天我从他们的手上
恢复了一个关于你的极优美的片断

宛似比耶德玛^① 一个六月的夜晚，
宛似星期日古老清晨橘子的气味
或一个济慈^② 的秋天。

解 密

从一个夜晚到另一个夜晚
在诗句神圣的流程漂荡
被语言中爆发的黑色之美
践踏并咬伤。
另一些世界的空气，
雨中和太阳一起颤抖的叶片，
向轻轻的书写探头的天体，
被遗忘的芬芳的童年
或沉浸在生命最深的水中的欢乐，
什么是你们满足的情感：
时隐时现的肌体——
玫瑰色浓烈的性爱的光焰，
在诗歌朦胧的镶嵌下面。

① 吉尔·德·比耶德玛（Gil de Biedma，1929—1990），西班牙诗人，其作品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大胆的性爱描写。

② 济慈（1795—1821）英国浪漫主义抒情诗人。

身体的神话

重塑一个芳香的体形：
记忆中是神人
忘却中是风。

触觉：完全是
神谱的记叙：
唾液中是仙女，
血液中是彩虹的信息，
周围是古希腊的女武士，
以及我们想要的关于肌体
最高意识和火的比喻。

心爱的身体
从来就不仅是一个身体。

城 市

一座南方的城
有自己城区模糊的神话，
突出的是海，撕破的是本能。
用全部的美进行斗争，为的是

体面地抓住原料的一种余剩。
光明何其多，但没有手柄……

最后的巨人

一位巨人已经疲惫但仍美丽：
这就是炽热的大自然，
她只幸存在语言里。
她从不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一些语句交配，一些语句服从
而且不时会有一个名词凋零
宛似一个刚刚被爱过的脆弱的面孔。
我会说我更喜欢
某些根本不存在的椭圆形的方式
和某些连接词作为对手的功能。
谁能重新集成一种语言
如此清晰宛如月亮直射的光明
宛如闪烁，既能舞蹈又能进入深层。

玛卡尔岛

在黑夜里有一个岛屿。
微风吹走了被抛弃港口的氧气。

我在梦中自言自语。
黑夜宛似潜水艇
从它的底部带来了语言的遗体。
感觉回来了，还有另一个海洋的鱼，
欲望像自由的受到邀请的海豚
随心所欲地游泳。
在玛卡尔岛上，当酒吧关闭的时候
大海从自身中取出天鹅绒。
记忆白热的浮动
循环在深深的梦中
假如我哪怕只是用眼皮擦一下表面
白昼便会像死神
最黑暗的本质那样致人以死命。

(译自《玛卡尔岛》)

赵振江 译

尹玛古拉达·门希巴尔

尹玛古拉达·门希巴尔（Inmaculada Mengíbar, 1962 - ），出生在科尔多瓦，西班牙语文学硕士。诗作有《工作的日子》（1988）、《白色法兰绒的长裤》（1994）和《背面》（1996）。

噩 梦

你脚步的回声，
一下又一下，
在深夜中渐渐远去。

一扇扇门的把手转动着
如同一个世界
突然间，无法开启。

最终的萎缩。
最后的限期。

一片呐喊着的寂静
要人们倾听。

巫 术（二首）

1

我凝视着这些小小的水晶球体
那是一点一点的泪滴，
我看到自己正和你
一起漫步。或者不如说：
我看到自己一生
都在漫步，永远和你在一起。

既然如此，我为何还要哭泣？

2

透过这些小小的水晶球体，
我会望见你
但你却不像它们那般透彻清晰。

中 国 故 事

她说：你不能现在就上战场
将我抛下，留在这张纸上。

他在她身上印满亲吻，慢慢地
将她折起，装进信封里，
放在桌上。

很久以后，那男人回来并打开它，
发现那女人已经变成一朵葵花。

他再也不能
让她注视自己的眼睛。

无 题

一天，有人对我说：
在你的眼中，我
看到了猎隼的目光。
它百折不挠的飞翔的火。

猎隼们从不分享任何东西。

于是我忆起最后的几个傍晚
那昏暗的树林中
在那里同你一起死去
该是多么容易的事情，
一种模糊的伤感
产生在我之前，
宛似预见到一切

都将一成不变。
我忆起夜色中的大海
用灰色海鸥的波涛
向我们缓缓涌来。
一座雨中的城市。
我们的身体挨在一起。
对本已到来的确信。
对终将离去的恐惧。

爱如同荒园中的秋天
和燃着的壁炉一样。
上千座城市在远处闪光，
上千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带着苹果碎块的柠檬酸奶
和一个个甜蜜的亲吻
而后宛似一场游戏
可以独自慢慢地思忖。
那些终于将我们分开的机场。
那些雾气茫茫的防波堤
我化作灰烬，从那里投降海洋。

无论如何，我无法使自己
习惯于生活在三平米的记忆里。
无法适应那些黑暗的地方，
那些封闭的空间，
那些永恒的爱恋，
也无法接受那不可能获取的名字
我们用它将不愿寻求的体现。

凝滞的水，腐败的气息，
连空气也无法渗入的诗句，
以及有时我攀登顶峰时
眺望悬崖的执著，
这一切都令人不寒而栗。
像无力将我们吸住的磁石
和使我们的船与生命一起
沉没的负荷一样
令我生疑。
倘若我不履行
百分之九十的诺言
我的情感就会塌陷。
我会因为一片海，
一缕将我穿透的阳光，
一句谁也未曾对我说过的话语
而杀死自己。然而我系统地
怀疑那些话语
和自由的诗句。
考验自己是一项艰巨
而且会耗尽风格的活动：
每小时要达到
二百个词语
当我越是需要时
就越是找不到自己。

然而没有我的棺槨，
我（不如沉默）也无法
在分外的时间里将自己封闭，

这是现在，经过多年紧张的学习，
并流了不少的泪滴
才明白的一点道理。

自由是信仰自由者的天赋。
生活的兴奋剂。
燃烧的杜松子酒中一片明朗的天。
宛似马蒂斯的绘画一样湛蓝。

此时，在这阳光炽烈的早晨，
我想着，在那些与月亮
分享的黎明，有一天
我曾经爱过的所有的肌体。
我想着我爱的人，我想着他。
在我生命的此时此刻
我多么需要他。
尤其是
或者说毕竟是：
想着他们
正是想着我自己！

猎隼们从不分享……任何东西？

（译自《白色法兰绒的长裤》）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西班牙当代女性诗选

作者= (西) 门德斯等著 赵振江编译

页数= 3 8 7

S S 号= 1 0 5 0 4 7 4 5

出版日期= 2 0 0 1 年 1 2 月第 1 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女性诗歌：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代序）	〔赵振江〕
贡恰·门德斯	
门楣	
请止住航船	
她想有一双翅膀	
和你在一起	
游泳者	
冬天的夜曲	
孩子与影子（选二）	
诗歌、影子与梦想（选二）	
生命或河流（选五）	
在生命与梦之间（选三）	
罗莎·恰塞尔	
在井边（选二）	
致塞尔布拉关于真理的道德书简	
忆旧	
那喀西索	
纪念（选三）	
安赫拉·菲盖拉	
泥土	
四季之吻	
夜晚	
爱欲	
艰难的岁月	
诗人	
徒劳的呐喊	
团结	
象征	
艾尔内斯蒂娜·德·昌布尔辛	
你会来的……	
抒情笔记（选三）	
爱	
吻	
黑夜（选一）	
每个瞬间的爱（选一）	
忆安东尼奥·马查多	
最后的对话	
卡门·孔德	
井栏	
持续的梦（散文诗节选）	
致战争中死去的孩子们（散文诗节选）	

忆母亲
我宣布

何塞菲娜·德·拉托雷

诗与图（选二）
岛屿的诗篇（选二）
不完美的三月（选六）
时间的尺寸（选五）

马丁·艾莱娜·碧瓦尔蒂

充分
语言的发明
黎明
四个角落
黄色
梦
雨
没有哭泣的孤单
我的语言
银杏

贡恰·拉戈斯

迷宫
不知疲倦者
迁徙
露天
行路者的祈求
在黎明的后面
母亲的眼睛
真理的田野（选三）
流水永远
伊甸园的另一边
我必须请求歇息
疲惫

贡恰·萨尔多娅

心与影
果实
在时间的深井中
你的生命之门
我的记忆走下群峰
痛苦的真理
在黑暗中
倘若欢乐从痛苦里诞生
用我们的双手
绿色，已经没有人喜欢你！
我依然相信语言

葛罗里娅·富埃尔特斯

祈祷
诗学

基本生态学
过去的一切
九月
自题（选五）
致部长先生
当个诗人可真是不容易
伤口上多么混沌
当人们叫你的名字
我的诗人
玛利亚·艾尔维拉·拉卡西
光明
呐喊
你一定要主持正义
舍弃
语言
致诗神
在城市的东部
贫民窟
胡里娅·乌塞达
奇怪的女性
根
最后的日子
回归
关于爱与死的十四行诗
秘密
陷阱
敞开的房间
安提戈涅
转瞬即逝的蝴蝶
阿卡西娅·乌塞塔
为了人
荒芜
遗言
唯一的回答
爱字三咏
写给年满十四岁的儿子的信
克里斯蒂娜·拉卡萨
观池
夜时辰
你走了
重负
没有人会向他伸出手吗
每一棵树都是乐手
天堂树
雪绒花
枣椰树

柳树
谜的阴影
蒂奥尼西娅·加西亚
在公园里
永恒的丁香
逃向黎明
罐泉
在那些夜晚
如果可能
开始的景象
西西里的茶碗
一个男人的身影
卖画的姑娘
洗衣女
快照
掌灯之人
风景
玛利亚·维克多里娅·阿登西亚
港湾
姑娘
爱
在逝去的人们中间
愤怒的日子
坚硬的面包
旅行
曙光
夜晚
在时间的彼岸
碧拉尔·帕斯·帕萨玛尔
从我喘息的地方
致友人
迁徙
学习
诗歌
创世纪
早祷
沉陷的阿特兰迪达
泪
失落的夜晚
安娜·玛利亚·法贡多
我的诗
第一次亲吻
诗歌
贫穷
告别
春天

希望
承认
爱情
考古

罗萨乌拉·阿尔瓦雷斯

供献
梦
请你留下
花园
你看，为时已晚
情简
芬芳
你出现的街道
忧伤
对镜子的刺激

恩卡尔纳西翁·乌埃尔塔

拉萨罗的键盘（选十）
甘地，你的双眸靠近我
黑色只是乐章
我希望
我等你
总有一个角落是冻结的
我的凉鞋造访一片荒原

克拉拉·哈内斯

篮筐
正午
寂静
乞丐
春天
尘世的短暂
徒劳的努力
这里
在极限的爱情中
寂静的桌子
无限的立柱
眼睛
荒漠的玫瑰
翡翠
升腾
向着黎明（选一）
火的玫瑰

米拉格罗斯·萨尔瓦多

初始时
倘若你问我
心 - - 叛逆者
命运

像蜘蛛一样
我不仅是一个姓名
难道语言是孤独
有时我的诗
有时我为你写
向秋天学习

胡安娜·卡斯特罗
没有笑容的女孩儿
二月书简
弗洛雷斯（外一首）
伊纳娜
高贵的背叛（选八）

莱奥诺尔·巴龙
南方
艾丽莎，我的生命
你几个世纪的沉默
杀死一只夜莺
致奥德修斯的信
短暂的美
情人俄菲利娅
朋友
镜子面前的女人

罗莎·罗莫哈罗
写生
静物
副词（之五）
歌
快照
女王
错误
被征服者的眼睛

安娜·罗塞蒂
受刑的花园
床脚下
背阴点（选八）

强塔尔·麦亚尔德
倘若我公开地爱你
每人都能献出可爱的东西
自信的女性，我曾在你的手背上走过
我早知道你脆弱而又赤裸
一天早晨，我认同一位唐代画家美丽兀鹫

玛加丽塔·梅里诺
看星星
我的家
白纸

内心
与天使抗争的魔鬼（选四）
安赫莱斯·莫拉
最温柔的姑娘
卡萨布兰卡
风的愤怒
孤鸟的品德
简直是个故事
固定的消费
是哭，是笑
满足
闺房私窥
贡恰·加西亚
奇哀
记忆中美好的秘密
抽象
不能分开
努力写下眼见的一切
黑色的翅膀
玛利亚·桑
雨云
港湾
藤
离去
结束
人道艰难
第六寓所
关于存在本身
塑像
记忆
萨拉·普约尔
光的时间，水的时间
夜晚称我为平静的空气平静的梦
语言的起源，大地的萌芽
激情，自由中受伤的时间
只一个名字
海之唇
岩石的孤独
去，空气的爱情
界限
空气的生命
阿乌罗拉·露克
内心
解密
身体的神话
城市

最后的巨人
玛卡尔岛
尹玛古拉达·门希巴尔
噩梦
巫术（二首）
中国故事
无题

附录页